

世界少年
文学名著
珍藏版

爱的教育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百部

爱的教育

[意] 亚米契斯 / 原著

目 录

导读.....	003
1 开学了.....	005
2 新老师.....	008
3 侠义的卡伦.....	010
4 艰苦生活中的学业.....	012
5 年轻的爱国心.....	014
6 仁爱的色彩.....	018
7 好友柯雷蒂.....	021
8 卡伦，好朋友.....	025
9 小贩和绅士.....	028
10 小英雄	031
11 同情心	037
12 古路非	039
13 勇于承认错误	041
14 礼物	044
15 真正的宝贝	047
16 好孩子，叙利亚	048
17 有志者，事竟成	055
18 小小图书馆	058
19 纯真的孝行	060
20 少年鼓手	062
21 爱国心	069
22 受伤的石匠	072

23	辉煌的奖章	074
24	玩具火车	077
25	友人的秘密	080
26	医院的天使	083
27	铁匠	092
28	可怜的盲童	095
29	生病的老师	098
30	至情	101
31	争吵	104
32	友情	107
33	春	111
34	幼儿园	113
35	毅力	117
36	温培尔殿下	122
37	老师	127
38	伟大的消防队员	133
39	寻母之行	137
40	绮吉亚	160
41	夏	166
42	少年马里奥	169
43	努力求学	175
44	乡野远足	177
45	学年考试	180
46	我的老师	183
47	离别	186

导读

《爱的教育》是由一个意大利少年的日记改编而来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少年对世界的感受和爱。作者亚米契斯(意大利)，通过这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的日记，展示出少年的内心世界，给意大利乃至全世界的少年一次最生动也最深刻的爱的教育，告诉人们世界是怎样值得爱又该怎样去爱。

这部书刻画了各种形象的生动人物：有理想的好学生戴洛西，是那么博学又善良；侠气正义的卡伦，是那樣的乐助弱小；亲切友善的柯雷蒂，是一个多么好的朋友。还有刻苦、意志坚定的战舰施泰基；孝顺勤劳的潘克希；逗乐的安东尼；弱小而有毅力的那格。这些可爱的孩子都通过和主人公安利柯的交往活动丰满起来。还有为父着想的懂事的叙利亚。还有可爱的小商人古格非，他拼命集成的一个旧邮票册还引出了一段动人的故事呢！还有可怜可爱的聋哑女孩绮吉亚，贫穷却刻苦的格露西，在这众多可爱的孩子之外，也有一群冷漠无情，或自以为是的孩子，不过最终不是被爱所掩盖，就是被爱融化了。

主人公安利柯，在他的日记里记录着他的欢乐悲伤，爱恨和忏悔，展现了他的成长和少年内心的发展过程。他具有普通孩子所具有的善良和可塑性，因为少年不仅是身体发育的时期，也是心理发展的黄金时期。他的父母抓住这个时机，对他进行耐心的爱的教育，使之享受着爱也给予他人爱，又不断地改善自己，在周围人的爱心的滋养下，安利柯不但有了爱的激情，有了宽容的善心，诚实的美德，真挚的同情心，更有了伟大的爱国心和勇气。只有用爱浇灌的种子，才会开出爱的花朵，爱

给予人勇气和快乐。

这部《爱的教育》描绘了一个广阔的少年世界，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勾画了少年纯真的心灵。在生活小事的记述中穿插了一些感人的少年英雄的事迹，众多少年英雄的形象印在了主人公的头脑之中，也刻在了读者的心中，这种直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生活中的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英雄。爱心为爱国主义做了铺垫，爱国主义是爱心的引子，如此紧凑又让人轻松的构思配以平实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激起人们爱的思潮。

人们都知道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未来的主宰，因此都极力培养少年的技能，却往往忽视了爱的教育。缺乏爱心的少年会给未来带来无边的冷漠。世界是物质的，但却是靠爱的精神支撑的，从爱心，到爱国，爱世界，爱人类，这种点滴滋长的爱是社会所必需的，这也正是《爱的教育》这部书的价值所在。这也是它为什么会震撼人们，带来巨大的反响的原因。它不仅给孩子以教育，也告诉父母怎样教育孩子，如果天下父母和孩子都体会了这部书的深刻内涵，爱将洋溢于整个世界！

1 开学了

开学了，我该读四年级了。

爸爸说：“安利柯，你得用功啊！”

我点头后，便兴奋地背起书包，由妈妈领着去学校了。秋天的早晨，空气特别清爽，使我越发感到振奋。

“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努力，好好表现一番！”

这个暑假我在乡间把身体锻炼得很棒，浑身充满了活力。

巴不得早点儿用这些崭新的书本，更巴不得早点儿看到那久别的同学，于是，我越走越快。

街上到处是学生，离得老远，还有的就挥着帽子向我打招呼，有的同学跑过来和我拥抱，我真高兴。

妈妈也很高兴。

家长们在学校门前的两家书店里吵嚷着抢着购买文具，一个个满面春风，为自己的孩子进学升级有了进步而高兴，笑得合不拢嘴。

一走进校门，就见楼梯口大大小小的同学，乱哄哄地挤成一团。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忙得像蚂蚁似的。

我忽然觉得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我上学期的老师，他还是满脸慈祥的笑，和以前一样。他望着我很不舍地说：

“安利柯小朋友，这学年我们不在一起了！”

这学年，将换一位老师教我们，在放暑假以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可是，听老师又说起，不由得又难过起来。

本想和老师打个招呼，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妈妈和老师

聊了几句，而老师并没有多说，就匆匆走开了。

四年级的教室在楼上。

当我在三年级的时候，每次看到高年级的同学一步步往楼上走去，总是特别羡慕。

如今，我也有资格上楼了，一下子觉得自己很伟大。于是，昂首阔步地向楼上走去。这时妈妈叮嘱我说：

“上下楼梯要小心，大家排着队走下来的时候，你不要从背后推人啊！”

一会儿，我和妈妈来到了我们班教室的门前。

过了三个月乡村生活的我，看惯了广阔的原野、葱翠的山脉、蔚蓝的天空，现在看着眼前的教室，觉得既狭小又阴暗。但，妈妈很满意。

进了教室后，一想到等一会儿走进这间教室里的，不是三年级时那个和善可亲的老师了，就闷闷不乐起来。

同学们，没有一个安静地坐在那里的，不是交头接耳，就是左顾右盼。

时间到了，照例由校长来向我们介绍新老师——裴宝尼老师。

他个子很高，没有胡须，长长的头发已经斑白，额上爬满了皱纹。

这位老师和我暑假前听说的一样，没有笑容，真让我害怕。

一天的事很快结束了，在回家的途中，我说：

“这位老师看上去好可怕呀！”

妈妈说：

“别这样想。一个人的外貌并不等于他的内心，单从他的外貌去评论他是不对的。老师都是爱学生的。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老师，其实是想把学生教好。”

“你别先害怕了，年级越高，功课越难，老师也就越显得严格了。你该敬爱他，努力学习。妈妈也会帮助你的。”

妈妈说完，就牵着我的手向家里走去。

的确，我必须好好学习，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贪玩了。

我已经是在楼上的四年级学生了，应该知道用功。早晨父亲所说的话，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十七日星期一

2 新老师

今天早晨，新老师可爱起来了。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老师正坐在讲台上对照着同学的脸，好像是在记同学们的名字呢！老师去年教过的学生，从走廊经过，都探进头来向他问好；也有走进教室来，和老师握握手就跑出去的。

可见他们都很敬爱他。

老师一面回答，一面去握他们的手，但却不去看他们的脸。因为他不再教他们了，生怕看了他们那些可爱的脸庞，使他更加舍不得了。

我想到我和三年级的老师分别的难过情形，突然觉得他不那么可怕了。

老师叫我们默写时他走下讲台，在座位间巡视着，注意到一个同学脸上生着红疙瘩，就摸着他的头问他是不是发热。

趁老师不注意一个同学在他背后扮起鬼脸来。

班长戴洛西一再向他使眼神制止他，而他却越扮越开心。

老师突然一回头，那个同学慌慌张张地坐了下来，低着头，满脸通红心通通的跳。他认为自己一定惨了！

想不到老师只把手轻轻按在他的头上，说：“下次不许再这样了。”就再没有说什么。

我们默写完了，老师看着我们亲切的说：

“各位小朋友，从今天起我们大家至少要在了一起相处一年，大家要团结友爱。

大家不要怕我，要努力学习。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你们就是我的亲人。自去年我的母亲去世以后，我一直是孤单单的，

没有父母，没有兄弟，也没有妻子。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们，我再也没有可以亲近的人。除了你们，我也没有可以爱护的人。

我把你们看作我自己的孩子，我会爱护你们、教导你们，使你们都成为意大利的好少年，希望你们要好好听我的话。

让我们真正做到以校为家。

你们能够天天向上，这就是我唯一的乐趣、最大的安慰。”

我们静静地听着。

这时，下课铃响了，我们向老师行过礼，就都悄悄地离开了座位。

那个做鬼脸的孩子走到老师的身旁，害怕地说：

“老师，我错了！原谅我吧！”

老师抚摸着他的头，微笑着说：“好了。你回去吧！”

我在窗外好奇地看着，老师的眼光是那么慈祥，使我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不再怕他了。

今天，我已开始爱我的新老师了。

十八日星期二

3 侠义的卡伦

秋高气爽，蓝天白云，让人心情舒畅。

今天早上到学校比往日晚了些，但还没迟到。进了教室一看，老师还没有来，有三四个同学，竟聚在一起戏弄格露西呢！

格露西，说起来怪可怜的，他的左手有残疾，老是耷拉着，抬不起来了。

妈妈靠卖野菜来养家。

那几个淘气的家伙，不但不可怜他，嘻嘻哈哈地在那儿又打他，又学他残疾。

对于戏弄他的同学他白着脸气愤但又哀求似的看着他们。

他们看见格露西这种样子，越觉得好笑，戏弄得更起劲了，终于气得他发起脾气来了。

淘气鬼弗兰奇觉得太好玩了，就兴致勃勃地站在椅子上，绘声绘色地学起葛禄西母亲卖菜的样子，学得太像了，引得同学们大笑起来。

“不要再胡闹了！”戴洛西刚走进教室就喊到。

“谁欺侮他？”卡伦也走进来叫着。

但气得发昏的格露西，这时已抓起一个墨水瓶，用力向弗兰奇的头丢了过去。

弗兰奇机敏地把身子一闪，墨水瓶恰巧打在从门外走进来的老师的胸口。

大家看到这种情形，吓得不知该怎么办。

都不敢呼吸了，教室里静极了。

老师捡起墨水瓶，严厉的问道：

“这是谁丢的？”

没有人回答。

“到底是谁？”

格露西胆子很小，坐在那儿直打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

“是我！”卡伦竟站起来承认。

老师看了卡伦一眼，说：“我想不会是你！”

这时，格露西站了起来，哭哭啼啼地说：“是我。老师，因为他们几个合伙地欺负我，我气得快疯了，就……以后我再也不敢了……请老师原谅我！”

“哦！坐下吧！”老师接着说：“欺负他的同学，马上站起来。”

于是，那四个都垂头丧气地站了起来。

老师瞪着他们，十分气愤地说：“你们欺负老实的同学，你们戏弄手有残疾的可怜孩子，你们做了最可耻、最卑鄙的事……没出息！”

老师，训斥完了便向卡伦走去。他用手轻轻托着卡伦方方的下巴，赞赏地看着他，说：“卡伦，你的崇高的同情心，正是侠义的行为，是一个男子汉了！”

卡伦的脸突然红了起来。他向老师嘀咕了些什么。老师的头点了一下，便对那四个淘气的人说：“这次饶了你们！”

我太佩服卡伦了，我也要和他那样的男子汉。

二十六日星期三

4 艰苦生活中的学业

周末清晨，我拉开窗帘，阳光跑了进来，屋子一下亮了起来。

我正高兴地浇着花时，母亲进屋来要带我去昨天报上登的穷人家去捐些布。

我们走到靠近郊区的一座很陈旧的楼房前，那家穷人就住在楼顶上鸽笼似的阁楼里。妈妈轻轻地敲了一下那扇破旧的门，应声走出一位瘦瘦的年轻妇人。她头上戴着的青头巾我好像在哪见过！

“您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位女主人吧？”妈妈问道。那妇人点了点头。

妈妈边说：“这些可能会用得上的东西，您就收下吧！”边把我手中那包东西递了过去，送给那妇人。

那妇人感激得要哭了，一句感谢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看见屋里昏昏暗暗的。角落里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朋友，正背朝外坐在地板上，好像在椅子上写字呢！只看见地板上摆着的墨水瓶。

这样艰难的写字，真是可怜，我仔细地端详一会儿，不禁一愣。

他长着红发，穿着一件破旧的大人上衣，而且左手老是耷拉在一旁。那不正是格露西吗？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我熟悉那青头巾，原来她就是常常送格露西上学的卖野菜的妈妈。我怎会没有见过呢？

我偷偷告诉了妈妈。

妈妈小声地说：“嘘！别做声。如果让他知道自己的妈妈受同学家救济，又是自己同班同学的母亲来救济，他会很难为情的。并示意我躲起来。”

我还没来得及躲起来格露西回过头来了，我真是想找个洞钻进去藏起来。但他一看见是我之后，便笑着站了起来。

妈妈从后面悄悄推了我一下。

于是，我跑去抱住格露西。

此时妈妈要和他的妈妈说话，为了转移注意力我便向格露西请教问题。

他显得很得意，便认真地解释给我听。

“唉！只有我们娘儿俩。他爸爸七年前出外谋生，意讯全无。我听到她们谈着，他妈妈说：不幸我又生病，不能出去卖菜……没有办法，点不起灯……这样看书……孩子的眼睛也要看坏的……幸亏教科书和练习本都由市政府免费供给，总还算可以勉强供他上学，我无论怎样困苦，也不能让他辍学……唉！说起来，我真对不起他。他很……很喜欢读书……”

听着听着同情的泪水快要跑出眼眶了，我赶紧眨了眨眼睛。

妈妈把口袋里的钱都给了他们。

他们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了。

“格露西，谢谢你！明天学校见！”我赶紧说到。

妈妈立即催我“快走”，把我推到了门外。

他们那么贫苦，格露西还如此用功。他要付出几倍的辛苦才能和我们做得一样！我没资格说“苦”。

二十八日星期五

5 年轻的爱国心

“我们意大利是一个富强的国家。要使意大利比今天更富强，是你们每个少年所应尽的义务和使命。少年是国家富强的动力，少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少年的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你们要立志做个好少年。”

从今天开始，我想把许多好少年的美德善行，一一编成故事来讲给你们听。希望你们拿他们做榜样，向他们学习！”

老师在讲台上说完，台下一片笑闹声。

“肃静一点儿！再吵就不讲给你们听了。”老师一边笑着，一边推着眼镜。

老师照例要每个月讲一次故事。他所讲的，我在日记末尾特别标上了“每月例话”四个字。

老师又以动人的语调，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

这个故事，发生在从西班牙巴塞罗纳驶往意大利热那亚的法国轮船上。

船舱的一隅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衣服破旧，样子很惨，盘坐在那儿。他畏缩地躲避着别人的视线，在这二等舱内十分不协调。

一个喝醉了酒的西班牙人走过来问他话。可是，不管问他什么，总是得不到回答。

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瑞士人也走了过来，手里拿着装有小半杯酒的大酒杯。

几个人七嘴八舌的问着，那少年只是瞪视着，目光中充满惧怕和厌恶。

“你的爸爸、妈妈呢？”一个妇人问道。

一提到父母，这少年几乎哭了。他撇着嘴，眼圈发红，眼角有些湿润了。

“我的爸爸，妈妈住在帕多瓦。我这次就是要回家去！”少年终于开始答话。

少年又吞吞吐吐地说：“两年前，爸爸把我卖给马戏团卖艺的人。我们全家靠爸爸种田来维持，后来爸爸身体不好，干不动了，我又太小，才不得已把我卖了。

以后，随马戏团跑过好多地方，马戏团老板用打我，踢我和饿饭的方式逼我练把式。”说到这，泪水哽住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几个人听后对望一眼，又急问：

“后来呢？”

少年甩甩头，擦干泪水，坚强的说：“后来，我逃到我的祖国的领事馆，那儿的人很好，要送我回家呢！”眼里闪现了一点光彩。”你去的是意大利的领事馆吧？由领事馆的人送你搭上这艘船，叫你回到意大利的故乡去，是不是？”

少年点了点头。

“他太可怜了！”

一个喝得烂醉的西班牙人，酒后气盛，特别慷慨地掏出一枚银币，塞到少年手里。

其他好多人，也都分别送给他一枚银币或六枚铜币。有些妇女，争先恐后把银币向少年面前的桌子上一丢，故意使这些银币发出声音，似乎在显示自己的慈悲心。

少年的脸上这才有了笑容，道谢着拾起钱来。

夜深了。从船舱的圆窗眺望地中海的波涛，只见黑黝黝的一片神秘。

少年爬上他的床，把手伸进衣袋里紧紧握住那些钱币。握着握着，银币和铜板都热乎乎、汗涔涔的了。

少年欣喜若狂地想着：

“拿这些钱买点儿好吃的东西添饱肚子，到了热那亚再买件旧衣换换上。

然后手里剩下好多钱带回家去，爸爸、妈妈该有多高兴啊！现在，不知道爸爸的身体怎么样了？”

想起这些，急得想飞回去。帕多瓦和热那亚虽然都是在长靴形的意大利的北端，可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到了热那亚还要乘坐火车，才能回到帕多瓦。

少年一边摆弄着那些银币和铜币，一边心中在盘算着，不时又从床帘的缝儿去偷偷看一下那些送钱给他的人。

那些人中有三四个人还在灯下喝酒谈天。

“说起来，意大利的旅馆真差劲儿！”

“饭菜太坏，老板太滑，服务员对待客人总是爱理不理的。”

“还好乱要钱！”

“火车又脏又慢！”

“街上的乞丐又那么多！”

“扒手也多，强盗杀人不眨眼，听说这些都是世界一流呢！”

“晚上，外国人如果单独出去很危险，听说往往会被抢得精光，甚至还会被捅一刀呢！”

“没有说错吧？意大利简直是强盗的国家！”

突然银币和铜币劈啪拉地就像下雹子似地打在他们的头上和肩上，然后落在桌子上和地板上，乱蹦乱滚了一阵。

“谁疯了？”

刚一回头，又是一把铜币飞了过来。

“你们这种人的钱，我不稀罕要！”少年从床帘的缝儿探

出头来嚷着，“你们侮辱我的国家！你们这种人的钱，我才不稀罕要呢！”

他瞪得溜圆的眼睛直冒火，他的涨得通红的脸直发烧，爱国的热血在沸腾。

老师讲完后，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爱国心，国家就一定会强大起来。”

教室里，洋溢着我们爱国的热情！

二十九日星期六(每月例话)

6 仁爱的色彩

秋天，如蔚蓝的海般明净的天空，静静躺在人们头顶。

放学之后没有直接回家。我走到女子小学门前，看见有一个比我小的少年，一直站在那儿哭着。

他一脸都是煤烟。肩上扛着一支大刷子，和一个大口袋。

我正想问他，出了什么事。就从校门口走出两三个女生来，跑上前去，围绕住他了。

“怎么了？哭什么？”

然而，这个少年什么也顾不上回答，只一味地抽抽搭搭地哭，不断抹着眼泪。眼泪和煤烟混合在一起，把两只眼睛的周围揉画出像熊猫似的黑圈儿。

“怎么不说话呀？”

少年抬起头来。“我的钱丢了。三十个铜板啊！我扫了好几处烟筒，才赚到的钱。我把他们全部放在这个衣袋里，哪晓得都从这儿漏掉了。”

他指着他衣服的兜儿委屈地说。并用漆黑的手把衣袋翻了过来，原来有个露洞。

“师傅会打我的！”少年说着又哭起来了，黑乎乎的脸蛋子上被泪水冲出一条一条的白道子。

少女们张着樱桃小口，好像在说：“这可怎么办呢？”

这时，有个帽子上缀着青羽毛、手里拿着折叠式书包的高年级女生问明了原委，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两个铜板。

“我只有两个铜板了，你们可不可以凑一凑？”

“我身上也只有两个铜板。”一个穿着玫瑰红色裙子的女

孩说。

“那么，大家凑凑，我想凑足三十个铜板应该没问题。”

“哪位还有钱，请做点儿好事吧！”

于是，有五六个人把准备买笔记本和买花的钱都拿了出来。一年级的小女孩也把她看得很珍贵的一个铜板拿了出来。

把钱收在一起，然后又一枚一枚地放在那少年的手心里，同时大声数着：“八个……十个……十五个，还不够啊！”

这时候，从校门口走来一个女教师，她掏出一枚值十个铜板的银币放在少年的手里。

大家拍着手，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还缺五个铜板。

五年级的少女们走过来了。都争先恐后蜂拥到少年的身边，纷纷凑钱，不仅凑足了三十个铜板，而且还多好多。

这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戴着装饰着羽毛的帽子扎着漂亮发带的少女们，围着那黑乎乎的少年。这场面让人感动极了，少年脸上布满晶莹的泪珠。

没有带钱的小女孩们，连推带挤钻到大女孩的前边去送上一把花。

一个大女孩从手提着的裁缝箱里拿出针线来，很快地替他把衣袋上的破洞缝了起来。

扫烟筒的少年不停地谢着。

旁观的我，也怀着感激的心情。

“喂！校长来了……”

于是，就像一群小鸟突然受到惊扰似地，纷纷向四下逃散。她们在阳光下飞舞着鲜艳的衣衫，像一面面爱的旗子迎风招展，煞是好看！

只剩下扫烟筒的少年独自站着，不知所措又欣喜得不得了。他的手托着满满的银币和铜板，他的衣袋里、钮孔里、帽

子上全都插满了花。

还有许多花散落在他的脚边。闪耀着仁爱的光彩。

校长好奇地看着他。

校长问他怎么回事。然后会心地点了一下头，便远望着逃散的少女们笑了。

一日 星期二

7 好友柯雷蒂

秋天，空气清爽，景物宜人。

来到幽静的河边，太阳在头上笑着，男男女女沿着河边的梧桐树道漫步，空气中荡漾着欢欣平和的气氛。

河水闪着光，我吹着口哨，踱着步。

“吹得可真棒！”一个帽上插着雪白羽毛的漂亮女孩瞟了我一眼，巧笑着打我的身旁走了过去。

正陶醉着，有人高声喊我。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柯雷蒂。他笑嘻嘻地从货车后面绕了过来。

“早！”我也高声喊着。

他咧嘴笑了，用帽子不停地擦着额上的汗。

他正在搬运劈柴。车夫站在车上把劈柴一捆一捆地递给他，他再一捆一捆地搬到店里去堆好。

他边接过一捆劈柴说：“一边搬运劈柴，一边复习功课，你说够不够忙？”

我笑了笑，以为他在说笑话。可是他却严肃得很，抱着劈柴一边走，一边认真地背诵着我们的课程，在堆积劈柴的时候，仍然嘟囔着。

我实在佩服他。昨天刚教的，他已经背得这么熟了。

“安利柯！我今天一直没得闲。父亲出外做生意去了，母亲卧病在床，家里这些事我不能不做，可是功课也不能放下！这次功课真难哪！”他说到这儿，扭过头来又对车夫说：“车钱等到七点钟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再付给你……”

雄壮的红马驾着空车愉快地开走了。

“进来坐吧！”

我走进了店门。店铺里的厅堂很宽敞，堆得满满的柴炭，柴炭堆边摆着秤。

“真是忙！正想写作文，顾客来了，等顾客走了，方才的货车又来了。而且，从早上到现在已经跑两趟柴市场，腿都僵了。真烦！”

可是，他仍然笑呵呵地忙着打扫地面。

“那篇作文，你做好了没有？”我问。

“还没……，你来看看怎么样？”

他领我走到后面的房子里。

桌子上教科书、作业本和没写好的作文稿，都整整齐齐地摆着。

“你来看！只写到这儿！用皮革制成的东西还有皮鞋、皮带——啊！想起来了，还有书包也是呀！”

说着，他拿起笔来，认真地填写了这两个字，又擦了擦汗。

“有人在吗？”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店前传了进来，是顾客来了。

柯雷蒂连蹦带跳地跑了出去。他卖了柴，收了钱，记了帐，又回到里边来了。

“还有什么呢？”

他歪着脑袋想。

“哎呀！咖啡开了！”他连忙跑到炉边去。”这是煮给我的母亲喝的。煮咖啡我很有一手哟！我们一起送去吧！”

他端着咖啡壶，我拿着杯子和他一同进去。

走进旁边的屋子。他母亲在里边的床上躺着。

“好孩子，来看我吗？”他妈妈望着我说。柯雷蒂替他母亲正枕头、拉被子，又拨弄了一下火盆里的炭火。想得好周到

啊！

“妈妈，不再多喝一点儿吗？”

“够了，”

“药吃了吗？如果吃完了，我马上就到药房去买。劈柴已经弄好了！中午要把肉烧烂一点儿，我不会忘记的。还有什么事吗？妈！”

“没有了，好孩子。幸亏有你！”他妈妈说着，眼圈立刻湿润了。

他妈妈拿了一块方糖，硬要给我吃。他拉着我看他爸爸的照片。

那是一张穿着军服、挂着勋章照的照片。他说，爸爸做过亲王的部下，那是一八六六年。

他那时的相貌和柯雷蒂一模一样，眼睛看起来好像在对对我笑呢！

我们又回到黑屋。

“啊！对了。马鞍也是皮革做的。……差不多了，其余的晚上再做吧！今天只怕得开夜车了。

“慢慢散步，你多幸福呀！”

可他又高兴地走到店铺里，开始整理劈柴来了。

“这是我的体操。我要在父亲回来以前，把这些劈柴全锯好，让他开开心！”

我只是担心母亲的病，希望她能早一点儿好！

“怎么样了呢？”

“躺了一个星期啦！今天看来好多了。啊！又送劈柴来了。”

货车停在店铺的门前。

“我们明天学校见吧！”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的手又粗又大，和大人的一样呢！

“我来帮一下忙吧？”

“不行！不行！你的手，怎么能做这种粗活儿？”他笑着说。

可是我偏要帮他忙。

不一会儿，我就累极了，可是他，好像不费什么劲似的。他真棒！

“谢谢你！亏你帮忙。若是我一个人得再忙一阵子了。”他替我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

今天出来散步，使我知道柯雷蒂能劳逸结合，还照顾整个家，真是个好朋友。我愉快地赶回家去了。

十三日星期日

8 卡伦，好朋友

朋友的事情让我今天特别高兴。

老师派我到校长室去。刚一进门，就来了一位穿得很破旧、面色苍白、身材矮小的妇女。

“校长！请问在我儿子那格那班，有个叫卡伦的吗？”

“有！”

“对不起！请校长叫他来一下好吗？”

校长叫我去把他找来。

在操场那边树下，有两个孩子正在拽着他的手打提溜！

小孩子们叽叽嘎嘎地笑个不停，那格站在旁边一个劲傻笑。

卡伦的父亲是火车司机，他也就像火车头似的健壮。

“卡伦！”我喊，他过来了。

我一看他那样子，就忍不住扑哧笑了。

卡伦的个子高大，膀阔又很健壮，穿着一身又小又短的衣服，好像大人把小孩的衣服穿了起来似的。

他慌慌张张地问我：

“安利柯！你喊我干什么呀？”

他像头小象似的，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我，笑了。

一听我说是校长叫他，又不知道什么事，他立刻紧张起来。

不过，我猜想，那格的母亲一定是来向卡伦道谢的。因为卡伦处处都照顾那格。

那格是个可怜的孩子，性情温顺，很用功，不过个儿太小，身体又弱，而且是驼背，看他那样子，呼吸都有点儿困难。所以，他每天总要由母亲接送。

开始，大家看了那格就笑他：

“那格！那格！背着东西看着地。罗锅儿！罗锅儿！走路像爬坡。”

不是戏弄他几句，就是敲他的脊背，或学他走路的样子，想尽花样来捉弄他。

那格常趴在桌子上偷偷地哭泣。看样子，他一定没有和母亲说过大家欺负他的事，他是怕母亲伤心。

他总是像小兔子似的惊恐不安。

我非常同情他，但我又压制不住大家。

然而，有一天，卡伦却愤怒地对大家斩钉截铁地说：

“以后你们谁敢再欺负他，我非把他打扁了不可！你们记好了！”

在大家面前敢这样说的，只有卡伦。我心里着实佩服。

可是，无法无天的弗兰奇，却不服气，存心向卡伦挑战。

于是，卡伦红着脸跳了过去，揪住弗兰奇，几拳就把他制服了，吓得他直求饶。

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欺负那格了。

老师知道后，故意把座位重新排了，让他们俩同桌。

那格把卡伦看作自己的哥哥一般，处处依赖他，每天一来到学校就找他，总是形影不离。

有时，那格的东西掉到地上，卡伦马上就替他捡起来。每天快放学的时候，卡伦总是替那格装书包，还替他穿外套，像慈母似地。

每当老师夸奖卡伦的时候，那格总是比他还高兴。

这是真挚的友情！

我陪卡伦来到校长室门前。

卡伦走进里面时。

那格的母亲连忙走过来，用两只手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就是卡伦吗？你对那格太好了。我得谢谢你！”

她还把戴在自己脖子上的那条坠着十字架的项链取了下来，挂在卡伦那短而粗的脖子上。

“这条项链送给你留作纪念！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愿神常保佑你！……”

卡伦，一时满脸通红，反而觉得不好意思。

校长伸出手按着他的肩膀，微笑着说：

“卡伦，你不妨收下！每当你看着这十字架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光荣和自豪。你一定会更同情弱小，进一步积极地去帮助弱小。当然啦，这也是我对你的希望！”

卡伦一句话也没有说，行了个礼就退了出来。当他一看见等候着的我，就跑过来对我说：“我真有点儿慌了。从来没有大人向我这样道过谢……”我看见他的大鼻子上满是汗珠。

我高兴极了！卡伦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多么受人爱戴呀！

我们来到操场，卡伦胸前的十字架在阳光下，闪出灿烂的光芒！这正是卡伦坚强的生命力和美丽灵魂的象征啊！

二十三日星期三

9 小贩和绅士

我们班上，像卡伦、柯雷蒂、戴洛西等同学，十分值得敬佩。但也有些同学实在令人不敢夸奖！

我认为诺比士就是其中一个。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父亲很有地位，就神气得不得了，谁都不看在眼里。不过，他的本质并不坏。

他父亲是个身材高大、英俊、端庄的绅士。几乎每天都亲自送诺比士来上学。

昨天早上，诺比士和木炭商的儿子裴迪吵了一架。

诺比士因为自己吵不过人家，火冒三丈，于是红着脸、瞪着眼，竟骂道：“你还说！你父亲是个叫化子！”

裴迪很生气，连头发根儿都红了。他含着眼泪，再也没有说什么。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些话告诉了父亲。

今天在我们上课之前，他父亲特地陪他一块儿来到学校，向我们都说了这件事。

大家坐在教室里，眼看着木炭商的面孔和老师的面孔黑、白分明，感觉很可笑，越发吸引大家的注意。

木炭商一直拉着儿子的手，滔滔不绝地向老师控诉着。话中多次提到诺比士的名字。

恰好这时，诺比士的父亲正像往常一样在门口替他儿子脱外套呢！一听见有人说他儿子的名字，就走进教室来，问老师怎么回事。

老师告诉他说：“诺比士骂这位先生的儿子说：‘你父亲是个叫化子！’这位先生正在和我说这件事呢！”

诺比士父亲的脸立刻气红了，生气地对自己的儿子说：

“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诺比士低着头，不敢做声。

于是，诺比士的父亲抓住诺比士的手，拉他到裴迪身边，非常严厉地说：“赶快向人家道歉！”

木炭商反而不好意思，一边摇着粘满炭灰的黑手，一边急急地说：“不必！不必！”

可是，诺比士的父亲不肯罢休，按着儿子的头说：

“快点儿！你这样道歉：‘我对你父亲说了非常失礼的话，真是抱歉，请你原谅我。现在，让我父亲来握一握你父亲的手吧！’”

“这怎么行！”木炭商可真慌了，不由得退了一步。而诺比士的父亲却催促着他儿子赶快道歉。

诺比士的眼睛仍然盯着自己的脚尖，呐呐地说：

“我——对你父亲说了——非常失礼——的话，真——是抱歉，请你——原谅我。现在让我父亲来——握一握——你父亲的手吧！”

诺比士的父亲立刻把手伸到木炭商的面前，木炭商踌躇了一会儿，然后，把他那漆黑的手在自己的裤子后面蹭了好几下，才去握诺比士父亲的手。

“请您原谅这不懂事的孩子！”

“哪……哪儿的话呢！”

木炭商握着诺比士父亲的手用力地摇着，并且把自己的儿子推到诺比士面前，叫他也去拥抱诺比士。

“从今天起，我请求老师叫他们两个坐在一起？”

老师马上叫裴迪移到诺比士的邻桌去坐。诺比士的父亲看见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彼此斜着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

不好意思的笑了，这才放了心，便和老师及木炭商打了招呼，走了。

木炭商还呆在那儿，看着并排坐着的两个孩子，还要说着什么似的。过了一会儿，他不安地走了过去，以非常爱怜的眼光凝视着诺比士，却又犹豫着没有说出，又伸出手来想要抱一抱诺比士，却又踌躇着没有去抱，只是用他那粗粗的指头轻轻地在诺比士头上点了一下，冲着诺比士讪讪地笑笑，慌忙地走了出去。

老师对我们说：“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件事，一定要记住，这是这学年最好的教训。”

二十六日星期六

10 小英雄

一八五九年，意、法联军和奥地利开战了。

六月的一天，晨光中，有一小队意大利的骑兵，和所属的大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向敌军阵地周围搜索前进。

四五天前，意大利军连打了两次胜仗，士气非常高昂。

可是，敌军为了报仇，为了争取下一战的胜利进行了积极准备。意大利为了了解敌情，派了一小队侦察骑兵，搜索敌情。

侦察兵是军队的耳目，任务非常，稍一大意，便会使自己的部队遭受损失。

小队长在行进中，注视着左右和正前方。

在这一片枝叶茂密的树林中，很可能会有敌人哨兵埋伏着。因此，他们更警觉了。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家农舍前。农舍的窗口插着一面红、蓝、白三色的意大利国旗，附近有一个少年，正用小刀削着一根树枝。

少年一看见骑兵，马上丢下木棍儿，挥动着帽子，兴奋地欢迎着。

这个少年十二岁左右，看样子人很坚强，大大的眼睛像湖水一样蓝，金色的头发漂亮极了。穿着黑色短裤，白衬衫，敞着怀，露出结实而白皙的胸脯。

“你为什么没走呢？”小队长问他。

“我想看看打仗的情况。”少年的蓝眼睛，一直望着小队长。

“胆子真大！你不怕父母担心吗？你还是赶快走吧！”

“我是个孤儿。”

少年接着又说：

“我在这家帮着干活儿的。”

“看见有军队这里走过没有？”

“没有。这三天没有。”

“哦！”

小队长想了一会儿，便跳下了马，让部下严加戒备，让一人爬到农舍的屋顶上侦察敌人的情况。

但是，农舍的周围全是高高的栲树，阻挡了视线，看不了多远的地方。

“看来非得爬到树上不可！”

小队长想叫一个部下爬上去，又一想，卸下武器，脱下长靴太费事了。突然，灵机一动，问那少年说：“你的眼力好吗？”

“我的眼力吗？……一公里以外的小麻雀我都看得见。”

“这孩子真有趣！你能爬到大树梢上去吗？”

“当然。”

“那么，请你爬上去，帮我们看看前边有没有敌兵、有没有灰尘、有没有枪刺的闪光和马匹？”

“好的，我就爬！”少年搓了搓手。

“那么，你要什么奖赏呢？”

“我不要什么奖赏。我是意大利人，我愿意为我的国家尽力。”

“好！你上去吧！”

少年脱下鞋，束紧腰带，把帽子往草地上一扔，就要爬了。

“当心。”小队长嘱咐他，同时，突来的一种危险的预感，使他急忙伸出手来拉住他。

——少年在树顶上侦察的时候，若被敌人发现后射中，那

就完了。即使射不中，吓得掉下来，也会摔死的。小队长想到这儿，不忍心让勇敢又可爱的少年爬上去了。——

少年眨着那美丽的蓝眼睛，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小队长，好像在问：“怎么了？”

“太危险了！”小队长嘟囔着。

“我不怕！”

少年像猫一样窜上树梢。

“前方！”

小队长喊着，仰着头，担心地望着少年。

少年上身完全暴露着。他那蓬松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金子般的光。

“一直向前面看！”小队长在下边喊。

少年用左手抓着树枝，用右手遮在眼睛上了望。

“看见什么？”

少年

喊道：“有两名骑兵……停在路上。”

“离这里多远？”

“一公里左右。”

“在走吗？”

“没有动。”

“还看见些什么？右面！”

少年扭头，向右方望去。

“坟地附近的树林里，有闪闪发光的東西，可能是刺刀！”

“看见人了吗？”

“看不见，可能藏起来了。”

突然“嗖——”的一声，一颗子弹掠过。

“好了，下来！”小队长的脸都变了颜色。

“敌人发现你了！”

“没关系！”

这时，一个比先前更尖锐的声音从少年的头顶上掠过。

“他们在射我！”少年低声叫道。

“喂！快下来——”

小队长的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好。我马上下来。……有树叶遮着，没事的……看左方，是吧？”

少年把身子向左方突出。

“那边教堂附近……”

“砰——”又是一声枪响。

少年的手突然一松。

“哎呀！”小队长抽了一口冷气。

少年，身子向后一仰，然后向前一扑，“拨刺刺”穿过茂密的枝叶，摔了下来。

“完了！”

小队长冲了过去。

少年仰面朝天摔在地上，一动不动。胸前血染红了一大片草地。

小队长和两名士兵急忙蹲下去把少年托起来。

小队长拉开他的衬衫一看，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肺。

“没有希望了。”小队长伤心地说。

“还有气儿呢！”一名士兵报告说。

小队长用手帕按着少年的伤口。

眼看着那块手帕透了，那是勇敢的爱国少年的鲜血呀！

少年翻了一下眼睛。

“你要活下去！”小队长贴着他的耳朵叫着，少年可能听

见了，惨白的脸上隐隐现出一点红晕。

“教堂……附近……敌人的……步兵……很多……”

少年喘息着说到这儿，拼命使出了最后的力气，微弱地喊了一句：

“意大利万岁！”

大家都激动的含着眼泪。

少年的头，软软地垂下去了，美丽的蓝眼睛再也不会睁开了。

大家的脸上都是热泪。

小队长的脸色苍白，他悲哀地望着少年，过了好久才站起来，向少年行了个标准举手礼。

“你是英勇的少年！你是意大利的无名小英雄！你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使命。你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少年惨白的脸上，没有一点痛苦。

其他的骑兵，仍密切注视着正前方。

小队长把农舍窗口上插着的那面三色旗取下，盖在少年的身上。把少年的鞋子、帽子、小刀儿，以及他那木棍都捡在一起，放在少年的身旁。

大家肃立着，默默地为他祈祷。

“用担架把他抬回去。他勇敢地完成了军人的任务，要以军礼来埋葬他！”

小队长派了一个士兵，快马加鞭地奔回大队去传报。

队伍继续侦察，缓缓前进。

在农舍前面的路上响起了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大队抵达了农舍。

军官和兵士都向柩树下盖着三色旗的少年敬礼。有一个少将，摘下一把河岸盛开的野花，放在少年尸体上。

士兵们跟着向少年的尸体上献花。

队伍缓缓走过，少年的尸体上堆满了花朵。

大家向他挥手，称赞。

那少年的脸上，好像带着微笑。一定是为自己把生命献给了国家，而感到骄傲吧！

三色旗下的这块土地，受到少年的碧血的滋润。

这块土地，绝不会让敌人再夺过去！意大利的军士们怀着这样的心情，踏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开过去了。

夕阳灿烂的余晖，映得少年的金发更显得辉煌。

二十八日星期一(每月例话)

11 同情心

放学回来，发现桌子上有一封母亲的信。母亲时常写信放在我的桌子上而不当面教训我。

我珍惜，把它抄在日记中。

安利柯：

一个人必须有仁爱的心。仁爱是一切美德的源头。如果能仁爱，自然就易形成其他的美德，大到为国效力、为人服务，小到爱人助人、同情穷苦的人。仁爱可以说是各种美德的集合。一个人必须具备众多的美德，才可以称得上君子。

今天早晨，你上学时，有个穷苦的母亲抱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子，伸手向你乞讨，你为什么装做看不见，就走了呢？

你口袋里又不是没有钱？

你这样做，应该吗？

你太没有同情心了。对一个为了孩子而乞讨的母亲，竟装做看不见，实在要不得。你想，那个小孩子说不定正挨着饿呢！果真这样，那位母亲是多么伤心、难过！

如果有一天，父亲不得已对你说：“安利柯！今天没有东西给你吃了。”你想，那时父亲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给乞丐一个铜板，他会祝福“上帝保佑你！”我每次听到乞丐的祝福，心里不仅安慰，还觉得”他回报我的，比我给他的多得多。”

助人是一种快乐，快乐便是助人的回报。今后你遇见

可怜的人，向你求乞时，应该把你的铜板拿出几个给他们。
你要懂得穷人特别喜欢小孩子的施舍。

你们学校那儿不是有许多穷人吗？你对他们不能没有同情心呀！不过，你不要因为帮助他们而觉得自己了不起，这点很重要。

慈善的施舍，只是从你手里抛下了铜板。同情的施舍，除了铜板，还像从你手里抛的花朵一样。铜板只能暂时留在他的手中，而花朵将永远留在他的心中。

你每天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而许多人却过着穷苦的日子。你追求生活的享受，而许多穷人追求有饭吃就行了。

你好好想想，在繁华的都市里，无衣无食的穷人，向穿着华贵的孩子求乞，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大家同是上帝的孩子，却有这么大的差别。

有许多和你同样善良可爱的孩子却无家可归，忍饥受冻，像迷失的羔羊那样流浪在街头。

你为他们想一想吧！

安利柯，从今以后，你一定要有同情心，帮助穷人！

我应该忏悔！我竟然因没有同情心而让母亲伤心！
我信，一字一字地刻在心头。抄完，热泪已经爬了满脸。

二十九日星期二(母亲的信)

12 古路非

父亲说：

“和同学们交朋友，会对你学习做人处世有好处，对你的品德修养也有很大的影响。

交朋友不能只看缺点，而不看优点。应该尊重别人的优点，宽恕别人的缺点，学习别人的长处，克服缺点。此外，要重道义，要互相帮助。”

我按着父亲的指示，和每个同学都相处得很好。

今天，古路非来我家看我。

古路非这个人很有趣，口袋里总带着钱，没事就把手插在口袋里把钱数过来、数过去。

他心算很棒，很喜欢存钱。

他有一本帐本，他从不滥花钱，哪怕是半文钱丢了，花一个星期的工夫，他也要把它找回来。

连秃笔尖、旧邮票等废物，他都好好地收着。

他收集旧邮票两年了，有好几百张，各国邮票都有，贴在一本大大的集邮册上。

等到贴满了要卖给书店。

现在，书店老板会送他笔记本，就因为他常拉同学到老板那儿去买东西。

他在学校里也做各种交易。

他有时交换东西，若是后悔了，就立刻再换回来。

别人不同意，他穷追不舍，非要回来不可。

可是，他并不骗人绝非奸商，只是算得很细罢了。

在学校里，他除了算术，对其他的功课全都不热心。

他是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喜欢做买卖，这个人很妙。

今天，我和他做买卖糖果的游戏。他很熟悉物品的价钱，秤的斤两也弄得很清楚。

他所折的喇叭形纸袋，恐怕一般店里的伙计都比不上他。

“我小学毕业后，就去做买卖。”他一提到做买卖，眼睛就发亮！

我送给他四五张外国邮票，他高兴极了。

他一一说着价钱对我的白送喜出望外。

我觉得很好笑。

我父亲在看报纸，古路非所说的话，他全都听见了，也在轻轻地笑着。

“你那本大集邮簿，快贴满了吧？”我问他。

“差一点儿。如果贴满了就好了！可以卖不少钱的！对了！我得回去把这几张邮票贴上去。”说着，他像只快乐的小鸟似地跑掉了。

他把那本子看成了宝贝！

“这个孩子真有趣！”父亲说。

“可是同学们都损他，说他是小气鬼，还说他放高利贷、是守财奴……”

“不要随便批评人。我看他很热诚很天真呢！”

父亲看着我。

一日星期四

13 勇敢承认错误

雪下了一个星期了，今天还没有停，天阴沉沉的。

放学，路过书店的时候，我看见父亲手里拿着一本刚买的书，正站在那儿等我呢！

小孩子们在街头打雪仗，雪球满天飞。刚下的雪，湿湿的，团得紧，简直像石头一样。

“停止！太危险啦！”一个过路的绅士大声地劝阻道。

忽然从大街拐角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号。

一看，有一个老人帽子被风吹在雪地里，两手捂着脸。

大家都跑了过去，围住他，卡伦也在，我也赶了过去。

原来是这位老人被雪球打伤了眼睛。

“谁干的事？”

警察在人群中巡示，观察着每个小孩子的脸色。

站在我身旁的古路非，面色苍白，浑身颤抖。

“谁？是谁干的？”

这时，卡伦对古路非小声地说：

“喂！快点儿承认吧！如果瞒着不说，太卑鄙了！”

“可我不是故意的呀！”

古路非像秋风中的树叶一样抖着，声音都变了。

“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你不能不认错呀！”

“可是……我……”

“你怕受罚吗？男子汉要勇于承认错误。我陪你去！”

警察又嚷了起来。

“是谁干的？看！眼镜碎了，玻璃扎进了眼睛，恐怕要瞎

了。扔雪团的人真该死！”

古路非手脚都吓软了，差一点儿倒了下去。

卡伦抓着古路非的胳膊，像扶着病人似的把他架到前面去了。

五六个人举着拳头，愤愤地围过来。

卡伦挺身站在古路非的前面，喊道：

“你们这些大人，好意思打一个认错的小孩子吗？”

大家这才把手放了下来。

警察拉着古路非，推开众人，带他到受伤的那位老人那儿去了。

那位老人就住在我家附近的，他好像是在一家公司的。

老人靠在椅子上用手帕捂着眼睛。

“我……我不是故意的……请……您老人家原谅！”

古路非哆哆嗦嗦地说。

“跪在地上道歉！”

两三个鲁莽的人把古路非推倒在地上。

突然，有两只强有力的胳膊，拦腰把古路非抱住，并且说：

“不能这样对待小孩子！”

那就是我们的校长。

“我知道这事后，就从学校赶来了。这孩子既然已经认错，不可以再羞辱他！”

大家都沉默了。

古路非抱住老人的双膝，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别怕！”老人摸着他的头。

“好了。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危险的游戏啦！回去吧！”警察说。

“这都是我的过失，请您多包涵！”校长道歉。

“哪儿的话呢！”老人摆着手，不安地说。

父亲拉着我，离开人群，往家里走去。

“安利柯，假如是你，有认错勇气吗？”父亲边走，边问我。

“有！”

“你能发誓吗？”

“我发誓，一定这样做！爸爸！”

“好，这是难得的勇气！”

十六日星期五

14 礼物

今天，父亲带我去看前天受伤的老人。

老人的屋里黑黑的，刚由外面走进去，什么也看不清楚。

过了会儿，我才看清楚，老人靠着枕头躺在床上，一只眼睛戴着眼罩。

床旁坐着位老太太，角落里，有个五岁左右的小孩一个人在玩呢！听说他是这对老夫妇的侄子。

老先生得知我们来看他非常高兴。

“谢谢！已经好多了。本以为眼睛一定会瞎，连医生都摇头了。可是，在医生细心的治疗下，情况很好，过几天，眼罩可以去掉了。”

“太幸运了！”

“说起来，那天也是我的运气坏。我刚由横街拐过来，雪球就打中我。那个孩子并不是有意的，大家都责怪他，想起来真是怪可怜的！”

老人接着对我说：

“小朋友！你和他是朋友吧？……哦……应该是同班同学！请你转告他，我的眼睛不久就完全好了，叫他不要担心！”

这时，门铃响了。

“一定是医生来了。”

老太太说着站起来，我们怕在一旁碍事，便退到里屋去。

门打开了。站在门口的，竟是古路非。

古路非垂着头，不敢进来。

“啊！原来是那个孩子。”老人亲切地说：

“进来！可怜的孩子，你特地来看我是不是？你放心，我已经好多了，很快就会康复的。”

古路非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抬起头，可是又马上低了下去，神情十分不安。

“到这边来！”

老人亲热地招呼着古路非，古路非突然一阵难过，哭了起来，撇着小嘴儿走上前去。因为屋子阴暗，他没有看见我们。老人抚摸着他的头，慈祥地说：

“谢谢你来看我！回去告诉你的父母，就说我很好，让他们放心！”

可是，古路非还是站在那儿，不肯走，似乎有话说而又不敢说。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那么，回去吧！”

“嗯。”

古路非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他一直望着那个一路歪斜地送他的五岁孩子。

“他一定是想和那孩子说几句话。”我猜想。

不料古路非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包，递给小孩儿，低声说：“这个送给你！”然后，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小孩儿就把那个纸包捧到老人面前。老人一看，上面写着“敬赠”两字。

“这是什么？”

老人好奇地打开纸包。我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竟是古路非平日费尽心血得来的集邮簿。

他竟把那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宝物，拿来作赎罪礼物。

我深深地感动了。

老人听了我们讲过那本集邮簿的经历之后，沉思着。

“安利柯！你们同学都说他是吝啬鬼，而我却说他热诚。
现在，你该相信我了吧！”

父亲在回家途中，又说到。

十八日星期日

15 真正的宝贝

没了集邮簿，古路非总是迷迷糊糊的样子，嘴角儿老挂着一丝惆怅。

今天老人竟把集邮簿送还他了。还为他又贴上了那三张他很久以来一直想得到的名贵邮票，古路非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他心里总感觉有些儿不安。

“我认为你收下是对的。老人已经心领你的诚意，他又送给你这三张邮票，是他对你的诚意表示赞扬呀！”

“对。今后无论如何，我绝不把它卖掉，因为它是最珍贵的纪念品。”

古路非紧紧地抱着集邮簿，甜甜地笑着。

再也不像前几天那样忧郁了。

后来我告诉了父亲，他说：

“这么说，那本集邮簿真是他的宝贝了。每当他翻开的时候，就会陷入美丽的回忆了！”

二十一日 星期三

16 好孩子，叙利亚

叙利亚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品学兼优。

他父亲是铁路雇员，收入少，孩子又多，所以生活非常困难。

年纪大了，负担又重，他的父亲便显得非常老。他白天在铁路上工作，晚上在家替人抄写文件，以维持生活。所以他每天晚上直到深夜才去睡觉。

最近，他写的是一批杂志订户的名册。这必须用正楷字写，费时费力。每五百条，只赚三块钱。

叙利亚非常关心父亲。

“爸爸！我来替您写好吗？您应该充分休息。”

但父亲不答应。

“不！你只要用功学习就行。复习完就去睡觉，免得第二天上课时想睡觉无法认真听讲，可不行。”

叙利亚深知父亲是说一不二的。因此，也不敢再说了。便上床睡觉。

可是，他每晚在床上，想着父亲的辛劳。就翻来覆去睡不着。

每当教堂的大钟响了十二下，就听见椅子向后拖的声音，接着父亲慢慢地回到卧室来，边脱衣服，边唉声叹气。每晚都是如此。

叙利亚心里有了计划。

有一晚，他等父亲睡了，便偷偷地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写字房去，点上灯，坐了下来。

写过的和空白的是分开放着的。不过，叙利亚早已观察到父亲晚上写好的纸条，总是等到第二天早晨才数。

叙利亚模仿父亲的字迹写了起来。

他又喜又怕，心通通直跳。

每写好一张，便和父亲写的比较一下。

冬天的深夜里特别冷，手很快就会冻僵，因此，写一会儿就得搓搓手，白白的哈气笼罩着笔尖。

他不时听着父亲的动静。

他总共写了一百六十条，算一算将近一块钱。

他熄了灯，回到床上，心里非常兴奋。不住地搓着僵硬冰冷的手，渐渐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晨，父亲的心情特别好，在早餐桌上说：

“叙利亚！我现在越干越好了，方才我数了数，昨天晚上竟比平常多写了一百五六十张哩！”

谁说我老啊！”

说罢，愉快地掰了一块面包塞进嘴里。

父亲果然一点儿也没有发觉。头一天晚上写的，第二天早晨起来数，竟不记得最后写的是怎么了，他又怎么会怀疑到是叙利亚帮他写的呢？

叙利亚口上虽不说，心里却很高兴。

当天夜里，他等父亲睡着了，便又去写。这样经过了几天，越写越熟，写的越来越多。

但是，一个小孩子这样，实在太累了。

日子一久，自然感觉困倦。

早晨起来，总是迷糊的。晚上老是打瞌睡。

终于有一天晚上，叙利亚学习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叙利亚！怎么不用心读书？”父亲轻轻摇了下他的

肩膀说。

叙利亚醒了，急忙坐好了看书。父亲看他那不专心的样子，很生气，用从来没有过的严厉语气说：

“你近来怎么了？读书一点儿也不用心，居然打起瞌睡来了，和从前完全不同了。难道你没有兴趣读书吗？”

叙利亚低着头，不能说什么。

“你不努力学习，怎么行？父亲不是日夜都在工作吗？你该懂事了。

你是老大，这样不争气，教我多么伤心啊！”

叙利亚从没有受过父亲的责备，他伤心极了。

“我对不起爸爸！一定要努力读书。”

同时，他想不再在深夜工作了。

晚上，父亲回来了。兴高采烈地嚷道：

“这个月比上个月多赚了三十二块钱。”

说完，把一大袋子饼干丢在桌子上。

全家都很欢喜。

“你太辛苦啦！”母亲体贴地说。

叙利亚鼻子一酸。香甜的饼干，也咽不下去了。

“继续吧！只要努力学习，父亲就不会责骂的。”

叙利亚下了决心。

眨眼间，两个月过去了。叙利亚体力越来越差了。

怎样也提不起精神，对着桌子一再打哈欠。

眼皮总像要打架似的。

“喂！不行哟！”

父亲一看见他那昏昏欲睡的样子，总要责备他一顿。

父亲看他最近老是那样子，简直要气死了。

自己拚命工作，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大儿子身上，但他却

不争气。十分痛苦，使他不免说出一些令叙利亚无法接受的话。

一天，父亲到学校去找老师。老师说叙利亚最近上课常打哈欠，做事不像从前那样起劲了。最简单的往往都算不对，老是应付作文，老师也在担心呢！

“这个孩子真是的！我近来工作效率比以前几乎增加了一倍，该高兴。但，这个孩子太使我灰心了，他竟会变成了懒虫。”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父亲看见叙利亚又在打瞌睡了。

他一时之间悲愤无法克制。

父亲对着叙利亚的肩膀狠狠地打了一下，伤心地流着泪说：

“叙利亚！再也没有像你这样不懂事的孩子了。十二岁了！家里的条件，该明白呀！

我老了，只盼你早日成人，维持这个家，而你竟这样懒散，在大白天就打起瞌睡来了，还能有出息吗？我怎能不伤心呢？”父亲说话的声音颤得厉害。

叙利亚忍着眼泪，把苦处理在心里。

最近他的脸色很不好。

“叙利亚！你哪儿不舒服吗？”母亲关心地注视着他的脸。

“我看你一定是病了。否则，怎么会瘦成这样子？……”母亲心疼地抓着他苍白的小手说。

“别管他，整天懒洋洋的，生活没规律，哪能不生病呢？自作自受！”

“你说得太刻薄了，……还是带他看医生吧！”

“医生也不能治懒病呀！我看他无可救药了。”

“但……”

“别说了。”

父亲把身子转了过去，又对着桌子，写起名条来了。叙利亚看着父亲稀疏的白发、枯瘦的背影，自己胸口像有块东西堵

着似的。

从前他偶尔咳嗽一下，父亲就到处求医，急得不得了。

而今……

但，和母亲道出实情母亲哪会不告诉父亲呢！那样，父亲将多么愧疚！

叙利亚伤心极了，

他抹着眼泪，仔细地思量着这件事情。

自己做错了吗？

不应该呀！可是真的累病了，那怎么办呢？看医生要花许多钱，还要给父母添许多麻烦。

那不是不孝了吗？

叙利亚一想到这儿，不禁打了个寒噤。但是，一想到父亲那累得直不起的腰，不替父亲分劳，怎能安心呢！

“这样吧，从今晚起只写往常的一半，对于身体总不会有什么害处了吧？”

夜又深了！

叙利亚从床上悄悄爬了起来，轻轻地走到桌子前。

他伸手把墨水瓶向前面移了一下。忽然“啪嗒”一声，厚厚的定户名册被碰掉在地上了。

“哎呀！别把父亲惊醒了！”

他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着，心也怦怦直跳。

还好，并没有什么动静，这才放了心，接着再写。

结了冰的马路上巡警的脚步声，和远方狗叫声合在一起，使这初冬的深夜显得非常冷森。

叙利亚写得快极了。

门外一阵轧轧的马车声由远而近，屋里只剩下笔尖在纸上“沙沙”摩擦的声音。夜静得像深深的海底一样。

叙利亚专心地写着，其实，父亲早已经站在他身后了。

父亲被名册掉到地上的声响惊醒之后，他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发觉叙利亚没在床上，便急忙走了过来。

他的脚步声，开门声，全都被马车的声响掩住了。叙利亚一点儿也没有听到。

父亲的眼睛已涌出热泪了。

父亲一切全都明白了。

于是，父亲紧紧地把儿子抱住了。父亲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懊悔和慈爱！

“啊！”叙利亚吓得失声叫起来，一看是爸爸。

“叙利亚！你不恨爸爸吧？”父亲泪流满面地说。

“爸爸，请您宽恕我！”

叙利亚把头埋在父亲的怀里，眼泪一个劲儿流。父亲把他抱到母亲的床前，将他放在母亲的怀里，哽咽地说：

“你快吻吻我们的心肝吧！多可怜！他这三个月来没有好好睡过，偷着帮我抄写……我还不断地责骂他呢！”

母亲流着泪紧紧地抱着叙利亚，不住地吻他的脸蛋。

“快去睡吧！”

父亲从母亲怀里抱起叙利亚，把他轻轻地放到他的小床上替他摆好枕头，盖上被子。

“谢谢爸爸！别管我了，您快去睡吧！”叙利亚一再这样说。

父亲仍蹲在床边，揉搓着叙利亚的小手。

叙利亚太累了，不久便睡了。睡得非常香甜。

早晨，

父亲仍然握着他的手，头贴着儿子起伏的胸脯，弯着腿，陪着儿子，睡得可香呢！

母亲会心地笑了笑，不忍打搅他们的好梦，又回到厨房，为叙利亚做他最爱吃的苹果饼。

一股香甜的气味流入卧室。

父子俩也正睡得又香又甜哩！

二十六日星期一(每月例话)

17 有志者，事竟成

施泰基的学期考试成绩居然名列第二，仅次于戴洛西。

大家都惊呆了。

记得在开学的那一天，施泰基的父亲带他来学校，当着大家的面对老师说：“请老师费心，多关照这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有些笨。”

听着施泰基的父亲说这话，谁会料到施泰基今天会有这样惊人的成绩！

开始大家在背后都叫他是“呆子”，“石头”呢！

但施泰基肯刻苦，而那种用功劲，实在可怕。

他不论白天、夜晚，不论在家里、在学校、在路上，总是紧闭着嘴，握紧拳头，不断地用功。

谁说什么他都不理会，大家逗他也好、笑他也好，他总是不断地用功，终于一鸣惊人。

结果，却像石头那样的坚强。

他以坚强的意志超过了我们，成为尖子生。

想当初，他对算术一点儿也不通，作文更是不知道在写些什么。

尤其是背诵，简直别提了，老师无论教多少遍，他总是不懂，就像把水灌到漏斗里一样，一边随着就漏掉了。

可是现在却大不同了。最难的算术题，在他来说也容易，写文章得心应手，背书更是惊人得很。

“他简直是一艘战舰呀！”

连从不恭维人的卡伦，都惊叹了！

说他是战舰，太恰当了！他身材短小而粗胖，宽阔的肩膀，扛着一个大大的方头，就像没有脖子似的。

胳膊很短。手很大，力气也大。

大喇叭嗓子，声音像破锣一样。

不论是破报纸，还是烂说明书，只要是写着字的东西，他都拿来读。

零用钱全来买书了。他自己有一个小书房了。

他在教室里不常发言，坐在那儿老是两个拳头摆在双颊上，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听课。

他这样用功，所以成功了。

“施泰基，真是难得！这使我们知道，有志者，事竟成。”老师在发给他奖章的时候这样说。

但是施泰基，没有一点儿得意的样子。

他胸前戴着奖章，回到座位上，立刻又把两个拳头摆在双颊上了。

“了不起！”

我不禁为之惊呆，同时，惭愧自己的努力实在不够，这事对于我无异是一种鞭策。

放学的时候，

他爸爸看到他的奖章一点儿也不相信。老师告诉他是真的，他竟哈哈大笑起来。

他用手拍着儿子短粗的脖子，兴奋地说：“我倒看不出来，你还真行！”

他深情地望着施泰基，眼泪涌上了眼角。

我们全都笑了。可是，施泰基却没有笑。

但我想他心中一定很高兴。他当着父亲的面，对我说：

“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我请你参观我的书屋！”

施泰基很少邀别人到他家去的。
我高兴极了，立即约定了时间。

二十八日 星期三

18 小小图书馆

施泰基家就在学校旁边。

他的书屋，真值得赞美！

“父亲给我的零用钱很少，所以不能买很多书。”施泰基说，“你们条件好，想买多少书就可以买多少。我真羡慕！”

其实，我应该羡慕他。

不论是教科书，还是亲戚送的书，他都好好地保存着。手里有了钱，就都拿来买书，所以比我的书要多得多，而且保存得也比我好。

施泰基如此爱书，他的父亲非常高兴。这架核桃木制的书橱，就是他父亲特地为他买的。

只要将书橱上的细绳一拉，绿色的橱帘就分别向左、右两边分开去，露出三格书来。

书摆得很整齐，书脊上的金字闪闪发着光，有童话、游记、诗集，还有画册。

颜色搭配得很美，白皮的在红皮的旁边，黄皮的在黑皮的旁边，蓝皮的在白皮的旁边。站远处看，像彩虹一样！

“我常变动排列的顺序，看起来像又换了一批新书似的，感觉很好。”

施泰基说完，让我看他亲自编制的图书目录。

他简直是一位图书管理员，轻轻地把书一册一册地拿下来，就把眼睛一眯，吹掉灰尘，看起来真有趣！

施泰基简直把书看作珠宝一样，收藏书是他最大的爱好。一个多钟头，除了书以外，我什么都没有看。

这时，施泰基的父亲走进来，拍着儿子那短粗的脖子，粗声向我说：

“你看这个家伙怎样？笨头笨脑的倒很有恒心，将来或许有点儿希望吧？”

施泰基一向不爱说话，今天我们的谈话虽然不多，但是却使我感到无比的愉快。

回到家，我对父亲说：

“施泰基的人缘不好，长得也不漂亮。而我却喜欢他，不知为什么。”

“今天在他家里，只给我看书，一次也没笑过。可是，我还想到他家里去。”

“嗯！这是因为你敬佩他。”

父亲又补充说，“他很真诚，可以做你的知心朋友。”

四日 星期三

19 纯真的孝行

作文课上，老师看到潘克希那本被火烧去一半的作文本，就问他：

“怎么弄成这样了？”

“是我自己不小心，把它掉到火里去了……”

潘克希用颤抖的声音回答着。当他说到总要说的那句“请老师原谅”时，声音竟小得像蚊子叫一样。

老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

“没关系！这不怪你……我送你一本新的好了。”说完叹了一口气。

其实，老师心里很明白。

这一定是他酗酒的父亲昨晚喝醉了，把桌子上的油灯打翻了。

他是我的近邻，我很清楚他家的情形。

其实，潘克希很可怜！他父亲是个铁匠，手艺很好，可惜整日酗酒，不务正业，什么都不管。因此，潘克希时常饿着肚子来上学。

但是他从不说父亲不给吃的。

他从未抱怨过父亲。

他读的书都是向旁人借的。一本笔记本要当两本用，第一次用铅笔写，第二次用钢笔写。

他穿的衣服都是父亲穿过的，脚上穿的是一双后跟磨破了的大鞋。

可是他并不在乎，只知道用功。他在家如果能有很好的学

习环境，一定会有更优异成绩的。他的成绩不过仅次于戴洛西而已。

可惜，他的父亲每天喝醉了酒回来，无缘无故地踢他、打他、乱摔他的书本。

今天，他的脸上带着爪痕，而且眼睛也肿了。

“你又挨父亲打了？”

到操场去玩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这样问他：

当时并没有别的同学。潘克希竟跳着脚、红着脸，气呼呼地说：

“没有的事！我父亲他从不打我。”

“父亲非常爱我！”这时候，声音很低，眼泪禁不住流下来了。

处处为父亲说好话，这是多么可贵的孝行啊！

第二堂课的时候，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他还在哭呢！一发现有人看他，就勉强装出笑脸来。

我非常佩服他。

十一日 星期三

20 少年鼓手

这是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柯斯脱战役开始第一天的事。

在一座小山头上有意大利步兵六十人，坚守着一所孤零零的房子。

奥地利军的两个中队，从正面和左右两侧向这座山头夹击过来。

一个鼓手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帽沿下的脑门白白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星星。

山头的对面，炮火连天，烟尘弥漫，隐约地看见敌人的白军服和明晃晃的枪刺向前移动。

枪弹如雨一般飞来，墙壁、房瓦、棚板、窗户，都破裂了。碎片乱飞，满屋尘烟。

士兵一个个倒下了，却绝不后退。

这是两军决定胜负的关键。谁得到它，谁就可以胜利，所以绝不能让敌人夺去。

队长是一位老上尉，须发全白了。

在队长的激励下，负伤的士兵也都攀着窗子向敌人还击。

一颗枪弹，从少年鼓手的耳边擦过，把棚上的吊灯击得粉碎。

一个士兵倒下去了。

少年鼓手忙从桌子上跳下来，抱起士兵一看，脸上满是鲜血！

“我不行了。你……你走吧！”

士兵奋力地把他的枪交给了少年鼓手，就咽气了。

少年鼓手立即冲到窗口向敌人还击。这时，有个班长跑来说他：

少年鼓手放下枪，紧跟着班长爬上了楼梯。

他们走进楼顶狭小的阁楼，老上尉正趴在桌子上写着，脚下，有一卷粗粗的绳子。

老上尉严肃地望着少年鼓手说：

“鼓手！”

少年鼓手敬了个军礼。

“你有勇气吗？”

“上尉！我是意大利少年，当然有勇气。”少年骄傲地回答。

老上尉满意地笑了，把他带到窗口说：

“现在敌人还没有深入到后山。我看那边森林附近枪刺的闪光就是我们的队伍。”

“你带着这封信，从窗口顺着绳子下去，跑下山坡，穿过那片田地，到我军的阵地去，把信交给那儿的长官。”

这是重大的任务！少年鼓手非常兴奋。

“把佩带的标志都拿下来，免得敌人注意！”

“是！上尉！”少年鼓手“啪”的一声，敬个礼，接着迅速地摘下军帽、背囊和皮带，把信放进衣袋。

老上尉抱起少年鼓手放在窗框上说：

“我们这一队人的安危，甚至全军的胜败，全靠你的勇气和速度了。”说完，拍了拍少年鼓手的头。

少年鼓手点了一下头顺着绳子溜了下去。老上尉和班长固定着绳子的另一头。

“下坡的时候要把身子伏下来！”

“是！”

“穿过那片田地的时候，要找草多的地方向前跑！”

“是！”这次答话，听来已经离窗口很远了。

少年鼓手的脚就着地后向上望了一眼，绳子打着旋儿地被拉上去了。窗口晃着老上尉的白头发。

少年鼓手仰头又敬了个礼，便像狡兔似地跑下山坡去了。

“一路平安！”老上尉心中默祷着。

忽然在少年附近，尘土飞扬起来，原来敌军的左翼已经伸入左边的高冈，正在上面射击他呢！

“糟了！”老上尉焦急地自语着。

少年鼓手突然倒下去了。

眨眼，他打个滚儿，又爬起来了。

少年鼓手一路歪斜地向前跑着，好像有点儿瘸了。

“到底是被打伤了？还是脚扭了？”

老上尉手扶着窗框，猜测着。

少年鼓手的脚后，尘土又接连地飞扬起来，可他没有再倒下。

“好！好！快跑到那边！”

只要把那封信送到，救兵就会来的。否则，六十位战友势必全部牺牲，而且这个据点一失，整个战局也将不利了。

“快跑啊！快跑啊！”

老上尉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他的声音少年鼓手绝不会听见，可是他还是拼命地一直喊。他同时用那冒出火来的眼睛，估计着少年鼓手距离自己队伍的地点还有多远。

这时，楼下破碎的声音、怒吼的声音、呻吟的声音，混成一片，异常恐怖！

“上尉！敌人用旗号示意我们投降呢！”一位班长跑上

来报告。

“不要管他！”老上尉说，眼睛仍然盯着少年鼓手。

少年鼓手已经到了田地里，可是，看样子跑不动了，好像只是一步一步地拖着走。

“跑啊！怎么不跑了？跑啊！”老上尉一边喊，一边用拳头打着窗框。

少年鼓手躲进田埂草丛里去了。

只能看见他的头向前移动着，忽然头也看不见了。

“完了！被射中哩！”

老上尉紧咬着牙根，往楼下走去。

楼下的惨状，连久经沙场的老上尉都不忍看。

墙壁上、地板上，到处是血，满地伤兵在烟尘中不断地发出惨叫、呻吟。

敌人仍然无情地摧毁这所房屋，枪弹越来越密，砂石纷纷飞落。

“守住，千万不要后退！援兵就要来了！”老上尉高声地鼓励着，同时“刷”地把佩刀拔了出来。

士兵们一听说援兵就要来了，又都有了勇气，还击的枪声再度猛烈起来。

敌军已逼近山脚，隐约可见敌军的脸。

这时敌军忽然竖起停战的白旗。

“停！”老上尉下令。

双方的枪声全都停止了。一阵寂静，气氛越发紧张而恐怖了。

“快投降！”敌军叫嚣着。

老上尉愤怒地回答说：“绝不投降！”

“上刺刀！”老上尉举着指挥刀下令：

“准备突击！为了意大利军的英名，我们一定要奋勇突击。我誓与各位弟兄共生死！”

士兵们，齐声高呼：“意大利万岁！”

重伤的士兵也都拄着枪，摇晃地站了起来。

老上尉推门，正要出发的时候，班长从楼上跑下来，喘息着报告说：

“援兵……来了。”

老上尉急忙冲上楼。

立刻听见远方有潮水似的呐喊声。他从窗口望去，尘沙起处，三色旗正飘扬着。

气势庞大，十分壮观。

“少年鼓手果然完成了任务！”

老上尉从楼上跑了下来，兴奋得红了脸。

意大利的骑兵左突右攻，势不可当，敌军乱了起来。

从山头冲下来的步兵，也呐喊着杀敌。

老上尉领头，左杀右砍，真是英勇！敌军纷纷倒下。

这座小山头，从此解围。

意大利军又调派了两大队步兵驻守此地，并配有两门大炮。

老上尉则率领残兵，随同大部队向北追击敌人去了。

战事一直持续到傍晚，老上尉在最后一次冲锋中，左手受了伤。

战斗结束了。老上尉带着伤，赶到教堂里的临时野战医院去慰问伤兵。

床铺不够，好多人裹着毛毯在地板上躺着。两位军医和许多护士忙碌个不停。老上尉在里面到处搜索他的部下。忽然，屋角那边有人用微弱的声音叫着：“上尉！”老上尉赶过去

一看，是少年鼓手。他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旧窗帘，脸色惨白，瘦得简直不像他了。

“噢！是你。真了不起！你的功劳太大了。”

“是我应该做的。”少年鼓手谦虚地回答。

“你哪儿受伤了？”

“腿。”少年鼓手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流露着自豪和喜悦，他认为这是一种光荣。

“怪不得看你走路有点瘸。”

“当时可真把我急死了！一想到时间耽搁越久，战友牺牲得就越多，差点儿疯了！尽管我用尽全力还是跑不动了。还请上尉多多原谅！”

“那儿的话！”老上尉摆着双手说，血，从他手上的绷带里渗了出来。

“上尉，请你把手伸过来，让我替你重新包扎一下。”

少年鼓手好不容易弄好了。可是，这时，面色忽然更加苍白起来，手也不住地颤抖。

老上尉看他那样吃力，很想把手缩回来，但是少年鼓手却不肯松手。

“不必关心我！得留心你自己呀！你是血流得太多了！你对国家贡献可真不小啊！”

“是的！”少年鼓手微笑着说，“上尉！我对国家的贡献，不仅流血哟！还有呢！”说着把盖在身上的窗帘揭开。

“啊！你……”老上尉大吃一惊，不由得倒退了一步，少年鼓手的左腿，从膝盖那儿锯掉了。

老上尉盯着少年鼓手，他那双像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这时，有一位军医过来，对老上尉轻声地说：

“上尉！这是不得已的。他的膝盖骨被射穿了，这原本很容易医治。但因为他走了太长的路，出血过多，伤口烂了。不锯掉，会有生命危险。”

“唉！”老上尉皱着白眉。

“这少年真了不起！听说要锯去一条腿，一点儿也不在乎。手术是我做的。你知道，这儿没有理想的手术设备。只是局部麻醉，他以意大利的男子汉而自豪呢！没掉一滴泪，没发一声响。

所幸手术成功，看情形不会有问题了。可惜，他已经残废了。”

“但他并不难过。他对我说：‘我总算对国家有了贡献。’”军医说完便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是这样啊！”

老上尉很悲伤地看了少年鼓手一会儿，轻轻地替他盖上了窗帘。

“谢谢您，上尉！”少年鼓手说。

老上尉向后退了两三步，眼睛仍望着少年，立正站着，恭恭敬敬地脱帽行礼。

“上尉！”少年鼓手惊慌地喊着，“您这是怎么了？您是长官！？”

“你听我说！”老上尉热情的说，“我只是个上尉，你却是个英雄啊！”

二十一日 星期六

21 爱国心

安利柯：

我想你听老师讲过爱国少年、少年侦察兵以及少年鼓手的故事之后，一定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爱国，也一定明确了少年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爱我们的意大利呢？

因为，我们都流着意大利祖先的血。

我们的祖先死在意大利，葬在意大利。我们生在意大利，长在意大利。

我们说意大利语，我们读意大利的文。

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以及其他接触到的人们，都是意大利人。

我们周围的高山、流水、树木、花草，以及所欣赏的、所喜爱的、所研究的、所崇拜的……全都是意大利的。

所以我们爱意大利。

你长大后，假如有一天从国外久住回国。当你站在船的甲板上，望见祖国的青山时，你一定会热泪盈眶了。

因为你爱意大利。

那种爱，就是爱国心。

在国外，偶尔在街上听到有人说意大利语，旧会欢喜地走过去和他亲切地聊上几句。

如果有人要恶意地批评意大利，我们听见了必定会怒火燃烧。

若敌人的铁蹄要践踏我们的锦绣河山，意大利的青年

必定奋起，保卫山河。意大利的人民必定忍着离别的苦，勉励爱子去奋勇杀敌，为国效命。全国人民，必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积极支援前线，夺取光荣的胜利。

这都是爱国心的表现。

安利柯！每逢国庆日，你在祈祷之后，应该向祖国这样献词：

意大利！我热爱的神圣国土！

我的父母认为，生在这里、死在这里是最幸福的。

我也认为生在这里、死在这里是光荣的。

我们子子孙孙都愿意为意大利而生，为意大利而死。

你拥有悠久的历史，你拥有众多国民。

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你，但却衷心地热爱你！

我为生在你的怀抱。深感荣耀！

我爱你浩瀚的碧海，也爱你妩媚的青山。

我敬仰你神圣的古迹，光辉的历史。

意大利！我的祖国！我愿意把我的身心全献给你。

我向你发誓：凡是意大利的人民，我要对待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我对意大利的英雄、伟人，就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敬爱。我要做个好的国民，不愧为意大利人。我要不断地修善自己，锻炼自己，将来为国家服务，为人民谋幸福。

我向你发誓：决心为国尽忠！如果敌人胆敢侵犯意大利的国土，损伤意大利的尊严，我会不惜为你牺牲我的生命。

你必须按照誓言，忠心报国。

意大利的少年，人人都能这样，意大利的国土就会永保完整，敌人的铁蹄，就休想踏上我们的领土一步，侵略

者也绝不敢再妄想我们的锦绣河山！

父亲

父亲的信，打动了我的心。

是的！我一定做个意大利的忠贞国民，首先要努力做一个好少年，绝不会有损意大利的颜面。

二十三日 星期一(父亲的信)

22 受伤的石匠

一大群人从大街尽头匆匆忙忙地走过来，脸上全都带着悲戚的表情，低声地交谈着。

一定是出事情了。我连忙跑过去看，戴洛西也从对面赶了过来。

这群人中有三位警察，他们后面有两个男人抬着一个担架。我朝担架上面一看，太惨了！心中一紧。

一个面色和死人差不多的男人躺在上面，脑袋儿上粘着血，头发、嘴巴、耳朵上，也都凝着一块一块的血迹。

一个披头散发、怀抱婴儿的妇人紧跟着担架，疯了似地不停地叫着：

“死了……死了……”

大概是过于悲伤的缘故吧？她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却非常可怕。

一个背着书包的男孩子，跟随在妇人的身后。

“怎么回事？”我问旁边的人。

“那个担架上的男人是石匠。在工作的时候，从五层楼上摔了下来……”

这时，站在我身旁的安东尼，脸色变得很难看，身子一晃，几乎倒下去了。我和戴洛西赶忙把他扶住。他一定是联想到他的石匠的父亲才吓成这个样子。

“别乱想，你的父亲很平安。”戴洛西说。

我能够安心读书，真是幸运，我的父亲整天伏案书写，一点儿危险也没有。

可是，有许多同学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父亲有的稍不留神，就有生命的危险。那些同学能不担心吗？

戴洛西像一个大人似地劝安东尼，他真是个好班长。

安东尼迟迟疑疑地回家去了。

那个妇人仍然不停地喊叫着。

“不会死的！”

周围的人都在安慰她，可是她全听不见，还是一个劲儿地叫。

站在我左边的弗兰奇，两手插在裤袋里，笑嘻嘻的，漠不关心。

忽然，有一位绅士用文明棍把弗兰奇的帽子挑在地上，并且训斥他说：

“你怎么不摘帽子？不懂事的东西！你没有看见因劳动而负伤的人正从这里经过吗？”

戴洛西告诉过我，我早就把帽子摘下来了。听绅士这么一说，赶紧冲着担架深深地鞠了个躬。

二十四日 星期二

23 辉煌的奖章

今天是校庆。

戴洛西得一等奖，这毫无疑问。至于谁会得二等奖，就不一定了。

早晨，班上的同学们一见面，就讨论这个问题。

好不容易挨过了无聊的来宾致辞，庆祝典礼，最后一个节目，就是颁发奖章。

校长请一位蓄有两撇胡须的督学走上讲台。

大家静静地望着讲台。

颁奖开始。各年级的第二名优秀学生按次序走到台前，督学每次都走下台来亲自把奖章佩带在他们胸前。

我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一、二年级的小同学，十分紧张，有的搞错了方向，把校长当作了督学，有的忘了行礼，又转回去补上一个。

因为他们年纪小，督学也不介意，只是一本正经，目不转睛地继续替他们带上奖章。

轮到我们班。一等奖果然是戴洛西。

“看谁得二等奖？”

卡伦正向我说悄悄话的时候，督学提高嗓音喊道：

“二等奖潘克希。”

大家都向潘克希投以敬慕的目光。

“他得二等奖，我真高兴！”卡伦说。

“谁都是的！”我附和着说。

潘克希好像惊呆了似的，只是傻傻地看着我们。

“潘克希！”校长接着喊。

同时，我们的老师也很关心地向他招手。

潘克希这才站起来，不安地走到台前去。

督学一边替他佩带奖章，一边看着他所穿的那套缝补过好多处的大衣服，和他那张带有菜色的脸，用爱怜的语调对他说：

“潘克希小朋友，你要知道，今天发给你这奖章，并不单是因为他学习好，还因为你很孝顺。”

于是，督学冲着我们大家问道：

“你们大家说，他是不是很孝顺！”

“是！”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潘克希眼圈一红，很不自然地冲我们点了点头，充满了感激。

刹时掌声如雷，大家把手都拍红了。

颁奖完毕，全体学生列队到校门口去欢送督学。

没想到，潘克希的父亲这时正好在校门口，他靠着门柱，醉得快要倒了。

校长向督学小声说：

“那个醉汉，就是潘克希的父亲。儿子品学兼优，老子却太不像样了。假如他父亲每天少喝一点儿酒，潘克希小朋友一定会更棒的。”

于是，督学把潘克希叫了来，拉着他的手，走到他父亲的面前。

潘克希讪红了脸，又不禁颤抖起来。

督学走上前去拍了拍铁匠的肩膀。

“喔……谁呀？……这么讨厌！”

大家哄笑了。

“老潘克希先生！醒醒！”

“谁叫我老潘克希先生。”

“我是督学。您瞧！你的儿子在五十四个同学中，得了二等奖啦！”

他品学兼优，将来一定成大器的。

您有这样一个好孩子真幸福！恭喜您，老潘克希先生！

铁匠目瞪口呆，东张西望，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你说什么？”

“您的儿子在学校得了二等奖章。”校长大声地向他嚷着。

“哦！”铁匠这才懂了似的叫了起来。他抬起头，摇摇晃晃地离开了门柱。

督学推了一下潘克希。潘克希立刻扑了过去。

铁匠惊讶，缩着身子，看看儿子的脸，又看看儿子胸前的奖章，过了许久，突然精神地说：“啊！你得奖章啦！”

说完伸了个懒腰，大概是酒已经醒了。

“您的儿子能够得奖，不仅是因为他的成绩优良。最主要的还因为他很有孝心。”督学坦白地告诉铁匠。

“他是很有孝心……”

铁匠伸出粗壮的胳膊，深情地将儿子拥在怀里说：

“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然后，他猛力地把潘克希搂抱了起来。用他那脏兮兮的胡子脸，紧紧地贴着儿子光滑的小脸蛋儿。

潘克希呜呜地哭起来了。

四日 星期六

24 玩具火车

今天卡伦和潘克希一块儿到我家来玩。

潘克希还带着那枚奖章，精神很好。

他父亲从那天起，开始努力工作了，同时一滴酒也不喝了，简直变了个人。

我看见潘克希那么高兴，就把所有的玩具都搬了出来。

“安利柯！这个火车自己会走哩！”

潘克希对我的火车生了兴趣。

我把上发条的钥匙交给了他，他高兴极了，趴在地板上专心地玩。

“安利柯！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呢！”卡伦开心地揉搓着两只大手，侧着头向我低语。

的确，现在的他，我也是第一次看见。我恨不得立刻把那套火车送给他，但，得先问问爸爸。正在踌躇间，父亲从屋外地走了进来，悄悄地把一张纸条塞进我的手里。

我偷偷地看了看那纸条，上面写着：

安利柯，我看潘克希很喜欢你的火车，他大概没见过什么玩具，想想办法吧！

我立即把那套火车收起来，放在他的手里说：

“全都送给你吧！”

“什么？”潘克希不解地看着我。

“这整套火车全都送你了！”

潘克希瞪着大眼睛呆了一会儿。

“真送给我？”他一边说着，一边很兴奋地把火车抱在怀里了。马上有些不好意思似地又交还给我了。

“我怎能要呢？”

他坚决不肯要，真教我为难了。

这时，父亲微笑着凑了过来说：

“你是安利柯的好朋友，他早就想把它送给你，当作你得奖的贺礼。别客气，就收下吧！”

“那么，我可以拿回家去吗？”

“当然可以。”

潘克希的眼睛和脸上现出了笑意。

“谢谢！我马上拿回去给爸爸看。”

他立刻想回去。

卡伦帮着他用手帕包了起来。

他们要走的时候，母亲把一朵小花插在卡伦的领襟上说：

“替我把这朵花带回去送给你的母亲吧！”

“谢谢！”卡伦的声音宏亮，态度诚恳地回答。

潘克希走到门口，转身对我说：

“有空请到我家来玩，到我爸爸的工厂去玩，打铁的火花很好看哟！我还可以送你一些铁钉子哩！”

“我一定去。”

见我答应了他便高高兴兴地走了。

卡伦和潘克希，手拉着手从林荫道回去了。母亲目送着他们，说：

“他说送些铁钉给你，是想感谢你啊！这个孩子性情很温顺，又重感情。”

父亲也接着说：

“喔！我看卡伦那个孩子也很好，安利柯！你有这样好的朋友，真幸福！”

的确，我太幸福了！记得老师曾经说过：“好朋友就是珍贵的财富。”

十日 星期五

25 友人的秘密

昨天，父亲带我到蒙卡利爱里乡下去看别墅，准备暑假去住。

别墅大门的钥匙交给村里一位教师保管着。我们在他那里，看见桌上摆着一个雕刻得很精致的木质墨水瓶。

那位教师说：

“这个墨水瓶对我来说个十分珍贵，很有来历！”

他讲道：

“五六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在多里诺市的监狱教导囚犯。我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地讲着，囚犯们各自站在房间的窗口，把书和本放在窗台上跟着我学习。

房间里光线很暗，除了囚犯们蓬乱着胡须的脸和粗糙干裂的双手以外，什么也看不见。

有个七十八号犯人，比其他的犯人都用功。我每次走过他的窗前，他总是向我恭敬地道谢。”

“他是一个长着黑胡子的青年。他不是个坏人，只是个不幸的人。他原是一个非常正直、手艺很好的木匠，只是脾气大一点儿。”

“有一次，他一时气愤，把刨子掷向虐待他的主人。他的主人不幸被打中头部。”

父亲叹息了一声。

我想起了葛禄西。葛禄西上次因为弗兰奇取笑他的母亲，气愤得扔墨水瓶。

“他事后后悔。所以，自己立刻到警察局自首。”

“警察查明真相后，从轻处罚，仅判处了七年徒刑。

他本来不识字，经我教导之后，逐渐学会了，脾气也改变多了，完全悔改了。”

“有一天，他对我说：‘明天我将转到别的监狱去了。感谢老师热心教导，我学了不少东西，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老师？老师，让我握一握您那常常指点我的手好吗？’”

“我笑着把手递给他，他用手捧着吻了一次又一次，热泪沾湿了我的手。”

教师的眼神发直，回想着当时的情景。

“过了五六年，我差不多已经把他忘记了，想不到前天突然来了一个人。”

“‘您是哪一位？’我问他。”

“‘老师！我是七十八号’他流着眼泪说。我仔细一看，的确是他。不过，须发全都白了，相貌也变了。”

“老师！五六年前您教过我的，我昨天出狱，今天特地赶来拜望您的。

这件东西送给您做纪念吧！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他说着拿出这个墨水瓶。”

“我深受感动，说不出话来，他还以为我看不起他的东西。”

“我连忙把墨水瓶收下，并且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他高兴极了，一再向我表示，以后一定重新做个好木匠。”

“我的心情，没有比那时更愉快的了。”

“太感人了！他实在是个好人。”父亲赞道。

那墨水瓶好像是用铁钉刻的，不知道要费多大工夫呢！瓶盖上刻着花纹，还刻着“永记师恩，七十八号敬赠”几个大字，下面还刻着几个小字“努力和希望”。

回到家，老师所说的话，在我的心里翻腾着。夜晚还梦见一个囚犯在阴暗的监狱里，怀着悔罪的心情，一心一意地用铁钉雕刻着墨水瓶呢！

今天，我在操场上告诉了戴洛西。戴洛西立刻紧张起来，把我拉到树丛中，警告我说：

“这些话你没有对别人说过吧？可说不得哟！”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前天地格露西说他父亲从美洲回来了，他高兴死了。”

“他说他父亲回来的第二天，就带着一个很精致的墨水瓶，不知道去哪儿呢！”

“他说的墨水瓶和你刚才所说的完全一样，也刻着那些字。”

“他父亲并没有去美洲，而是进了监狱。只是格露西并不晓得就是了。”

我明白了，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去看他们，他母亲伤心地哭了，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绝不能让他知道这个秘密！”

我回头一看，格露西耷拉着一只胳膊走了过来。

戴洛西马上从树荫下跳了出来。

“格露西！我们一块儿玩吧！”戴洛西说着搂住他的肩膀。

“开火车吧！”

我用力推着他们俩，推到格露西的痒处，他便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们三个人首尾相接，慢慢地开动了。

最后，三个人一起奔向共同的目标！

十七日 星期五

26 医院的天使

“喂！你往哪里去？”看门的老头儿喊着。

一个土气的少年，正要走进那不勒斯市一所著名的慈善医院大门。

少年停了下来，怯怯地向门房走去。

他的衣服全都湿了，他的裤脚上沾满了泥浆。

“你是远道来的吧？来干什么？”

“我来看望父亲。”少年说着，把手里提着的包袱举起来，里面大概是替换的衣服。

门房的老头儿打量着少年。

看那少年准是从乡下来的，十二三岁，是个黑胖子。

“哦！”老头儿的脸上流露出怜悯。少年就把包袱摆在窗台上。

“你父亲是什么时候住院的？”

“最近……”少年说着掏出一封皱皱的信。

“父亲去年到法国做工，前天回国。在那不勒斯市下船后突然生了病，便住进这家医院来了。”

我父亲的病要不要紧呢？”

“我想不大要紧吧！不过，我不太清楚。你向前一直走，就会看到一个门。走进去，问一问那里的人就知道了。”

少年顶着雨向里边一直走去。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一位白净的护士从小窗口问他。

少年回答。护士又问道：

“是从外国回来的工人吧？”

少年点点头。

“几时入院的？”

“五天前。”

护士想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似的说：

“对了！在四号病房。里边那张床。”护士说着，从里边走了出来。

“病得严重吗？”少年望着白衣护士急切地问。

护士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以怜悯的眼光看着他说：“跟我来！”

少年把鞋在棕榈制的鞋垫上蹭了几下，便紧跟在她后面走去。由于护士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更加焦急不安了。

走上楼梯，是一条长廊。

长廊里静静的。少年放轻了脚步。他一直走到尽头，看见一个很大的门，立即停下脚步，紧张极了。

打在窗上的雨往下流着。

“跟我进来！”护士小声说。

病房里面有二十多张床，分左、右两排并列着。

“有这么多病人！”

少年看了心里有点儿发慌。他顺着中间走道不安地走着。

两边的病人，脸上都没有一点儿血色，眼睛都直勾勾地看着这刚进来的少年，希望会是来看自己的，少年一走过去，都失望地闭上了眼睛。

阴沉沉的病房里充满了药水味。两位护士拿着药瓶和体温表，不停地照顾着病人。

到了病房的最里面，护士轻轻地对少年说：“就是这里！”

少年深情地望着病人的脸。

病人躺在床上，一只手露在被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

“爸爸！”少年握着病人的手，喊叫着。

“爸爸！是我，齐启禄看您来了。妈妈要照顾小弟弟们，不能来。爸爸！您听见了没有？”

病人迷迷糊糊地看了看齐启禄，脸上毫无表情，又把眼睛闭上了。

齐启禄一阵难过，不禁啜泣起来。

眼泪汪汪地看着病人，心想，爸爸不是一向很健康的吗？怎么会病得这么厉害？头发白了，胡子也长得这么长了，脸也肿了，眼睛无神，只有面孔的轮廓和眉毛之间还有些像爸爸平日的样子。

“爸爸！”他悲伤地喊着。可是病人仍一动也不动，不断地喘着气。

“最好和病人多说话，他就会好的。”护士说完便走了。

齐启禄，哀哀地注视着病人。

“爸爸要是死了……”

齐启禄思前想后，坐立不安。

去年在码头送父亲的情景，全家欣喜地盼望着父亲发财回家的心情，接到父亲的信后母亲悲伤的情景，以及父亲一旦死去家人哭泣的样子，一幕一幕都浮现出来。

齐启禄正哭着，忽觉有人轻轻地拍了他一下，猛然抬头一看，原来是老护士长。

“这是你父亲吗？”护士长亲切地问。

“是的！我父亲的病会好吗？”

护士长没有作答，盯着他，说了一声：“院长就要来了！”就匆匆地走开了。

一会儿，院长带着助手和护士走了进来。他们按着病床的次序，详详细细地诊断。

少年盼着他们早点儿来，院长走得越近，他的心跳得越猛。院长终于走过来。院长个子很高，看起来很有学问。他先向少年望了一眼。

“这孩子是……”院长手推了一下眼镜问。

“是这位病人的儿子。”护士长回答。

“啊！是来服侍父亲的。太好了！”

院长笑着抚摸齐启禄的头。他那温暖的手，带给齐启禄安慰和信心。齐启禄确信院长一定能把父亲的病治好。

院长俯下身认真诊断着。

院长看看体温表，又看看病人的气色，然后对护士长说：

“如果他能够保持这样，就会好的。”

于是院长把手消了毒，就要转往别的病床去。

“院长！我父亲的病会……好吗？”齐启禄紧张地问。

院长说：

“别担心！还有希望。有你在身旁照顾，很快就会好的。不过，这是会传染的，所以你要像我刚才那样常常把手消毒才行呀！”

“可是我对他说话，他一点儿也听不清楚。”少年哽咽着说。

明天就会听清楚啦！昨天和今天这两天是最严重的时期，你要小心服侍，不要让他伤心，在病人面前不应该哭！”院长安慰着他说。

是的！在病人面前不应该哭。齐启禄立刻用袖子擦了擦眼泪。

他一心想要好好地照料父亲，可是他不知道怎样做。

他只是替病人整理枕头，盖被子，或用手去摸摸病人的额角，或是……

护士端来一碗汤。

“让我来喂他吧！”

齐启禄接过碗和汤匙，亲自喂着。

病人微微张开发肿的嘴唇，勉强咽下了几口，不断地从眼缝中看着齐启禄，不认识齐启禄似的。

齐启禄心中好难过，但为了安慰父亲，勉强装着笑脸。

晚上，病人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齐启禄在病床旁边，把两张椅子并在一起当床铺睡觉。但是，他总担心夜里父亲会醒来，而不敢入睡，经常睁开眼睛来看看。

室内灯光昏暗，一只苍蝇飞到病人的脸上来了。齐启禄赶忙爬了起来把苍蝇赶跑。

“爸爸！”齐启禄轻轻喊了一声，没有动静，又躺了下去。

齐启禄抱着无限希望合上了眼睛。他在朦胧中，看见父亲的病已经痊愈。他高兴极了。

“爸爸！是我！您知道吗？”

第二天早晨，齐启禄感觉病人总是看着他，而且眼睛里也是露出了愉快的神色。他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爸爸！还感觉不舒服吗？头疼不疼？”

他边说边抚着病人的手，只见病人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

一位年轻的医生来看过两次，说是转好了。

这一天，病人也不时地睁开眼睛看齐启禄在不在身旁。

傍晚，齐启禄喂病人时候，发现病人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他更加高兴了。于是，他讲了些有关母亲和小弟弟们的事情。

也许病人听得不大清楚。但是，病人很喜欢听他那讲的声音，很明显病人总是认真听着。

四天过去了。病人的情况刚好一些，忽然又变坏了。齐启禄尽全力服侍着病人。

病人神色好些，他就高兴。要是痛苦，他就忧伤。

到了第五天，病情又突然严重起来。

护士长急忙把那位年轻医生请来，医生摇摇头，没有希望了。

齐启禄趴在病人的枕边哭了起来。

病势虽然逐渐严重，但神志却似乎清醒了。

病人深情地望着齐启禄，脸上现出喜悦的神色。

除了齐启禄以外，谁喂的他的东西都不肯吃。

一次齐启禄喂他东西时，他的嘴辱动了几下，想要说什么。齐启禄一看这种情形，就握着他的手，极力地安慰他说：

“爸爸！好好休养吧！不久就会好的。”

傍晚，齐启禄正和护士在替病人盖被子，听见有人在门口说：

“护士长在这里吗？谢谢您！我今天要出院了。”

齐启禄听声音很熟，回头一看，一位手上缠着绷带的男子，正在向护士长辞行。

那个男子站在那儿呆住了。原来那个男子才是齐启禄的父亲。

“爸爸！”

“齐启禄！”

齐启禄扑进父亲的怀抱里，哇的一声哭了。

护士长和护士小姐们都很奇怪，纷纷围拢过来。

这时，那位被误认为是齐启禄父亲的病人，睁着发肿的眼睛往这边看。

齐启禄的父亲看见这种情形，便问道：

“齐启禄！怎么回事？你母亲来信说你早已经出发，可是一直看不到你。我很担心！你到底是几时来的？往这边看的那个人是谁？”

齐启禄激动得已经说不出话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父亲惊奇地问。

护士长这才明白赶紧加以解释：

“您和那位病人都是工人，都是刚从法国回来的，而且是同一天进医院的，才弄错了。”

“这个孩子太心急了。没等我们说出病人的姓名，就认准那位病人是他的父亲了。”

“原来是这样。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好了。齐启禄！你这几天非常担心是不是？”父亲偷偷地看着那位病人苍白的脸色说。

齐启禄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好了，我们回家去吧！你母亲在等着我们呢！”

于是，父亲用那只没有缠绷带的手牵起齐启禄的手，齐启禄只是站着不动。

那位病人一直依依不舍地望着齐启禄。

“齐启禄！不想走吗？”父亲催促着。

齐启禄说：

“爸爸！请您等一下！这五天来，我一直把那位病人当作是您。

“最初，他不知道我是谁，后来神志清醒了常见他嘴唇在动，像要说什么话似的。我想他也许是想告诉我，他不是我的爸爸，也许误认我是他的孩子了。

“无论如何，我很同情他，我不忍心就这样丢下他。

“看！他还望着我呢！这几天只有我喂他东西，他才肯吃，

没有我是不行的！

“爸爸！请您先回去吗！让我继续服侍那位病人好不好？”

多么善良的心。

护士长和护士小姐们，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父亲紧紧地抱住齐启禄说：“好孩子！好好看护他吗！”

齐启禄把父亲送走之后，又赶回那病人的床边去。

病人眨了几下肿的眼睛，眼缝中滚出了几颗泪珠。

齐启禄仍和从前一样服侍他。

第二天，病情危险了。傍晚，医生诊断后说，恐怕熬不到天亮了。

这个病人一直都盯着齐启禄。齐启禄往哪边动，病人的眼睛也随着往哪边走，而且嘴唇不时地动着，像是有好多话要说。

那天夜晚，齐启禄一直在服侍病人，没有睡觉。清晨护士长来了，看了一下病人便赶忙把医生请来。

齐启禄焦急地看着护士长。

“道别吧！”护士长贴着他的耳朵说。

齐启禄握住病人的手哭起来了。病人睁开眼睛看了看，就又闭上了。这时候，齐启禄觉得病人在紧握着他的手，是一位孤独的老人，临死前致谢表示。

齐启禄把耳朵贴在病人的胸口一听，病人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护士长从墙上取下十字架，放在死者的枕头边。

“你这样尽心地服侍他，他一定会感到安慰的。”护士长用手指抹着眼泪说。

“你做了一件好事。真了不起！现在赶快回家吧！”医生拍着齐启禄的肩膀说。

护士长从窗前的花瓶里掐了一朵紫堇花插在齐启禄的胸前

说：

“这几天你累坏了。休息吧！把这朵花做个纪念吧！”

“谢谢！”齐启禄哭着答道。

“我家很远，走到家，花就要枯了。”他说着把花朵弄散，把花瓣撒在死者的身上。

死者身上所盖着的洁白被子，被一片一片的紫堇花瓣点缀着，十分美丽。

病房中洋溢着紫堇花的清香。

无异是少年灵魂的象征！

齐启禄提起了包袱，望着死者说：“再见……”

他竟用五天来叫惯了的称呼说：

“再见！爸爸！”说后，泪如雨下。

二十一日 星期二(每月例话)

27 铁匠

路旁人行道上的树木，又发出了新芽，在阳光下，显得特别娇嫩可爱。

午后三点左右，放学回家，吃过点心，和父亲一起应邀到潘克希父亲的工厂去。

穿过繁华的大街，走进一条小巷，就听见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我们走到工厂门前，潘克希正坐在门口的砖堆上，把书放在膝盖上学习呢！

他一看见我们，马上跳下来。

“啊！真的来了。”他兴高采烈地招呼着。

工厂里面的墙壁熏得漆黑，上面挂着做好了了的铁器。厂房里横七竖八地堆满了铁物。

屋角的炉子里，生着焦炭，有一个徒弟在拉着风箱。

潘克希的父亲手里拿着大铁锤，站在炉旁的铁砧前。他看见我们，非常客气地说：

“这位就是送给我小孩小火车的小朋友吗？你们父子俩对我儿子太好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才好！”

说完，微微一笑。以前那种可怕的，凶狠的眼光，完全没有了。

“想看看我怎样打造东西吗？好！马上就做给你看！”

一个徒弟用大钳子，从熊熊的烈火中夹出一根烧红的铁条。铁匠用大铁锤敲打，用另一支手将烧红的铁条翻动，眼看着那根铁条就弯成了预想中的形状。他真行！

潘克希神气地向我们看，在说：“你们看！我的父亲多能干呀！”

“这根做好了。你看！怎么样？”

“嗯！”我佩服极了。

“做得真好！您这样劳动，身体又健壮了吧？”父亲说。

铁匠感觉有点难为情，擦着汗珠说：

“提起从前的事情，真惭愧！我现在连一滴酒也不喝了。先生！您知道这是受谁的影响？”

“哦……”父亲假装着不知道。

铁匠迫不及待地指着潘克希说：

是这个小家伙！做父亲的一味地喝酒，而他却努力读书。当我看见他得到奖章的时候，感觉自己太对不起孩子了。过来！我的好儿子！”

潘克希跑到父亲的身旁，铁匠把儿子抱到铁砧上说：

“我的好儿子！和父亲亲亲脸吧！”

潘克希亲热地和爸爸亲了一阵脸。他父亲虽然是满脸的黑烟，他却一点儿也不嫌弃，结果，自己的脸也弄成黑黑的了。

“真乖！”铁匠笑着把儿子抱下来。

我看看潘克希蹭满了黑烟的脸蛋儿，心想他现在是多么幸福啊！

父亲感触很多地看着他们父子俩。

我们临走的时候，潘克希追过来把一包小铁钉子塞进我的口袋。

在回家的路口，父亲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那个孩子把他父亲救了出来。你送给他的那个小火车，就算是金子做的，并装了满满的珍珠，对于那孩子的孝行，也还是很小的礼物呢！”

我一边走，一边回忆潘克希过去的情形。

潘克希真了不起，他能忍受极大的痛苦，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有那样惊人的好成绩，而使他那酗酒的父亲回心转意……

我多么惭愧！我有良好的读书环境，竟没有得过一次奖章。这样怎能使父母高兴呢？

我自己责备着自己。

天将黑了，路灯也亮了。

许多少年夹在工人队伍中。他们虽然很疲劳，但心情却非常愉快。

他们想快点儿赶回家去急急走着。

那些少年，白天工作了一天，晚饭过后，还要去读夜校！

我想到他们更加惭愧了。

我自己勉励着自己。

今后，我一定要勤奋读书，我要向那铁匠学习，克服恶习，力争上游。

有了这样的决心，顿觉精神倍增！

少年们走过去了，空气中散着汗味。

汗，代表着工作的努力，是他们的骄傲。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昂然地跟着父亲赶路。

二十二日 星期三

28 可怜的盲童

我们的老师病了，我很想他。

他的课，由五年级一位老老师来代。

“你们的老师病了，由我来代课。”

这位年长的代课老师说完，默默向我们看了一会儿。

他看见有一个同学带着眼罩，便走过去。

“小心哟！眼睛可是很重要的哟。”

“老师！听说您当过盲童学校的老师，是真的吗？”戴洛西问。

“是的。我当了五六年呢！”

“您能不能将那里的事情讲一点儿给我们听听？”

“这……”老师两手摁着讲桌，犹豫着。

大家听故事，总是比听课要有兴趣得多。

“老师！讲吧！”

大家吵得不得了。老师竟用两只手把耳朵捂起来了。终于微笑着说：“好吧！我讲给你们听。”

大家高兴极了。后面的同学怕听不清楚，纷纷跑到前面来找要好的同学挤在一张椅子上。

“你们一听要讲盲童的故事，就这么高兴，但你们听了之后，绝不会觉得高兴的。

你们想，盲童们多可怜！什么都看不见。蓝天、红日、皓月、繁星，红花、绿叶、青山、碧水，连他们父母兄弟的长相也看不见。白天和夜晚都分不清。

他们就像被关的黑屋子里一样，见不到光明。你们暂时把

眼睛闭上，试想如果一辈子这样，该是多么痛苦！尽管如此，我初到盲童学校的时候，看他们上课时都很愉快。下课后，更是有说有笑，他们有的去拉提琴，有的去吹短笛，歌声到处都可以听见。

他们并不是没有痛苦，但是，他们不悲观。‘我的眼睛既然瞎了，自己无论怎样哭，也没有用呀！还是努力奋斗，做个残而不废的人吧！’

我看那些盲童的神情，大都像是想开了。只有少数人，有时会现出愁苦的面容，甚至偷偷地哭泣。

他们并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情，为什么要让他们遭遇到这种不幸呢？真可怜！”

老师讲到这儿，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

教室里静极了，大家都在想象着盲童们的痛苦。

戴洛西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来。

“老师！听说瞎子的感觉比一般人灵敏。是真的吗？”

“不错！因为眼睛看不见，只有用别的感官来代替，所以比一般人灵敏得多。

比如说，天一亮，盲童到院子里伸手在空中摆几下就能感觉到当天的气候。

还有，他们能从说话的声音里，分出人的高矮来。盲童们从声调去判断一个人的心意。你只要和他们谈过一次话，他们就能永远记住你的声音。屋子里只有一个人在讲话，其他的人都不出声，他们也能感觉出房子里的人数来。

他们摸摸汤匙，就能知道它亮不亮。女孩子们摸摸毛线，就知道它是不是染过色的。

他们从街上走过，就闻出旁边的商店是卖什么的。陀螺转动的时候，他们只要听声音，就能知道它是不是要倒了，要倒

在什么地方。

他们也能用各种草编出席子和篮子。他们双手更是灵巧，尤其指尖的触觉特别敏锐，手指就相当眼睛。他们的最大乐趣，就是探摸东西的形状和性质。

你递给他一件东西，翻过来翻过去，左一遍右一遍地摸，研究着它的构造和式样。那副神情，既认真又专注。”

“老师！盲童们怎么读书呢？”古路非道。

“他们读书靠手指。他们用手指摸着突出在纸上的点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而且读得很快。他们也能写，但是他们写字用针在厚纸上刺孔，小孔排列的式样，代表着文字，也就是所谓的点字，只要把厚纸翻过来，扎的小孔不是就突出来了吗？”

“他们心算能力很强。他们虽然是瞎子，可是，有许多人的成绩却比你们好。所以，你们要好好用功才对。”

我们是多么幸福！能够看见父母慈祥的面容，美丽的大自然……而我们却不知道珍惜，真惭愧！我今后一定要用功！

“盲童的母亲，时常到学校宿舍来看他们的孩子。那些盲童，一听说母亲来了，就飞也似地扑向母亲的怀抱，两手抚摸着母亲的脸，非常感人。我一到那时，总要流下泪来。”

听了老师最后这段，我的眼睛发潮，连忙把脸转了过去，发现卡伦正在望着我。

他那又大又圆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二十四日 星期五

29 生病的老师

老师的病还没有好。

虽然有别的老师来代课，但是，大家总是打不起精神。我不时向窗外望望，天阴沉沉的，我们的心情也一样。

“老师一病，大家都没精神了！”我和戴洛西悄悄地说。

“是呀！我们应该去看看。”

我们俩约好放学后，一同去看老师。

放学，戴洛西因为校长有事和他说，被留下来。我便自己一个人去了。

我在路上边走，边想着早晨妈妈说的：“你们的老师是累病的。”

老师的确太辛苦了。

妈妈说：“老师每天上六小时课，放学后，要批改学生的作业，准备第二天的功课。哪个学生病了，还要去看。又得常往市政府跑，为穷困学生领文具。一天到晚，都在为学生忙碌着。

老师早起晚睡，连吃饭都不肯多用时间。

我不知不觉已到了老师家的门口，一按铃，有一个女佣人出来开门，把我带进去。

屋子里很暗，老师正躺在床上。

我看他病的样子，心里好难过。

“老师！”我站在床前轻轻地喊了一声。

“安利柯！是你呀！”

老师很高兴，把手搭在我的肩上。那手哪还像是曾经抚摸

过我头顶的手呢？一点儿血色也没有，还一个劲儿抖着。

“你来看我，我很高兴！”老师勉强地笑了笑。

“这次病得很重，不过，会好的，你们别担心！同学都很好吗？我不在，你们可要经常用功啊！”

“是的！不过……”我想说老师不在，大家都没精神。

老师摆着手，打断了我的话。

“跟我习惯了。”老师说完，叹了一口气。

我心里很难过，怕被老师看出来，忙转过脸去墙上照片。

“那都是我这二十年来的学生的照片。我准备死的时候，看着那些照片。”

“别那样说……”

“老师是开玩笑的，你毕业时，送我一张照片吧！”

我点点头。老师从床头拿起一个橘子塞到我的手里，说：

“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你，都是同学们送来了。”

我看着黄黄的橘子，心中一阵难过，几乎哭起来。

“安利柯！我病好了还去教你们。如果不能好，希望你用心学习算术。

“其他学科你都不坏，只有算术差一点儿，你得多努力。

“开始，会感觉很难，如果肯下工夫，慢慢就会觉得容易了。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记住我这句话。”

老师说话很费力，呼吸急促，脸上泛起了红晕。

老师在病中，还不忘教导我，我真感激。他的心血，全都用在了我们的身上了。他多么伟大！我为他祈祷，早日康复。

“老师！发烧吧？”

“不！还可以。”

老师虽然这样说，但他的表情很痛苦，眼睛红极了。

女佣人换好冰袋走来了。

我想呆太久反倒不好，正要告辞时，老师又嘱咐我：

“你要想把算术学好，必须多练。遇到困难，稍停一下，让头脑休息一下，然后再做。不要慌，慢慢来做好一题，再做。要有恒心、有耐力才行。但不要太勉强，免得把身体累坏了。”

我想哭却不敢哭出来。

“老师！请您放心。您好好养病吧！不要多讲话了，要休息。”我在心里这样想。

当我要走的时候，老师让我伸过头去。在我的头上吻了一下，然后伤心地说：

“你回去吧！再见！”

老师说完，便翻个身，面朝墙壁。

我沉痛地悄悄退了出来。

“老师！祝您早日康复！”我在心中这样想着，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二十五日 星期六

30 至情

戴洛西自得知格露西的父亲进过监狱以后，就和他特别要好起来，常送些文具纸本给他，并且帮他解决各种难题。

总是看见他和格露西在一起玩。

最初，谁都不和他玩。大家老是取笑他，常常惹得他痛哭流涕。可是，自从戴洛西和他在一起玩后，大家也常常找他玩了。

因为戴洛西是班长，他做什么，大家也都跟着做什么。

功课、运动，没有一个同学能赶得上他，他为人又热诚，所以全班同学都很敬佩他。

戴洛西长得很俊秀，修长的身材，金色的卷发，真是一位美少年。

他跳跳箱最拿手，对于剑术，他也很有兴趣。

他的穿着讲究，料子都是上等的，钮扣都是金的，像一位王子。脸上总是带着笑，尤其是他那明亮的眼睛，最讨人喜爱。

今天，我仍旧和戴洛西、格露西手拉着手一块儿走出了校门。

在校门口，有一个穿着随便的男子，愁眉苦脸地站在那儿。原来，他是格露西的父亲。

他马上扑了过去，和他爸爸讲了些话，同时，还一再看我们。

他父亲看着我们。

我真有点儿怕，我一看见犯人就发毛。

戴洛西却不同，他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和格露西握手道别。

他父亲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戴洛西。

“你就是戴洛西吧！你经常帮助我儿子，谢谢你！”他父亲的声音非常温和。

但戴洛西向后闪了一下，他也有点儿怕呀！

格露西的父亲凑近戴洛西，低着头，说：

“你喜欢格露西，可是不一定会喜欢我……”

戴洛西顿时满脸通红，摇着头说：

“不会的”

“您现在不又成为好人了吗？”

戴洛西说完，才知道自己说走了嘴，脸红得像火似的。

格露西的父亲脸色马上变了，失神地向后退了几步。

他很怕人家知道他犯过罪，方才戴洛西的话，不是很明显地表示出他已经知道了吗？

戴洛西连忙安慰着他说：

“您是格露西的父亲，我和格露西一样的爱您。”

格露西的父亲，眨着眼睛，睫毛上沾满泪珠！

“谁都认为我可怕，只有你……你那明亮的眼睛，你那温柔的声音，使我感觉神饶恕了我，戴洛西！我得感谢你！”

他的声音又爽朗起来。

他自己一心想好好做人，而一般人偏偏不谅解他，看不起他，猜疑他，使他一直在痛苦的深渊中。

现在听戴洛西说爱他，他高兴了，何况小孩子的话是最真诚的。

不久，他拉着格露西的手走了，每走几步就回头望望我们。

晚上，我和父亲说这件事，父亲说：“戴洛西使他感觉到人间还有温情。今后，他一定会鼓起生活的勇气。”

母亲也插嘴说：“安利柯！我们曾经送给他们一包衣物，

今天，戴洛西送给他们的，比我们的可有意义多了，是人间的至情。”

“戴洛西！真了不起！”我佩服极了。

今晚，我睡得特别香。

八日 星期三

31 争吵

我怀着羞愧的心情写今天的日记。

本来我不想写出来，可还是坦白好。

今天，我和好友柯雷蒂吵了一架，现在很后悔。

柯雷蒂请你原谅我吧！

吵架的起因，只是一点小儿事……

总之，是我不对。

上作文课时，邻桌的他碰了我一下，我笔尖上的墨水落下来，把好好的作文本弄脏了一大块。

我火了，把他骂了一顿。

柯礼智陪着笑说：“别生这么大的气嘛？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看他嬉皮笑脸的样子，气更大了，要道歉，就严肃地说，怎么可以随便一说就算了呢？明明是瞧不起人嘛！

你等着，我非报复他一下不可，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冷不防地撞了柯雷蒂一下，他的钢笔一滑，在作文本上画了长长的一道线。

“你这不是存心的吗？”

柯礼智的脸红了起来，把拳头举高。这时老师正回过头来，他悻悻地放下了拳头，绷着脸说：“放学后，我在路上等你。”

我有点儿后悔了，他碰我并不是故意的，我不应该那样。

我想向他道歉，可是，虚荣心又使我不肯那样做。

我向他瞟了一眼，看见他上衣的肩膀头那儿破了，上面沾着炭末和灰土，大概是早晨来上课前干了不少活儿，恐怕还是一边扛柴，一边背诵课文吧？

我很喜欢他，心里虽在说：“柯雷蒂！是我的不对。请您原谅！”但是，怎样也不肯说出口来。

多年的好朋友一旦不和，我心头好难过。

往事一幕又一幕地浮现在眼前：他到我家来玩，我在他家帮他搬劈柴……多么快乐！

而今，多么令人伤心！

柯雷蒂不断地斜着眼睛看我。

如果我趁他看我的时候，向他道歉或许也就没事了。可是，我错过了这机会。

我看他的神情，好像不是生我的气，却像在可怜我。可是，我却死要面子，反而瞪他。

“一定在路上等我哟！”他又说了一遍。

“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说完，觉得这又何苦来的呢！

虽然他力气大，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怕。只是我理屈，所以说完就泄气了。

后来老师讲的课我都没听进去，作文也写不好了。放学后，我便悄悄地溜出了校门。

刚走到街头，柯雷蒂就从后边追上来了。

“来啦！”我转身紧握着三角板对着他，等他扑过来，就给他一下子。他一口气跑了过来，我立刻举起三角板。

“别这样，安利柯！”柯雷蒂一边用胳膊挡着头，一边笑着说：“我不和你动手。”

我呆呆地望着他。

“是我不好，请原谅！”他竟向我道起歉起来了。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脸热辣辣的，手，无力地放了下来。

“我们还是和好吧！”柯雷蒂攀着我的肩膀说。

“其实是我不对。柯雷蒂！”我说着握紧他的手。
他的手还是那样温暖。
我心里高兴极了。于是，我们俩拉着手向前走去。
在我家门口分别的时候，他和我紧紧地握了好一会儿手才走。

我告诉了父亲后，父亲把脸一沉，对我说：

“你怎么不先道歉呢？明明是你不对呀！他是你的好朋友，你居然要用三角板打他，太不像话了！”

说着，父亲从我手中夺过三角板，折成两截，狠狠地向地板上摔去。

我低下了头，感觉自己死要面子的心理，已随着那三角板的破裂而消失了。

接着，爸爸平心静气地对我说：

“安利柯！如果有人攻击你，只要防御就好了。不到不得已时，绝不要先动手。自己的错，更不能动手了。”

这时，有人在窗外吹口哨。

“是柯雷蒂！”我说。

父亲头向窗外望了望。笑着说：

“快去玩吧！”

我飞也似地跑了出去，热烈地拥抱着他。

二十日 星期一

32 友情

窗外风雨交加。

安东尼仍然没来。

好像一把木梳缺了一个齿儿似的空着一个座位，我看了，心总不舒服。

老师一走进教室，伤心地对我们说：

“小朋友们！它东尼病得很重啊！”

他肯定又去看安东尼的病了。

“他真可怜”

老师擦了擦眼镜，接着又说：

“有时间你们也去看看他吧！”

我想和卡伦一同去看他。我刚一扭头，卡伦就点了点头，表示已经明白我的意思并同意了。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邻桌的戴洛西推了推我说。

雨敲打着玻璃窗。在这样大雨天，去看安东尼，安东尼一定会很高兴吧？

我手里拿着书，可是眼睛却看着窗外。

靠近窗子那棵大树上，有一只小麻雀冷得发抖地躲在枝叶间。

“安东尼不知道怎样寂寞呢！”我和戴洛西说。

放学回家后，我向母亲说了一声就走了。

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雨伞，两手冻得红红的。

我在十字路口，一边等着卡伦和戴洛西，一边想着安东尼。我很喜欢他。

他很有趣。

他一个外号叫“小石匠”。

他圆圆的脸儿像苹果，团团的鼻头像个小皮球。

他最爱扮鬼脸，挤鼻儿、努嘴，活像小兔子，谁看了都要笑。

一次，因为他的劳作成绩特别好，老师夸奖了他几句。他一高兴，扮起鬼脸来，连老师都忍不住笑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父亲，他的劳作特别好。他劳作起来，很认真，做不好，便重做，重做多少次都不在乎，非做到最好的地步不可。一做好，准要扮个鬼脸儿。

我从没看他穿过新衣服，总是穿着补过的旧衣服，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他是独生子，父亲非常疼他。现在，他得了重病，他的父母不知道怎样着急呢！

我想到这儿，眼睛湿了。

不久，卡伦和戴洛西都来了。我们把零用钱凑在一起，买了三个大橘子。

安东尼住在一所古老建筑的阁楼上。

我们敲了一下门，有一个很高大的人把门打开了。是安东尼的父亲。

他满面忧容。

“我们是安东尼的同学，特地来看他的。”卡伦一边说，一边把装橘子的口袋举了起来。

“这……这……你们买东西干嘛呢？”

石匠仔细地看我们的脸。

“唉！这些大橘子，可怜的安东尼恐怕不能吃”

石匠摇着头，用手背擦着眼泪。

我一听，心不由得一紧，没想到他病得这么厉害。

石匠领我们到了屋里，里面又暗又窄。

墙壁上挂着一排石匠用的工具，下面有一张小床，小石匠躺在上面一动也不动。他的脚上盖着沾满了石粉的上衣。

他母亲坐在床边，把脸埋在双手之间哭着。

小石匠面色苍白，骨瘦如柴，喘着粗气好可怜！

他从前多么强壮、多么逗乐……现在，竟病成这个样子。

安东尼！只要你再对我扮个鬼脸，叫我干什么都情愿！

卡伦把橘子放在他的头边，橘子的香味竟把他熏醒了。

卡伦拿了一个递给他，他握了一会儿就放下了，只是直直地看着卡伦。

“知道吗？我是卡伦。”

安东尼笑了笑，很吃力地把手伸了出来。

卡伦用两手捧着他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亲热地说：

“别怕！很快，你就会好的。等你可以上课了，请老师把你的座位调到我的旁边好不好？”

小石匠没有答很疲倦地闭上了眼睛，他母亲又哭了起来。

“别哭啦！”石匠烦躁地阻止着。

“你一哭，我的心都要碎了。”

石匠坐立不安，挠着头。过了一会儿，平静了下来，才对我们说：

“请回去吧！谢谢你们！不用再陪着他了。天快黑了，你们的父母会担心的。”

天黑了。还没点灯，安东尼的脸色看起来更苍白了。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吗？”

“我们可以替您去做一点儿事情吗？”

“不用！不用了！谢谢你们的好意。”

我们想陪伴着安东尼，可是，石匠硬催我们走。我们刚一走出走廊，他就把门关上了。

我们在门前呆了一会儿才离去。当我们走下楼时，忽然听见呼唤着卡伦的声音。

我们又急忙转了回去。

石匠开开门，亲切地说：

“卡伦小朋友，安东尼喊你呢！他已经两天不说话了……你快来吧！”

卡伦一听，兴奋得脸红了起来。

看来，好些了。你们先回去，我留在这儿陪他一夜。请你们顺便向我妈妈说一下。”

卡伦说完，便兴匆匆地走进去了。

戴洛西看看我，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一定会好的，别难过。”我安慰他说。

“我不是难过，而是因为卡伦他太好了，太使我感动了。你看！安东尼多想念他。”

我也有同感，两天没说话的病人，见了他，居然精神会好起来。

我确信侠义的卡伦，他会用他温暖的友情，使安东尼的早日康复。

我们俩站在门外。

忽然，门缝里射出了灯光，隐约地听见小石匠的说笑声。

我和戴洛西相视一笑，轻轻地走下楼去了。

二十八日 星期二

33 春

春天到了，天空，好像蓝宝石那样晶明、美丽。太阳，好像母亲慈祥的笑脸，温柔地照着大地。

马路两旁的树全发芽了，很多家的窗口摆着嫩绿的盆花。

老师病好了！这位从来没有笑容的老师，现在居然看见我们总是微微地笑着。

他额上的皱纹几乎看不出来了，讲课的时候，还讲些笑话呢！

他的身体，显然比生病前健壮多了。

昨天晚上，老师到我家来家访时对我父亲说：“你的儿子很聪明成绩也非常好。”

上学前，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老师讲的大概是客气话，我想你的成绩不见得非常好，多用功啊！”

父亲虽然这样说，可是，脸上堆满了笑。

微风轻轻吹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和花草的芳香。我坐在教室里，像在乡村一样。

老师快活，学生们更快活。

老师讲课的时候，附近小巷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妇人哄孩子睡觉的催眠曲的声音，以及远处营里“嘀嘀答，嘀嘀答”吹号的声音，不断地传进我们的耳朵里。

大家听了，都像着了魔似的高兴。连那向来不爱说话，一心听讲的施泰基，也特别愉快，真是春天到了。

忽然间，打铁的声音更加响了，唱催眠曲的声音也更加美了。

老师停止讲课，笑着望向窗外，轻声地吟着：

“天气这样好！母亲唱出心头的喜悦。父亲努力从事劳动。孩子们奋起直追，勤奋地学习……这是多么美丽生动的一幅图画啊！”

放学的时候，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好像连放三四天假似的高兴。

跟在队伍旁的老师，也很愉快。他的一举一动，也像个孩子似的。

家长们，也都满面春风。

格露西母亲在菜蓝子里，装了不少紫堇花，香气四散，她还没到校门口，大家就闻到了。

她从篮子里捡出一朵，替一位女老师别在胸前。

石匠也满面笑容，等着安东尼回家呢！

安东尼一看见父亲，立即把鼻子一皱，小嘴一噘，扮起鬼脸来，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母亲也在门口等着我呢！

我跑过去，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说：

“妈！不知道为什么，我快活极了。”

母亲说：“这是因为天气好，加上你没有做什么错事。”

我抬起头看看妈妈的脸，感觉妈妈好像更年轻了。

一日 星期六

34 幼儿园

今天下午自由活动。

吃过午饭，母亲一边倒咖啡，一边对我说：

“安利柯！你喝完咖啡，跟我到幼儿园去吧！”

“幼儿园是什么地方？”

“是替人家照顾小孩子的地方。没时间照管孩子，或是贫穷，无力扶养孩子的人们，都可以把孩子送到那里去，托他们照看。听说那里有两百多个小孩儿，都只有四五岁。

邻家想把孩子送去，托我先去和所长讲一讲。”

我们到那的时候，看见好多孩子正手牵着手，走进食堂去。

食堂里有两排桌子，上面摆着两百多个黑色的盘子，盛着饭和豆子。盘子旁边，放着勺子，看起来真有意思。

他们进去时，有的弄错了方向，保姆便赶紧走过去把他们领到该坐的位子上。

有的走到一个座位旁，不管是谁的，就立刻拿起勺子，大吃起来。

“不可以哟！你的座位在前面呢！”

保姆这样说，他才向前走去。可是，没走几步。又这样了。等到走到自己的座位时，已经吃个半饱了。

保姆好不容易才使他们各就各位，等他们全都坐好了，便开始做祷告了。

祷告完毕，保姆刚说“开”，还没说“饭”时，他们就全吃上了。有的拿着两把勺子吃，有的因为勺子被人占用了，用手抓着吃。有的把豆子装在口袋里，有的包在小围裙里，揉成

了浆糊一样。

有的不想吃，只张着嘴，傻乎乎地看着大家吃。有的为旁边一个小孩子打喷嚏，把满口饭菜都喷了出来，他看了只顾一个劲儿地笑，就不再吃了。

我妈妈看着他们。那种神情，好像在说：

“这群孩子多可爱呀！”

然后，保姆告诉他们一些小常识，又教他们唱歌、游戏。

到了吃点心的时间，他们便从墙上取下装着食盒儿的小网兜，走出饭厅，四下散开了。

有的坐在草坪上，有的骑在木马上……，津津有味地吃着。

一眨眼，院子里到处都是面包渣儿。树上的麻雀吱吱喳喳地高兴地叫。

那些孩子们的吃相，可笑极了，有的像小兔子，有的像小老鼠，有的就像小猫儿。有时一下一下地舔，有时一点一点地啃。

有的把干酪弄化了，满手粘糊糊的。

还有许多孩子，把正吃着面包或苹果的孩子，赶着玩。

院子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拿着特别好吃的东西，大家就把他围住，紧盯着他的食盒。

有一个拿糖的孩子，在他身边，围着二十几个人。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

大家尽量说着好话，要他给一些糖在自己的面包上。

那个孩子给这个弄点儿又给那个弄点儿，到最后，糖快光了，就叫他们自己用手指头粘着去尝了。

母亲和所长谈完后，一走到院子里，孩子们就飞快地歪斜着跑过来围住了她。有的拽着母亲的手打提溜儿，有的直往母亲身上蹭，咿咿呀呀的好像要吃奶似的。

有一个女孩子举着吃了一半的橘子，有一个男孩子拿着糖，冲着母亲笑嘻嘻地说：“给你吃！”

有一个拿了一片树叶送给母亲。

有一个女孩子认真地请母亲看她的食指，原来长了一个小水疱儿。

“怎么弄的？疼不疼？”母亲亲切地问她。

“昨天晚上被蜡汁烫了。现在不疼了。”她委屈地回答。

他们都纷纷把自己喜爱的东西——金甲虫啦、钮扣啦、软木塞啦、小花啦，当作珍贵的东西拿给母亲看。

有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男孩子，想要告诉母亲他是怎样跌伤的。可是，他的话一句也听不懂。

还有一个请母亲蹲下去，好像是有什么秘密似的，紧贴着母亲的耳朵说：

“我爸爸是做刷子的。”

这样吵闹着，保姆们急忙来回照料他们。有的因为解不开手帕的结子哭了，有的因为抢夺半个苹果闹翻了，也有的因为跌倒爬不起来而笑了起来。

我们要回去的时候，母亲把面前的几个孩子，每人抱了一下。于是，大家嚷着：

“我也要抱！”

“我也要……”

立刻全都拥了上来。

有的想把母亲手上的戒指摘下来看，有的拉着表链不放。

“当心他们拉破您的衣服！”保姆关照母亲说。

可是，母亲一点儿也不在乎，竟要把他们都抱起来亲了一亲。

不过，人太多了，最后，母亲为难了，只好逃了出来。

孩子们追到栅栏边，把脸贴着栅栏，小手伸出栏外，不住地挥着。还齐声喊道：

“再见！再见！明天再来呀！”

母亲走出来时，衣服被那些孩子揉搓得不成样子了。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嘴角挂着幸福极了的笑。

“多么可爱呀！个个都像小天使……”

我不得又回头望了望。

孩子们的脸还贴着那黑黑的栅栏，白白的小手还在不住地摇着呢！

四日 星期二

35 毅力

今天，第三节是体育课，一下了第二节课，大家就纷纷脱下外套，往操场跑去。

我们在操场上蹦蹦跳跳，像脚下有弹簧似的。

体育老师也提前到操场来了，笑着站在一边看我们玩。

这时，那格的母亲带着那格走过来。

他母亲想请老师准许那格不上机械操。

“太强的运动，这个孩子实在做不了。”他母亲说。

“可以！可以！他的情形特殊，”老师同情地看着那格。

那格的脸色突然红了起来，甩开母亲的手说：

“妈妈！我不是说我能做嘛！”

那格不承认自己不行，似乎不做机械操是丢人的。

他母亲犹豫起来。

“老师！我怕同学们会……”

她没有说完就止住了，可能是想说：

“同学们会笑他。”

但当着同学们，却不好意思。

那格忙摇头说：

“妈妈！同学们不会笑话我的。”

“他既然这么说，让他试试。如果不行，再叫他停下，好吗？”

老师还没有说完，那格就往草坪那边跑去了。他准备把上衣脱下来放在那儿的。

他跑的姿势怪极了，背隆起的地方不住地颤动着，像皮球

似的。

他母亲皱着眉看了看我们，但，我们谁也没有笑。

她这才放了心。

上课铃响了，老师吹了一声集合哨，大家立刻排成两行。

那格的母亲站在树下看了一会儿，放心地走了。

老师领我们到爬杆那，说：

“大家要爬到杆顶，在平台上站好，然后再顺着杆子滑下来。注意！要这样爬才行。”

老师先示范给我们。

“一号……爬！”

班长戴洛西是一号。他像猴子似地爬上去了，身子轻巧，姿势优美。

二号是卡伦。

他笑着，很轻松地爬上去了。看起来，即使背上一个我这么大的人，他也爬得上去。

他真有力气呀！

轮到柯雷蒂了。他爬上后站在平台上，用两只手圈着眼睛当望远镜，装模作样地说：

“好景！好景！”

老师说了一句，他一慌，滑下来的时候，摔了一个大屁墩儿，惹得大家都笑了。

我也爬上去了。大家一一都爬过了。最后，轮到那格。

他那瘦弱的小手，一抓竹杆，有许多人笑了起来。

卡伦把双臂交叉在胸前，眼睛一瞪，那些人便都不敢再笑了。

最近，那格的身体已强壮多了，卡伦常常和他在一起玩，鼓励他，他已经能够拉着旋转塔的把手，轮转了。

不过，爬杆还有些困难。

他拼命地往上爬，红着脸，喘着气，汗如雨下。

“那格！下来吧！”

老师很担心，但他不肯下来，非要爬上去不可。

爬到一半，整个身子缩成个球的，手脚紧紧地攀缘着竹杆，像树上长的结子一样。

哎呀！好险！眼看他手一松，差点儿掉下来，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老师忙用手去推他的屁股，他连连说：“不用！不用！”马上又往上爬了去。

他希望能像别人一样，靠自己的力量爬上去。

多么好强！虽然身体弱，又驼背，但绝不肯落在别人后面。

“向上爬呀！那格，加油！”

“用力呀！加油。”

戴洛西和卡伦都在替他打气。

那格紧咬牙关，用尽全力，拼命爬着。离平台只有一公尺了。

“用力呀！”

大家齐喊。

当那格的手支到平台的时候，下面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很好！下来吧！”

老师边说，边伸出两手，准备接住他。

但，那格不肯就此算了，要和别人一样站在平台上。于是，挣扎了一会儿，眼看他稍一用力就把膝头搭上平台，他居然在平台上站起来了！

他呼呼喘着气俯视着我们。他那没有血色的脸儿，现在好

像红红的苹果一般。

那格开心的笑了。

我们一齐鼓掌喝采。

“那格，你真伟大！”卡伦激动地喊着，眼泪从他那仰着的脸上流下来。

那格挺挺地站在平台上面，一点儿也看不出他的驼背，实在令人钦佩。

突然那格挥起手来，眼睛向校门那边望着。

我回过头去仔细一瞧，在树丛的空隙间，隐约地看见那格的母亲正倚着铁栅栏正向这边望呢！

那格下来之后，老师抱起他来，在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吻了一下。大伙儿都猛鼓掌。

那格的脸红的像火，转着眼睛，样子像个凯旋的战士。

那格没有输给我们，他胜利了。

放学那格的母亲来接他，担心地摸摸这儿、摸摸那儿，一再问他：

“怎么样？”

“没什么！”

“那格做得真棒。”

“他和我们一样爬上去了。”

“那格真了不起！”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很佩服他。

他母亲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亲切地抚着卡伦的头，像是在说：

“全亏你呀！”然后，带着那格走了。

卡伦等他们走后，兴高采烈地拍我的肩膀说：

“安利柯！今后我不在那格的身边，也不会有人嘲笑他了。”

“当然啦！他是了不起的英雄”

五日 星期三

36 温培尔殿下

今天，我要和柯雷蒂去欢迎国王。

早上，我换好衣服，站在窗前的父亲向我招手说：

“你看！他们来了，快去吧！”

柯雷蒂和他父亲，正站在十字路口，仰着头，望着我们挥帽子呢！我连忙跑了过去。

“我们走吧！”他父亲笑着说。

他胸前佩带着两枚纪念章和一枚勋章，胡子整整齐齐，两端翘起来。

我们往车站赶去。柯雷蒂的父亲搓着两手，愉快地说：

“那次打仗的时候，国王还是一位亲王，他是我们的长官。已经有十五年没见过他了。”

他越说越兴奋，越走越快，我们跟着，累得直喘。

“国王还会认得您吗？”

“哈哈！那可不一定了。国王对我们士兵，不一定都能记得。不过，他的神采，我却永远不会忘记。”

他的父亲说完，迈着大步向前奔去。他胸前的勋章，闪着耀眼的光辉。

车站广场，真是人山人海，到处飘着旗子。

有马车，有警察，有士兵，有高举旗帜的团体，还有引人注目的军乐队。

他父亲劈柴店老板扒开人群，领我们挤到前面，快把我们挤扁了。

劈柴店老板拉着我们的手，挤到那边没有人的地方。

“这里不许站人。”警察走过来说。

“我是从前第四十九师第四团的人。”

劈柴老板说着，将胸膛挺起，是让警察看看他那枚勋章。警察一看，便“啪”的一声敬了个礼，说：“可以！”就走了。

“你们看见没有，怎么样？”

劈柴店老板神气地看着我们说。

“国王从前在军队时，我当过他的侍卫，今天让我站近点儿，这也是应该的呀！”

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进站了，全场马上轰动起来。

“来了！来了！”劈柴店老板激动得声音发颤。

“爸爸！国王从前在军队里拿剑吗？”

“当然，剑是一刻也不能离手的。当时敌人的骑兵队旋风似地接二连三突入我方阵地。

“只听见人喊马叫，分不清敌我。我也疯了似地见人就刺。

“突然听见有人狂喊：‘殿下！殿下！’

我定睛一看，天啊！原来敌人的主力军拿着长枪，冲过来了。

“于是，我们一齐开枪，猛烈回击，顿时，周围都被烟尘盖住了。

“一会儿，烟尘散了。地上横着许多敌军的尸体和马匹。

“我担心‘殿下’，回过头去找。‘殿下’正骑着马在队伍中间从容地巡视着，并不断地问：‘弟兄们怎样了？’

“他那英武的神采，亲切的语调，使我们非常感动。大家都发狂似地跳脚高呼：‘温培尔亲王殿下万岁！’

“那时……”

劈柴店老板正说到兴头军乐队奏起国歌来了。国歌结束后他握着我们的手，好像不吐不快似地又继续说下去：

“那时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他现在虽然做了国王，也不会忘记第四团吧！”

“他现在有大人物随侍左右。但那时只有我们士兵。”

“他仅仅二十三岁，真是年轻有为！我们曾经用枪和剑保护过他。从前，他是全军爱戴的亲王，现在他是万民归心的国王！”

“啊！国歌让我的血液沸腾了！”

欢呼的声音从四面响起来。

“立正！敬礼！”

随着响亮的口令，士兵们举起了明晃晃的刺刀。

群众高举着帽子，黑压压一片。

眼看四位绅士，坐上了停在的最前面的马车。

“那就是陛下……”劈柴店老板说着，“啪”的一声并拢了脚跟。

我们举起帽子。马车缓缓地在欢呼声中前进。

我偷偷地看了劈柴店老板一眼，他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表情严肃，直直地挺立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马车。

马车走近我们面前。

“万岁！”群众欢呼着。

“万岁！”劈柴店老板在群众吹呼以后，独自高呼。

国王向他看了一眼，注视着他胸前勋章好一会儿。

于是，劈柴店老板陶醉似地喊道：

“第四十九师第四团！”

本来，国王目光已朝别处了，听见这句话，便又调转过头来，注视着劈柴店老板，并从马车里伸出了手来。

劈柴店老板飞跑上前，紧紧地握住国王的手，国王笑了。

马车过去了，群众拥了过来把我们挤散了。

“柯雷蒂！”劈柴店老板兴奋地叫着。

寻声一看，他高举着右手，在那边的人群中。

柯雷蒂跑了过去。

“快呀！”

劈柴店老板将右手按在儿子的头顶上说：

“这只手是国王握过的！”

柯雷蒂僵着，就像触了电的。

劈柴店老板含着泪，茫然地目送着远去的马车。

人们议论纷纷。

“那个人是国王从前的部下。”

“国王还没有忘记他呢！”

“所以才会和他握手。”

“真是太光荣啦！”

“他好像把什么请愿书给国王了。”

“不！国王好像赐给他一件东西！”

劈柴店老板听了最后这两句话，很不高兴，回过头来，一本正经地说：

“我并没有递给国王什么请愿书，也没有接受什么赏赐。

不过，如果国王用得着我，我倒是会贡献。”

大家都莫名其妙盯着他。

“我所贡献的，就是这腔热血！”劈柴店老板拍着胸脯说。

全场静了下来。

“安利柯！你来！”柯雷蒂说着，握住我的手。

“国王所赐予我的温暖，传遍了全身，我的手现在可热哩！你也来分享吧！”

我紧握着他的手不放，让国王的温暖流入我的心底。

“你们要立志做个意大利的好国民呀！”

劈柴店老板对我们笑着，眼泪一直淌了下来。

七日 星期五

37 老师

今天我很高兴，父亲让我和他坐火车，到孔德铺拜访他从前的一位老师。

那位老师名叫格路赛，在小学一直教了六十年，最近才退休。教育部还特地颁发给他一枚奖章呢！

昨天的报纸曾刊载了这条消息，父亲看后，就决定要去拜望他。

“安利柯！路赛老师今年已经八十四岁了，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

父亲说着把身子靠在火车座位的靠背上，闭上眼睛沉思起来。

“没想到我还能再看见他，我和他已经有四十年没见了。我还记得：他个子很矮，而且有点儿驼背。

你祖母常说，因为老是弯曲着身子和小孩谈话，时间一长，背就驼了。

他对学生们总是很和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父亲看了看表。

“还得半个钟头才能到！”

父亲一个劲儿向窗外望着。

“老师可能不认识我了。我突然拜访他，他一定会惊讶吧？”

父亲微微地摇晃着头，低声说着。

到了孔德铺。

老师的住处很容易就打听到了，他就住在一所小学旁边。我们赶到那里，看见沿路都是绿篱笆。花香浓郁，蜜蜂飞舞的

花丛中，真美！

父亲突然站住，急促地喊：“老师！”

那边一位拄着拐杖、须发都白了的老人，向这边蹒跚走来。他的脚有点儿瘸，腿有点儿抖。

父亲抢上前去，走到老人的面前。老人站住，诧异地打量着父亲。

我走近一看，老人面色红润，很有精神。

“您是格路赛老师吧？”父亲摘了帽子说。

“是的。”

老人也把他那顶黑色宽边毡帽摘下来，他的声音虽然有点儿颤，但很有劲儿。

“我是您的学生和我握握手吧！”父亲说着把手伸了过去。接着又说：

“我是从邱林专程来拜访您的。”

老师惊奇地望着父亲说：

“谢谢你！可你是什么时候的学生？对不起，你的名字……”

“我叫博琪尼。”

父亲接着又把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上学说了出来。

老人低着头想，念着父亲的名字。

父亲笑着看他。

一会儿老师猛地抬起头来说：

“你父亲是不是工程师？”

父亲兴奋地回答：

“是的，没错。您想起来了吗？”说着把手又伸了出去。

“博琪尼！你长得这么高啦！”

老师过来抱住了父亲，他那头白发垂在父亲的头发上，父

亲的脸紧贴着老师的脖子。

老师把我们带到他家。

“博琪尼！我现在全想起来啦！一年级，你坐在靠窗户那排的头一个位子上，是不是？”

你那卷曲的金发，非常漂亮，给我印象最深。”

父亲点点头，笑着。

“记得你是个很活泼的孩子。二年级的时候，生过一场病，病好后到，已经瘦得不像样了。那天，是你母亲送你上学，你还披着母亲的披肩，是不是？”

四十多年了。你竟然没有忘记我，还能来看看我，真难得！”

老师的眼睛湿湿的。

他的两手中了风似地抖着。

“老师！手是怎么回事？”

“这两年开始的。开始我并没有在意，以为马上会好的，想不到竟渐渐地严重了。有一天，在批发作文的时候，手指突然麻，钢笔‘啪’一声掉在本子上，把学生的本子弄脏了。那时，我的心真像刀割一样难受。

后来，只好忍痛离开学校，离开学生，退休了。算起来，我整整教了六十年的书。

最后一天，我上完课，学生们一直把我送到家里。那时，我心里悲伤得不得了。”

老师说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手。

“我的太太和儿子现在都死了。现在，只有两个孙子在种田，他们住的不远。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住。

我每天都要到小学门口去看看学生们。

每次回来，就把从前学生们的作业拿出来看一下。

于是，从前学生的样子，就一一浮现我的眼前，耳边好像

响着学生们喊‘老师！老师！’的声音，这是我最大乐趣！”

老师呆视了一会儿，突然用愉快的声音说：

“对啦！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着，就从柜子里面取出一捆纸卷来。

老师解开绳子，从中抽出一张发黄了的纸，放在父亲的面前。

“啊！这是……”父亲叫了起来。

纸的上面写着：“默写·博琪尼”，字写得歪斜斜的，完全是小孩子的笔迹。

“这是你二年级时的。”

父亲拿起那张纸，出神地看。

“你在回忆，是不是？”

“嗯！我看到上面的圈圈点点，就想起老师从前的手是多么灵活、有力啊！”

父亲的眼角有些潮润，有无限的感伤。

“唉！就是圈圈点点，现在也不行了，恐怕也没有几天了！”

“老师！您的气色很好，您一定是很长寿的。”

“谢谢你！不过，毕竟是上了年纪啦！”

常常有些像你这样的学生来探望我，每次我都在想，这恐怕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吧？”

“千万不要这样想……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请老师到外面吃午饭，请老师一定要去！”

父亲是想转变老师现在的心情。

“谢谢你的好意！你想我的手这么抖，还是不要出去的好！”

“我会服侍您的。记得在一年级的時候，老师曾经把面包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喂我。现在我也那样服侍您好不好？”

老师笑了，父亲也笑了。

于是，父亲殷勤地把拐杖递给了老师。

在饭馆里，只有几个客人。

我和父亲分坐在老师的两边。

老师说说笑笑，风趣不减当年。

老师越高兴，手也越抖得更厉害了，几乎什么也不能吃。

父亲替他切肉，代他撕面包……

老师喝葡萄酒的样子，就像小孩似的用两手捧着酒杯喝。

即使这样，酒杯还是碰得牙齿格格做响，洒了不少的酒。父亲忙用餐巾替他擦。

“今天我陪着老师吃午饭，真高兴极了！又想起在学校师生坐在一起，同进午餐的情景！”

“我也很高兴。博琪尼，祝你健康！”

老师举起酒杯，父亲也举起杯，于是“喀”的一声碰了一下酒杯。

客人、侍者，和的饭馆老板，都向我们看。他们见了这种情爱洋溢的画面，似乎很受感染。

老师不时摸摸我的肩膀，问我生活的情形，问我学校的情形。

吃完饭，走出饭馆，该赶火车了。

老师硬要送我们到车站不可，父亲一再请他回去，他怎么也不肯。于是，父亲搀着老师，老师拉着我的手，我帮老师拿着拐杖，一同向车站走去。

路上好多行人，都笑着向老师打招呼。

“那些人都是我从前的学生。”老师乐呵呵地说。

“到处都是老师的学生呢！我想他们一定都很怀念您的。”

“嗯！到处都。他们大多数都有些成就了。”

老师满脸的喜悦，心里更加安慰。

到了车站，距离开车时间只有一两分钟了。

“老师再见！”

父亲在月台上亲热地吻着老师的脸。

“再见！再见！”

老师说着，两手颤抖着抓住父亲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

我向老师吻别的时候，老师的脸上满是眼泪。

父亲从我手中取过老师的拐杖，另外把自己用的那根镶着银头，刻着名字的手杖递给老师。

“错了。”老师说。

“没有错！请您收下做个纪念吧！”

老师正想推辞，父亲跳上了火车。

“老师再见！”

“谢谢你！再见！今天我太高兴了。”

“我也非常高兴！”

火车开动了。老师还追着车走了五六步呢！

“老师，请回去吧！”父亲趴在窗上说。

老师停下来摇摇头，说：

“恐怕这是最后一次。”

“一定可以再见的。老师，您多保重！”父亲大声地喊着。

老师高高地举起颤抖的手，指着天空，好像在说：

“你在那儿见吧！”

火车的速度加快了。

老师的身影，就在他举手的那一瞬间看不见了。

这时，我的眼泪已流个没完，窗外的青山绿树全都模糊了。

父亲只是静静地看着老师的拐杖。

九日 星期日

38 伟大的消防队员

“爸爸！这次作文，老师没有给我们题目。他要我们自己拟题。请您帮我想个题目好不好？”

“嗯！”爸爸听了开始想。

我坐在地毯上，两手抱着膝盖，眼睛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自己也在思索着。

忽然听见有人敲门。父亲说：

“请进！”

两位消防队员走了进来。

“这幢楼房的烟筒上一直冒着火星，我们想检查一下，以便安全。”

“请便！你们辛苦啦！谢谢！”

消防队员检查过我们的壁炉后，就到上面那几层的楼上去

了。这一幢楼房，住着许多人家。究竟是哪家的壁炉出了问题呢？一个个检查起来，真费工夫哩！所以好久他们都没下来。

“安利柯！有了。‘消防队员’这不是很好的题目吗？现在，我先来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你把它好好整理一下就行了。”

“两年前的一个深夜，我从戏院回来，走到罗马街，看到那里聚集着许多人。

原来，是一幢四层大楼着了火。

火舌和着浓烟从窗口一个劲儿往外喷。

楼上的人吓得狼哭鬼叫，拼命地求救。

我感觉像在恐怖的地狱似的。一辆马车上的铃铛响个不停，飞也似地奔了来。四位消防队员跳下车，立刻就往房子里冲。

这时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女人从四楼的窗口疯狂地向外面叫喊，她的两只手抓住窗外的栏杆，昏昏地想从那里跳下来。

她的脚动了几下，可是窗下并没有可以踏脚的地方，就这样悬在半空中。从窗口喷出的火舌，几乎就要烧着她了。

女人缩着头躲着火舌，两手拼命地抓紧了栏杆。

‘快救她呀！快救她呀！’大家齐声喊叫着。

四位消防队员从二楼、三楼把那些吓得乱跑的人救了出来以后，就往四楼跑去救她。

火源在四楼。

靠近楼梯这边的一个房间着起的。

门前烈焰飞腾，门里一片火海。

走廊上全是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烈焰和浓烟隔住了逃路，许多人都被困在最里边一间大房子里了。他们哭喊着，声音凄厉极了。

消防队员也没法走过去，人群，都绝望地叹息着。

这时，四位消防队员，居然爬到顶楼上去了。

浓烟中有一个黑影，那是首先爬上去的一位消防队员。

他在那盖着冰雪的屋顶上，小心地爬着。

大家都捏着一把冷汗。

这时，那位消防队员已经爬到那危险的地方。

他挥着斧头，在楼顶凿开一个可以通过人的洞。

当他凿的时候，悬挂在半空中的那个女人已经虚弱无力，而且火势也越来越强，眼看着火舌就要卷到她了。

‘啊！完啦！’

大家都着急得不得了。

洞凿成了，那位消防队员立即钻了进去，后面来的消防队员也跟着钻了进去。

这时候，消防车也陆续赶到，于是就在那悬挂着女人的窗前，架起云梯。

不过，大家都认为已经迟了。

‘看样子，消防队员恐怕也要烧死了。完啦……’

忽然，一位消防队员的黑影在窗口出现了，他抓住那个女人的胳膊，用力一提，就把她拖了上来。她软软地倒在他的怀里。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怎样才能把房间里的人们都救出来呢？

云梯离窗口还有一段距离，怎么接得到呢？

大家又焦急起来。

这时，有一位消防队员侧立在窗沿上，把一支脚向外猛一跨，正好踏在云梯上，在半空中成了一个大字。

于是，房子里的消防队员从口把困在里面的人地递了出来递给他，他再一个一个地递给上来的同伴。

最先递下来的，是那个挂了很久的女人，其次是个小孩儿，女人，老人……

全都救下来以后，四位消防队员才一个一个顺着云梯爬了下来。

最后下来的，是最先上去的那位消防队员。

他的脸上一块黑、一块红，眉毛也被烧焦了，但是他的神情却非常兴奋愉快。

大家拥上前去，把他重重包围起来。

这时，大家才知道这位救人的勇士名叫洛比儒。

他的大名，立即传遍了全市，人人都称赞他。”

父亲讲完，盯着我的眼睛说：

“你知道吗？这就叫做勇气。勇气是不能有所顾虑的，要勇敢向前，看见人家有危难，就要毫不犹豫地上前。

消防队员可以说是地方上的勇士，他们救火、防火，贡献实在太大了。

你想不想看洛比儒先生呢？”

“想。”

“过几天我带你去看看他们演习……噢！那位就是他。”

我惊异地回过头来一看，另两位消防队员检查完毕，正经过我们的门口，要走出去了。

父亲指着矮的那位说：

“快去和洛比儒先生握握手！”

洛比儒先生站住了，笑着把手伸过来。

他的手又粗又硬，好有力呀！

握过手之后，他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你要记住！和你握过手的人恐怕有上千、上万。但是，像他那样有勇气、有作为的人，恐怕不到十个人吧？”

我在作文本上工整地写“消防队员”几个字作题目。洛比儒先生的手给我的手带来了力量，所以我很快就把一篇文章写好了。

十一日 星期四

39 寻母之行

“马珂珂！妈妈虽然离开了你，还是常常惦念着你。你在家听爸爸的话，做个好孩子。三年后，妈妈就回来。

妈妈会带来好多好多的钱，好多好多好玩的东西。你乖乖地等着。”

马珂珂想起两年前，母亲满脸泪痕地抱着自己，说着这些话的情景，不禁一阵心酸。

“妈妈！您怎么了？是不是生了大病。”

他一想到这儿，忧愁极了。

可怜的马珂珂，才十三岁。

父亲在热那亚当工人。因为种种不幸，生活穷困，欠了许多的债。

马珂珂的母亲为了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给人家做苦工。

阿根廷远在南美，从意大利去，得横过大西洋。

那里人少，工资高，赚钱比较容易。意大利的妇女，有许多到那里去。

他母亲平安地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便由在那里经商的父亲的堂兄乌兰塞斯科先生，介绍她到一个富人家去做女佣，工资特别高。

得知这个消息后，全家高兴得不得了。

马珂珂母亲的信，是托父亲的堂兄转寄来的，信中说回信也要寄给他转交。

母亲每个月赚的八十块钱，自己一文也不花，隔三个月，

就托父亲的堂兄寄回来。

父亲一点点地偿还债务，同时自己又很卖力，所以家里的经济情况逐渐好起来。

可是，一个家庭里没有母亲，太凄惨了。尤其是小马珂一到了夜晚，就哭着要找妈妈，真够他父亲受的了。

过了一年多。有一天，马珂的母亲寄来一封短短的信，说是有点不舒服，从此就音讯全无了。

写信去问爸爸的堂兄，没有回音。直接写信去问雇主梅贵迺滋先生，仍然没有半点儿信息。最后向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馆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代为查访，还是没有结果。或许他母亲认为替人做女佣是件丢人的事，而故意隐姓埋名，不让人家知道。

又过了几个月，仍然一点儿消息也没有。父子三人，忧心如焚！

尤其是小马珂，好像丢了魂似的，动不动就哭。

他父亲看在眼里，真恨不得马上到南美去找。

可是，工作放不下，两个孩子要人照管，怎么能走呢？

大儿子二十岁，还要赚钱贴补家用，叫他出去也不是个办法。

父亲伤透了脑筋，也没办法。

一天晚上，马珂脸上现出坚决的神情说：

“爸爸！我要去找妈妈！”

他父亲听了没有做声，只是痛苦地摇了摇头。

马珂这片心意虽然值得嘉许，但是，做父亲的怎么能放心让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独自漂洋过海到南美去呢？

他哥哥搂着他劝了一阵子，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去。

“妈妈不是一个人去的吗？我是个男人，更不要紧了。只

要上了船，我就会跟着大家一起到那里。

到了那里，我马上去找堂伯，再到领事馆去打听地址……

我已经这么大了，那里可做的工作很多，只要肯吃苦，回国的旅费是不用担心的。”

马珥珂想念母亲的心快要燃烧了。从他那明亮的眼睛里看得出他的决心。

他父亲听他说得头头是道，认为这个孩子既有勇气又聪明，一定不会出事的，后来也就同意了。

正巧，他父亲有个朋友做过船长。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特地为马珥珂向轮船公司要来一张到阿根廷的船票。

于是，他心中充满了希望。

四月的太阳轻柔地抚着离家人心上的创痕。

海面泛起金光。

“马珥珂，去吧！不要害怕。你有孝心，神会保佑你的。”

父亲和儿子吻别后，偷偷地擦了擦眼泪。

船慢慢地驶离了热那亚。

马珥珂眼看着故乡美丽的影子，渐渐地在水平线上消逝了。茫茫大海，引得他悲伤起来。

一个月以后，他就要和久别的母亲见面了。有这点儿希望，像一颗孤星似的给他那黯淡的心带来一丝光明。然而，这一线光明又那么微小。

“万一妈妈死了，怎么办呢？”

他远离人群，独坐在甲板上的一角，看着波浪胡思乱想，忧虑和恐惧充满了胸膛。

入夜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位神奇的老人，以炯炯的目光看着他说：

“你母亲死了。”

他惊醒过来，出了一身冷汗。

马珂珂时常做噩梦。

船向着南方航行，天气渐渐热了。三等舱里的穷旅客，大都跑到甲板上睡。

马珂珂枕着一盘粗绳子躺着，睡不着。天空的繁星，争着向他那张勇敢而带着稚气的脸一个劲儿眨着眼，好像在安慰他：

“可怜的孩子，别忧愁，你准能找到你母亲。”

马珂珂看着繁星，更勾起了愁绪，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你哭什么？睡不着吗？”旁边一位侧卧着的老人关心地问她。

当那个老人伸出干柴似的手，把他搂在怀里时，他哭得更伤心了。

“别难过！很快就会见到你的母亲了。”老人慈祥地抚摸着马珂珂的脑袋。

这位老人是到阿根廷找他儿子的，他对马珂珂非常同情，非常欣赏。

马珂珂牵着老人的手，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在梦中，波浪拍打船壁的声音竟变成了他母亲的催眠曲，动荡的船身竟变成了舒服的摇篮。他睡得可甜哩！

“怪可怜的！小小的年纪……”

老人心疼地抽着鼻子，繁星频频地眨着眼。

航程迢遥，到了第二十七天，船才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是五月里的一个明朗的早晨。

“天气真好！”

马珂珂认为下船碰到这么好的天气，正象征着前途一片光明。顿时心情舒畅。

“不久，就可以看见妈妈了。”

他想母亲一定就在几里以内的地方。

“终于到了！谁能像我这样闯？”

他心中充满了喜悦和骄傲，兴奋得连钱丢了都不放在心上。上船之前怕被偷，父亲叫他把钱分两个地方放，刚才一看，一个地方的钱已经不见了。

“剩下的一份钱，没有多少了。但见了妈妈，什么事都可以解决了。”

马珥珂随着人群下了船。

他和那位慈祥的老人在码头分手后，像一头小鹿似的，向市区奔去了。

到了市区里，逢人便打听他堂伯的住址罗斯阿尔斯街。

走一条街问一条街。碰见妇女，就仔细地看。

“也许妈妈会从这儿经过呢！”

好不容易找到罗斯阿尔斯街。当他走到一家小杂货店门前的时候，心都好像要跳出来了。

那就是他堂伯的店铺。

“啊！马上就要和妈妈见面了。”

他站在店门前，一时呆住了。

“你要干什么？”店里的老太婆奇怪地看着马珥珂，用西班牙语问他。

“这是乌兰塞斯科的店铺吗？”

“以前是的。”老太婆改用生硬的意大利语回答。

“那……”

“那位先生死了。”

“真……真的？几时死的？”

“啊！大约在两三个月以前吧？因为生意不好，便关门了，

搬到外地去。听说搬去不久就死了。现在，这个店铺由我来开了。”

马珂珂脸色苍白，感觉天旋地转，几乎晕了过去。

“怎么啦？为什么这么伤心，不妨告诉我。”

马珂珂哭着说出了原因。

“好可怜！那么，能找到你母亲做工的那户人家就好了。

老太婆想了一会，突然把手指向街头说：

“街上那个孩子可能会知道。他认识乌兰塞斯科先生的小伙计。”

那个孩子被喊过来了。从他口中，知道了那个小伙计常去送信的梅贵迺滋的家，就在罗斯阿尔斯街的尽头。

“多谢！多谢！”

马珂珂的脸上又有了血色。

“我带你去好了。”

那个孩子爽快地拉着马珂珂拔脚就跑。

两个人一直向街底跑去。马珂珂在途中一再喘着说：

“谢谢你……”

“就是这家！”那个孩子指着一个华丽的大门说。

从大门栏杆外往里望去，里面种着各式各样的花草，庭园里布置得很漂亮。

马珂珂按了一下门铃，从房里走出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用西班牙语问他找谁。

“请问梅贵迺滋先生住在这里吗？”

“以前是的。现在，这房子归我们住了。”

马珂珂一听，仿佛被一块巨石当胸猛击了一下。

“那么，梅贵迺滋先生搬到哪儿去了？”马珂珂凄凄哀哀地问。

“听说到科特准去了。”

“科特准？”马珥珂叫了起来。

“科特准在哪儿？先生家里的女佣也一块儿去了吗？那位女佣是我妈妈，她是不是病了？”

马珥珂说着，泪珠儿滚滚而下。

那女人看他很可怜，便好心地

说：“我父亲或许知道。我去请他出来，你等一等！”

那位女人陪着一位高高的、胡子白白的西班牙绅士走了过来。

绅士用意大利语问他说：

“你母亲是不是热那亚人？”

“是的！”马珥珂抹着眼泪回答。

“那就对了，她也跟梅贵迺滋先生到科特准去了。”

“我只有到科特准去了！”马珥珂坚决地说。

“可怜的孩子！离那儿有七百多里路呢！”

“嘎？”

马珥珂一听，脸色变得煞白，腿也软了，身子直晃。若不是抓住了铁栏杆，一定会倒下去的。

“可怜！”

绅士打开铁门，把马珥珂带到华丽的客厅里。

绅士问明经过后，便写了一封信给马珥珂说：

“你拿这封信到潘卡去。那小镇意大利人很多，两个钟头就可走到。

到了那里，你就去找这封信上所写的这位绅士。在那里有很多人都认识他。他会想办法把你送到科特准去的。”

绅士又掏出几块钱塞进马珥珂的衣袋里。

“那么，你走吧！别害怕，一定能找到你的母亲。不论走

到哪儿，都有意大利人，他们会照顾你的。再见！”

绅士说着，伸出手来，和马珂珂热烈地握手。

马珂珂十分感激！

马珂珂走出大门后，和那个带路的孩子又说了声：“谢谢！”就向潘卡走去了。

他所遭遇的不幸和别人所给予的同情，交织在心底深处。他慢慢地走着。

“哪天才能见到妈妈呢？七百多里路，好远！”

伤心和痛苦像挥不去的蜘蛛网缠在心上，更加重了负担。马珂珂已经累得迈不开步了。

他咬着牙，走到潘卡，已经是半夜了。

坐在一家门前的石阶上打盹儿，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就去找信封上所写的那位绅士。那位绅士立刻介绍他搭乘一艘载运青果的船，先到距科特准三百多里的罗沙略。

“好孩子！跟着咱们走，不用怕？”

话中充满了温情的口音，马珂珂感到欣慰。

船在巴拉那河中缓缓地逆流而上，烟雾迷朦，一望无际。马珂珂可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河。

“把意大利的版图南北加上四倍，也没有这条河长呢！”

马珂珂听水手这么一说，更是惊奇得不得了。

两岸是繁茂的丛林，中有许多橙树，都已硕果累累。

有时，绕过长长的岛，水路狭窄弯曲，看来好像已无路可走，忽又是一片寂静广阔的汪洋。

如果在夜里经过这样的地方，马珂珂总会怕得不得了，感觉好像有妖怪抓他似的。

他每天吃两顿，吃的只是一点面包和肉干。

夜晚，他就睡在甲板上。但是每次醒来，看见那惹人伤心

的月色，总不免暗自流泪。

由于辛劳和忧愁，日见憔悴，在月光下脸色越发显得苍白。

“妈妈也从这里经过的，这样的月色，妈妈也见过呀！”

他想到这里，就不那么寂寞了。

船走了三天三夜。到了最后那天晚上，他刚要睡觉，一个手水轻轻地唱起歌来，使他又忆起幼时母亲所唱的催眠曲，不禁悲伤起来。

他忍了一会儿，终于哭了起来。

“喂！怎么啦！”

意大利的少年哪能哭呢？那多丢人哪！咱们意大利人，不都是一个人到国外闯的吗？咱们无论走到哪儿，都该抬起头挺着胸啊！”

马珂听了，立即振作起来。

“我是意大利少年！我不能给意大利人丢脸！”他紧握着拳头，想。

他那小小的拳头，代表着意大利人的精神。

“为了寻找妈妈，
就是苦死，我也要坚持！”

马珂下了这样的决心。

到了罗沙略，马珂找到了潘卡绅士在介绍片上所写的地址。可是，主人却不在。

“啊……”马珂眼前一黑，使他感到一阵昏眩。

“现在，可怎么办呢？”

从罗沙略到科特准，火车要走一整天，身上的钱要是买了火车票，就没钱住了。

做工吧！像个叫化子似的，谁又肯雇用呢？

马珂疲倦极了，就在路旁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两手

捧着头，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街上的行人，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有的人甚至被他身边的小包袱绊了一脚，也不理睬他。

只有两三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用奇怪的眼光看他，使他很难为情。他只好低下头来，连动也不敢动了。

“喂！你怎么啦？”

忽然有人用意大利话问他。他抬起头一看，一下跳了起来。

“老伯！”

原来是坐同船来的那位慈祥的老人。

“你怎么在这儿。”老人抚摸着马珥珂的头问。

马珥珂把自己和老人分手后的事，一一说了出来。

“老伯！我的钱快花光了，请您替我找个工作好不好？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只要赚几个路费，好去找妈妈。老伯！请您多帮忙吧！”

“你够辛苦的啦！我替你想办法就是了。这里有不少意大利人，大家凑一凑就行了。跟我来吧！”

马珥珂背起小包袱，高兴地跟着老人走了。他感觉天好像也突然晴朗了起来。

不久，到一家旅馆门前，招牌上写着：“意大利之星”。

老人向里面张望了一下，回过头来笑着说：

“我们来得正好，他们都在呢！”

老人把他带进了大厅。

大厅放着许多桌子，很多人端着大杯酒，一边喝一边大声地谈话。

有的人吸着烟卷儿，有的人抽着大烟斗，大厅里烟雾缭绕，阵阵爽朗的笑声回荡着。

“我回来有点儿事情……”老人站在一张桌子前面说。

“怪不得这么快！先喝一杯吧！”一个人说着，就递给老人一大杯酒。

老人接过来，就把它放在桌子上了。

“请停一下！我回来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件事。是有关这个少年的事情。”

老人说着，就把马珥珂拉过来，让他面对着大家。

“这个少年很可怜，为了找母亲，从热那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才得知母亲到科特准去了。

后来得到热心人的帮忙，搭货船，来到了这儿。不料他要找的人不在，身上的钱也用光了。大家说，这该怎么办呢？

我想，大家至少呆以替他凑一笔到科特准去的路费，总不该看着他落难吧！”

“当然，谁会那样无情呀？”

有一个人一只手里拿着一大杯酒，一只手拍着桌子豪爽地说。

“太对了！”

许多有用酒杯底拍打着桌子叫道。

“看见本国人有困难，怎能不管呢？孩子，到这边来！别愁，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喂！大家可都得全力相助啊！何况他又是为了找母亲。

谁腰包里有多少钱，请都拿出来放在这里。”

大家纷纷把口袋里的钱都掏了出来，放在老人的帽子里。

“我们都是工人，没有多少钱。不过，送你做路费是绝对够的。”

老人把帽子里的钱给了马珥珂。一共是四十二块钱。

“谢谢各位！”

“你也喝一杯吧！”

“我不会喝……”

“哈哈！对了！你还小哪！那么，让我们干杯吧！祝你母亲健康，早日和你母亲见面！”

于是大家站起来，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谢谢你，老伯！”

马珂珂扑到老人的怀里哭了。

第二天早上，马珂珂就乘火车到科特准去了。

他心中充满希望，脸上也现出了光彩。

灰黯的云罩着苍茫的荒野，茫茫一片，看不到人家。

枯树看来好像白骨，野火烧剩下的焦黑树桩子像坟墓。

车上除了马珂珂外，几乎没有第二个乘客。于是一阵伤心袭上了心头。

马珂珂索性把眼睛闭了起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然而没有多久，就被冻醒了。

马珂珂身上穿着的还是四月间从热那亚来时穿的夏衣。

森森的冷风从窗缝不断地吹进来。

马珂珂缩成一团，两手紧揉着胸膛，颤抖着牙打得咔咔作响，嘴唇冻得发紫了。

“我会不会冻死？吃了这么多的苦，到科特准真能见到妈妈吗？万一妈妈离开了那里……”

马珂珂的眼泪流个不停。

重重的苦难使他失去了信心。于是，他专往坏的地方想：

“妈妈也许死了吧？”

从一个小站上来了三个大汉，贼贼地看着马珂珂。

“他们是强盗吧？再不然就是小偷！”

马珂珂紧紧地抓着钱包。他越看越感觉那样子，一定不是好人。

其中一个人竟向他走了来。他高高地举着两手狂叫着说：
“请放了我吧！我是个穷孩子，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是来找妈妈的！”

“哈哈！你想错了。”

那个人笑了起来。

“我们不是坏人，你放心好了。刚才你说你是来找妈妈的，怎么回事？”

那个人的言谈非常和善，和他的长相完全不同。

马珥珂叹了一口气，接着道出自己凄惨的身世。

那三个人轮流地抚摸着他的头，一再安慰他说：

“别泄气！你这样的孝心，神会保佑你。噢！你的衣服太少了，怪不得冻得直打哆嗦！”

其中一个人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披在马珥珂身上。

马珥珂放心地睡着了，等到他们三个人叫醒他的时候，从车窗射进的夕阳正晃着他的眼睛。

“喂！快到了。”叫他的人指着窗外说。

教堂钟塔顶的十字架上，反射着灿烂的金光。附近全是白色的楼房。

马珥珂站起来了。

“啊！到了。”

马珥珂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车站上的景物，一片模糊。

他向那三个人告别后，跳下了火车，向站员打听梅贵迺滋先生的住址。

“就在那座教堂的旁边。”

马珥珂提着小包袱，匆匆走出了车站。

夜幕降下，

马珥珂好不容易才摸到那座住宅，他按门铃时，心通通地

直跳。

“妈妈这时候一定会在的！”

一个中年妇人拿着虹烛走出来。

“噢！妈妈。”

马珂兴奋过度得险些晕倒，幸亏手扶着门柱。

可是，等那妇人走近时，并不是他的母亲。

那妇人打量着马珂那副惨样。

“这是梅贵迺滋先生的住宅吗？”

“不，他在三个月前就搬到吐库曼去了。”

马珂一听，顿时瘫倒。

那妇人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流着眼泪，把他抱了起来。

“可怜的孩子！由这里到吐库曼还有六七百里路呢！”

“六七百里……”

马珂两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他哭了一会儿，感觉痛快了一点儿，不再像刚才那么难过了。于是，他抬起头、挺着腰说：

“就是有六七千里，我也要去的。不找到妈妈，我绝不罢休！”

“你真勇敢！”

那妇人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

“哦！有了。”

据她说附近有一个商人，明天要到吐库曼去。

马珂听了，急忙向她所指示的那家走去。

那家门前的空地上，有许多工人手里提着灯笼，正往车上忙着装粮食呢！

一个长着团扇般落腮胡的人，很威风地站在一旁指挥着。

马珂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老板，于是走上前去，向他诉

说自己的困难，请求把他带到吐库曼去。

“没有空位子！”老板冷冷地回答。

马珂珂苦苦地哀求，并且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说：

“这里有十五块钱给您。路上我还可以帮您打杂、喂牲口、搬草、汲水，什么活儿我都能做。只要给我一点儿面包就行了，求您把我带到吐库曼。”

说着说着，他已经泪流满面。

老板被他说得心软了，缓和口气说：

“不是不愿意带你去，车上实在没有空位子。同时，我们也不到吐库曼，只是莱斯德罗。就是带你去，中途也非下车不可，另外你还得走许多路呢！你一个人敢走吗？”

“我敢走，我愿走。”

“那段路，至少也要十天，你走得动吗？”

“只要能找着妈妈，多么远、多么苦我都不怕！就是走不动，我也要爬去。”

“嗯！真有你的！这样的孝子太少了。”老板怜爱地端详着马珂珂。

“好！我答应了。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车上好了，明天一早就出发。”

马珂珂钻进车篷里去了。

一觉醒来，天快亮了。

他望着三星(天蝎座)，感觉那颗蓝色的星星，像母亲的眼睛一样，这颗红色的，像父亲的眼睛一样，中间的是他自己。

“爸爸和哥哥都在想念着我吧？妈妈是不是在那颗大星星那儿呢？”

他正想的时候，工人们都起来了，用六头牛拖着大车，出发了。

马珂珂在其中一辆篷车里睡着香甜的觉，醒来的时候，一行人等正围坐在火堆的四周吃烤牛蹄呢！

“你也过来吃早餐吧！”老板边吃边说。

马珂珂插在大家的中间，慢慢地吃着。

吃完，工人们就睡起大觉来了。因为这儿白天非常热，所以白天休息，傍晚五点再出发，夜里十点休息。

马珂珂天天帮助他们做些苦工，从喂牲口到生火，全是他一人的事。

工人们看他好欺负，什么事都推给他做，还常挑毛病。

马珂珂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浑身酸痛。

一天又一天的走着，走到哪儿都是一片旷野。赤热的火伞高张在天空，热得人透不过气来，手脚露出的部分晒得通红了。

马珂珂被折磨得虚弱极了，面色苍白，眼睛陷了，可是他还是强打精神，做着那些辛苦的活儿。

尽管这样，工人们也不知道可怜他，仍然把他当牛马一样使唤。若不是因为老板常安慰他，马珂珂早就忍受不下去了。

他只要一空下来，就躲在车篷里，趴伏在他那小包袱上哭泣。

觉得自己的精神和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了。

“恐怕熬不过晚上，我就要死在路上了！”

然而，工人們的虐待却越来越大，工作也一天天地加重。

马珂珂终于病倒了。

他发着高烧，痛苦地蜷缩在车篷里。

“妈妈！我再也看不见您了！”

他越想越难过，眼泪泉涌似地流了出来。

除了老板不时送些牛奶或凉水给他，替他按按脉，其他的那些人，谁都会去照顾他。

马珂珂的病热日见严重了。

“我不能死在路上，没有找到妈妈，死也不能瞑目！”

马珂珂的心中燃着生命的火焰。

由于自己的精神和老板的细心看护，病势逐渐好转，没有几天的工夫，竟完全复原了。

可是病好了，旅途中最艰难的日子也到了。

车子已到了吐库曼和莱斯德罗的岔路口了。

“马珂珂！我真不忍心让你下车，病刚刚好……”老板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

马珂珂提着他那小包袱，从车上跳了下来。

老板向他指了指路，又帮他小包袱背好，说：“你快走吧！再见！”

说着，跳上了马，把手一扬，车队又继续出发了。扬起一片沙尘。

“再见！再见！”

马珂珂举着手。

老板挥着帽子。

虐待他的工人们也挥着手。

“再见！马珂珂！”

“祝你一路平安！”

工人们似乎已经后悔了。

眼看着他们在尘土中消失了。马珂珂心中好难过，竟呆住了。

马珂珂踏上了艰苦的旅途。

第一天尽力奔走，夜晚就睡在树下。

第二天疲乏得很，走的路也不多，鞋子破了，脚也起泡了。吃的不好，胃也痛了起来。

这一带，毒蛇很多，他一看见草动，就吓得不得了。

旅途中有一件事使他得到不少安慰，那就是，在广阔无边的平原上走了好几天，如今看到高耸入云的山峰。

隐约中的山峰像阿尔卑斯山一样，他越看越舒服，好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那是著名的安第斯山脉。他还感觉山好像在向他笑呢！

马珥耶昂然地走着，竟忘记了脚痛和疲乏。

走呀！走呀！走到第七天，脚开始流血了，还没有望见吐库曼的影子。

“妈妈如果知道我现在的情况，不知道要怎样难过呢！”

他这样一想，恨不得立刻到母亲的面前。于是又拼命地向前赶路。

傍晚，他向一个旅客问路，那个旅客告诉他说：

“由这儿到吐库曼，只有八十里路。”

“八十里……快到了？”

马珥珂好像喝了兴奋剂似的，直走到天黑。

他又继续走了一天。

夜晚，他坐在路旁的水渠边，凝视着倒映在水中的星辰，想着美丽的明天。

“明天这个时候，就到吐库曼了……妈妈见了我，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呢！”

他兴奋地在草地上打了个滚儿，野花为他助兴，吐着芳香。

可怜的马珥珂，他如果知道母亲现在的情况，一定会没命地奔去。他母亲已经病得快要死了。

“医生说你的病不动手术是不会好的。别怕，不会怎么痛苦的！请你相信我的话，让医生动手术吧！”

梅贵迺滋太太像哄孩子似地劝着马珥珂的母亲。

“不！太太！我的病是好不了了。即使让医生动手术，也没用。”她摇着头有气无力地说。

她的内脏里生了要命的瘤。如果不动手术，就没希望了。

“你也要为故乡的丈夫和儿子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多么可怜呀！”梅贵迺滋先生也在旁开导她。

她流着眼泪，悲伤地说：

“先生！他们恐怕……”

她因为音信突然继绝，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全死了呢？

“别胡说！不会？我已经写信给你的丈夫了，你要放心！还是让医生赶快替你动手术吧！”

“不必！我的身体哪能禁得住动大手术呀！让我这样安安静静地死去吧！”

她说完，把牙一咬，闭上了眼睛，好像一心一意就等着死了。一会儿，她忽又睁开了眼睛，悲伤地说：

“我只想和孩子们见一面。先生！太太！我最想念我的小儿子——马珥珂。”

说得主人俩心惊肉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她为了挽救全家大小而远到海外来做佣人，结果竟要病死他乡。像这样善良而又不幸的人，真是可怜！

“别难过！病好了，你就可以回去和马珥珂见面了。只要你肯让医生替你动手术，病准能好！”

“可是……”

她是在乡村长大的，她心里想，把肚子切开，那么多痛、多么可怕呀！

“不要怕！医生在动手术之前，会用药使你麻醉的。那时，你就一点儿也不会有什么痛苦，不要再犹豫了。

你如果这样死去的话，将来马珥珂知道了，他一定会感到

非常伤心的。”

她流着眼泪，紧紧地握住梅贵迺滋太太的手说：

“你们对我太好了……我死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我恐怕熬不过今天了！若是我先生和孩子们还活在世上……请你们写信告诉他们——我死的时候一点不痛苦……”

“不要说这种话！”

“我命里注定要死在这儿喽！”

她哭累了，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主人夫妇俩就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再征求她的同意，马上就请医生来给她动手术。

医生把动手术的器械刚准备好，她忽然醒来，向四下看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

“原来是在做梦啊！”

“梦见什么？”

“梦见马珂珂来了。”

“只要你活下去，早晚会看见马珂珂的。马上就让医生来给你动手术吧！”

她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

“啊！意大利……热那亚！我的故乡……多么美！马珂珂呀！可爱的马珂珂呀！你在哪里？”

这时，一个女仆从隔壁惊慌地跑了过来，悄悄把主人夫妇叫了出去。

房间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谈话声。

“医生！请您过来一下！”

医生也被请到隔壁去了，病人惊奇地望着门口。

她好像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似的。

不久，医生装着没事的样子走了进来。跟着进来的主人夫

妇，也都故作镇定。

三个人默默地注视着病人。

“她一定会受到刺激。万一她一口气上不来……”

梅贵迺滋先生悄悄地和医生说着，眼睛仍然在注视着病人。

“不要紧！让太太慢慢跟她说。”

医生回答的时候，视线也没有离开病人。

“这样会使她的力气恢复些，对手术有帮助。”医生补充说。

女主人轻轻地走近床边，握着马珥珂母亲的手，小心地说：

“你先冷静，听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病人瞪着眼睛看着女主人，没有说话。

“你用力握住我的手！我告诉你，你最爱的人，想不到已经找来了。”

“谁？”

病人的呼吸急促起来，苍白的脸泛起了红晕。

“镇静！”女主人说。

这时，病人尖叫了一声，突地坐了起来，两手捧着头，仿佛看见了鬼。

马珥珂已经在门口出现了。

“妈妈！”马珥珂奔到了床前。

病人张开枯瘦的两臂，使尽了力气，将马珥珂紧紧地抱在胸前。她疯了似地龇着牙笑了，忽又哇地一声哭了。终于气力不支，倒在枕头上了。

医生给她吃了一些镇静药。没多久，她恢复了正常。她搂着马珥珂，脸贴着脸。

“马珥珂！真的是你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这么远，你怎么来的？只有你一个人吗？你爸爸……哥哥……”

马珂珂简直没法答话。即使有答话的机会也不能说出话来。

“啊！我真的看见马珂珂了！”

“妈妈！我终于找到您了！”

母子落着泪，床单湿了一大片。

“妈妈！您感觉怎么样？我可以侍候您吗？但愿能早日痊愈！”

“医生！”病人喊。

“快点给我动手术吧！我要活下去……快呀！看见马珂珂就不想死了……医生！动了手术我就会好了吧？”

病人和马珂珂亲了脸后，接着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马珂珂！你暂时到那边的屋子里去吧……”

梅贵迺滋先生想拉马珂珂到远一点儿的房间去，可是不成，马珂珂站在走廊上摇头，甩手，说什么也不动了。

“不！不！我要在妈妈身边……医生要做什么……妈妈不要紧吧！”

马珂珂说完竟想挣脱梅贵迺滋的手往里跑。

“别急！听我讲，你母亲肚子里生了个瘤，必须动手术才行。

你跟我到那边的房间去，我仔细告诉你。”

“不！不！我要在这儿，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讲好了。”

梅贵迺滋拗不过他，只好在走廊上轻轻地对他讲。

——他母亲的病是多么的严重，不动手术，也许就活不到明天了。只要手术顺利就不会有危险……

马珂珂听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紧张得要死。

走廊上的空气显得沉闷。

“但愿手术顺利……”

马珂珂祈祷着。

突然一声尖叫。

“妈妈死了！”马珂珂也跟着叫起来通的一声就跪在地板上了。

医生从门口探出头来说：

“你母亲有救了！”

马珂珂傻愣愣地望着医生的笑脸，好像没听清楚。

过了好一会儿，突然扑在医生脚下，大声喊首：

“谢谢您！医生！”

接着哭了起来。

医生搀起他说：

“起来，救活她的是你！”

二十日 星期六(每月例话)

40 绮吉亚

早晨，我到教堂做完礼拜后回到家里，正要去给小鸟添食时，门铃响了。

我忙去开门。门前站着一位身体很棒的中年男人，肩上扛着个大包袱。他一见了我，满脸高兴的喊：

“小少爷！”嗓音很高。

“乔！是你呀！”我万没有想到是他回来了。

我们住在智利时，乔曾在我们家做过园丁。记得他在三年前到国外去了。

“你哪天回来的？”

“昨天。在热那亚上岸的。小少爷！你父亲、母亲都好吗？”

我顺口答了一句：

“都好！”

就大声地喊：

“爸爸！乔回来了。”

“啊！你回来啦！好几年没见啦！”父亲、母亲笑着说。

乔的眼睛湿了。他一向做体力活，但一点儿也不见老，脸还那么红润，精神还那么旺盛。

“快进来吧！”父亲说。

“别客气！我得先去别的地方。”

“是不是想看看你的女儿？”

“是呀！不知道她近来怎么样？我很想她。”

“她很好。前几天我去看过了。”

“谢谢您的照顾！这个包袱先寄放在您这儿，我先去一下。”

“安利柯！你带他去吧！”

“好！”

“小少爷，那就麻烦你了！”

乔的女儿绮吉亚，又聋又哑，很可怜。

乔特别疼她，所以设法让她上了聋哑学校。因为他们家住在孔德铺，绮吉亚的母亲不能常来看她，乔临出国时，曾特地托付我父亲就近多多照顾她。

“老爷！那孩子学得怎么样？”

“她妈妈来信说，那孩子手语大有进步。可是，我不懂那些手势，待会儿见了面，怎么办？”

唉！三年了，见了面一句话也不能说，多么遗憾的事啊！”
乔说到最后，声音都变了。

“乔！到了那里，你就明白了。快去吧！”

父亲拍拍他的肩膀，神秘地笑了笑，然后暗暗向我做个手势。

聋哑学校离我们家很近，乔在途中边走，边伤心地说：

“绮吉亚真可怜！生来又聋又哑。我没听她叫过爸爸，我叫她也听不见。从来没有听她说过话，也……”

听他说话的声音快要哭了。

“不过，她进了聋哑学校，总还算幸运。她是八岁那年去的，现在十一岁了。

十一岁了，还是一句话也不会说。唉！不去看她，心里又想她。一看见她，心里又难过。”

我看乔那样难过，真想把实情告诉他。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因为父亲暗示过我，先不要告诉他。同时，我也认为这样才会使他更加高兴。

不知不觉已经到聋哑学校。刚一进门，一位职员迎上前来，引我们走进了会客室。

“我是绮吉亚的父亲。”

“我去叫她来见你。”职员说完，匆匆地走了。

乔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一会儿摆弄摆弄帽子，一会儿又干咳了一下，显得急躁不安。

门开了。一位穿黑衣服的女老师，领着一个漂亮的女孩走了过来。

“绮吉亚！”

父女俩紧紧地拥抱着。

绮吉亚白白净净的小脸蛋上，泪珠滚滚流了下来。

乔的肩膀不停地抽动着。

不久，乔松开了手，把女儿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啊！长大多了，也漂亮多了。只是……。真可怜……。老师！请您叫她用手势和我谈几句话吧！我虽然不懂。看看也觉得很好。”

老师抿着嘴笑了。

“这是谁？”老师低声地问。

绮吉亚轻轻地回答说：

“我父亲。”

她说得很慢，音调有点儿特别，可是发音却很清楚。

“啊？”乔大吃一惊，向后倒退了两步。

“会……会说话了……绮吉亚会说话了！”

乔揉了好几次眼睛。看他的神情，好像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老师！真是她自己说的话吗？”

“是的。她已经会发音，而且很清楚，不用手势了。”

“那么，她能听见我说的话吗？”

“听不见。”

乔照立即又低下了头，很失望，可是一听到下面的话，马上又抬起头来，笑得合不上嘴。

“就连她自己的声音也听不见。不过，她看您说话的口形，可以知道您说的是什么。

我们学校教的是最新的口语法。

他们看了别人的口形，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太神奇了！”我在心里说着。

乔似懂非懂，只是发愣，好像有些不相信。

他想试一试。

“绮吉亚！父亲回来了，你高兴吗？”

绮吉亚默默地看着父亲，不说话。

“不成！”

“不是不成。她没有回答，是因为她没有看见您的嘴。不要贴着她的耳朵说，请您站在她面前再说一遍。”

于是，乔又说了一遍，绮吉亚用心地看着父亲的嘴。

“父亲回来了，我很高兴！”绮吉亚回答得很清楚。

“噢！真的啊！”

乔猛力地把女儿抱住，紧接着又问了许多。

乔照笑起来了，同时，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

“老师，谢谢您！绮吉亚会说话了，也会算数了。我实在太高兴了，真不知道怎样感谢才好。”

“她不仅会说话、会算算数，还会写呢！地理和历史也懂点儿。

毕业的时候，大概可以受完国民教育。到时候，他们每个人学一种技艺。将来到社会上，绝不至于找不到职业。

这里毕业的学生，现在有许多在当服务员。都和普通人一

样。

“老师！我真不懂，您是怎样教的？我看这可真不容易啊！”
老师叫一位正从门前经过的职员，找一个刚入学的学生来。

找来的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

“请你看，是这样教的，我现在教他发 A 字的音。”

于是，老师张着嘴发 A 的音给那孩子看，并且用手势，叫那孩子学。然后再用手势叫他发音。那孩子发出音来，但不是 A。

“不对！”

老师拿起孩子的两只手，叫他一只手放在老师的胸前，一只手放在老师喉咙那儿再反复地发 A 字的音。

孩子从触觉了解了老师的喉部和胸部的运动，又重新张开了嘴巴试了几次，终于发出了正确的 A 字音。

于是，老师又以同样的方式教他发 O 和 D 字的音。

我很惊讶，乔当然更不用说了，他那种奇怪的表情，实在无法形容。

乔直眉竖眼地看着老师。

“这些孩子都是这样教会的吗？绮吉亚也是这样教会的吗？……啊！老师！您真太伟大了……感激不尽！……”

说着，不住地行礼，泪流了下来。

老师笑着说：

“您太客气了！教他们虽然费力，可是，我从来没有厌烦过。我很喜爱他们学会说话时那种喜悦的样子，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什么劳累都忘了……绮吉亚！你和你爸爸好好地谈吧！”

绮吉亚笑嘻嘻地看着爸爸，她父亲握着她的手，详细地问

她各种事。

女儿答一句，父亲笑一笑，有时还拍着自己的膝盖，越听越高兴。乔笑眯着眼睛，侧着耳朵，好像他女儿的声音是仙乐。

“您可以带她到外面去玩一天。”老师说。

“真的！那太好了。我带她到孔德铺，让他母亲看看，也让别人都看看，她会说话了。他们不知道将会多么惊讶呢！”

说完，便兴冲冲地替女儿披上了小斗篷，向老师道了谢，又找出一枚二十元金币放在桌子上说：

“这枚金币，送给贵校吧！”

“不用！请收起来吧！本校经费还够的……”

“这不过是表示我的一点儿心意而已。”

“我们已经心领了。这是您用汗水换来的钱，我们不能要，请您收起来吧！”说着，老师硬把钱又塞进乔的衣袋里了。

于是，乔无可奈何地拿起帽子，必恭必敬地向老师行了个告别礼。

我们走出校门。

“先到你们家去，让你爸爸、妈妈看看绮吉亚多会说话！”

“啊！太阳……多好啊！”

绮吉亚仰望着太阳快乐地说。声音满甜的。

“光明照耀着四方……”乔好像变成了诗人。

他的一只手扶着我，一只手搂着他女儿的肩膀，摇晃着向前走。

看了他那幸福的样子，我想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恐怕就是乔了吧？

二十八日 星期日

41 夏

夏天到了。

校园里树木青葱，操场边，树荫遮上着体育器械。

课间，我到操场一看，同学们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都把垂在肩上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并戴上了草帽，草帽上还有长长的丝带。

许多小同学穿着短裤，露着雪白的腿，上身穿着一件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还有少数不太注意的同学，敞着怀。

穿海军制服的也很多。

最有趣的是小石匠安东尼。

他头上扣着一顶他父亲给他的大草帽，两只耳朵被压得弯弯的，稍微走快一点儿，帽子就溜到眼眉下边了，他不停地往上推一推。每次往上推的时候，他总要扮个鬼脸，真是好笑。

劈柴店的柯雷蒂，戴上一顶灰色绸的旧运动帽。

铁匠的儿子潘克希，穿的是他父亲穿过的藏青色工作服，一跑起来，衣服就喀吱吱地响。

小商人古路非，脱去那大外套，改用口袋来收藏东西了。他的口袋老是鼓鼓的，一只金龟子从衣袋里爬了出来，爬到他肩上。

从昨天，天气突然热起来的。

意大利的夏天，干燥，雨少，从非洲吹来的热风像火一样。所以少年们都没了生气，像春天般美丽的脸色，都不见了。

尤其是那格，他特怕热，脸色像黄蜡一般，非常难看，常趴在笔记本上睡觉。

幸亏卡伦留心照顾他，一看见他睡着了，就把书翻开竖在他面前遮起来，免得老师看见。

老师也很同情他，总是假装没看见。

我的头也老是昏昏的。在这么热的天里读书，太辛苦了。

从窗口看见校园里的清凉树荫，真想飞过去。

可是一想到这样怎么对得起母亲呢？精神又振作起来。

每天放学回家，母亲总是先看看我脸色，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怕我受了热。

早晨，母亲总是按时叫醒我。

“起来吧！快到暑假了，我们又可以到乡下去了。这一个月，你可不能放松呀！”

她常常对我说：

“安利柯！你看有些孩子不是在烈日下的田野中，或火热烫脚的沙滩上，流着汗，工作吗？有些孩子不是整天在玻璃工厂里被火焰烤着吗？

你想一想他们你就不会感觉教室里热了。

越说‘热’就越感觉热，其实不见得真那么热。

你要坐直了，一心一意地听讲，心一静自然就凉快了。

热的时候，更应该努力锻炼心静才是。”

不过，我和戴洛西比起来，还差得远呢！

他绝不叫一声热，打一下瞌睡，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认认真真的。做起功课来一点儿也不叫苦。只要坐在他旁边，听到他呼吸的声音，也能振作起来。

此外，还有两个人，热浪和睡神对他们都无可奈何。

一个是战舰——施泰基，睡神来的时候，他就用笔尖杵脸。实在太倦的时候，就咬紧牙关，用力把眼睛睁大。那样子像要把老师吞下去似的。

另一个是小商人古路非。他见钱眼开，背着老师，在桌子下面用红纸糊团扇，把火柴盒上的商标纸剪成花形贴在上面，然后一把卖一个铜板。

但是，最令人佩服的还是柯雷蒂。听说他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帮助父亲扛运劈柴呢！

所以，每天到了十一点，他就困得睁不开眼，头就低了下去。

于是，他自己猛力地摇着头，有时候用手敲着脖子，或者请老师准他出去用冷水洗脸，有时候还请坐在他旁边的人推推他、拧拧他。

可是，他今天终于忍不住，呼呼地睡着了。

老师大声地叫着：“柯雷蒂！”他也没有醒来。

那格慌张地站了起来，他说：

“老师！他今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了，搬劈柴搬到七点。”

于是老师让他继续睡，讲了半个钟头的课以后，才走到柯雷蒂旁边，在他脸上轻轻地吹了一口气。他惊醒过来，揉眼一看，老师正站在面前，一下慌了。

老师抚摸着他的头说：

“我不怪你。因为你睡觉不是因为懒惰，是因为太累的缘故。”

42 少年马里奥

十二月的一天，乌云满天，海水的蓝色浓得怕人。

海上有一艘从利物浦开往马耳他岛的轮船。

这条轮船上有船员六十人、乘客一百四十人，船长和船员们基本上是英国人。

“好大的浪哟！”一个十二三岁的意大利少年，望着海空说。

少年独自坐在船头卷着缆绳的地方。他的脸盘儿又圆又黑，小矮个儿，又粗又壮，看样子很结实。

破旧的衣服外面套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大衣。

他住在三等舱，手托着腮帮子，无精打采地望着远方，心事重重的样子。

“马里奥！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同伴呢！”一个意大利水手，拉着一个小女孩儿走到少年的面前说。

马里奥睁开眼睛看，这女孩子面容清秀，身材苗条，年龄和他相仿，比他高一点儿，短短的卷发包在红头巾里，耳朵上带着银耳环。

“坐呀！你到哪里去？”马里奥先开口问。

“先到马耳他岛，然后到那不勒斯去。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在盼望我回去呢！”女孩子这样说完了，甜甜一笑。

“是回家去呀！”马里奥很羡慕地说。

马里奥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父亲在英国做工，几天前在利物浦死了。

“你的爸爸、妈妈呢？”女孩子问。

“都死了。我要回到故乡帕菜谟去，因为我还有一位远亲在那。这次，多亏领事馆的帮忙，我才能搭上这条船。”

女孩子同情地看着少年，其实，她自己的身世也很可怜。

虽然是家人都在，但是家里很穷，父亲不得已才把她送给住在伦敦的婶婶家寄养。

“你叫什么？刚才我没有听清楚。”

“我叫马里奥。你呢？”

“克莉泰。”

女孩子拿出饼干，分给马里奥吃。马里奥也从破包里取出了面包和水果，分给女孩子吃。

风越来越猛，大西洋上波涛汹涌。

船摇得很厉害，乘客都回到船舱里躺着去了，甲板上除了正在工作的水手外，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但是，这两个孩子仍然在甲板上谈着，他们一点儿也不晕船。

克莉泰开始织毛线袜子。马里奥静坐在一旁，时而看看她那细细的小手，时而望那汹涌的波涛，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天色越来越暗，周围一片朦胧。

“天黑了。”

克莉泰说这话的时候，船身突然一倾斜，一团白毛线骨碌骨碌地滚走了。马里奥赶忙替她捡了回来。

“谢谢！我该下去了。晚安！”

“晚安！”

“今晚，大家都睡不好了。”先前那位意大利水手，很关心地跑过来说。

“你们看！那边的浪好大！夜里可要不安静哟！早点儿下去吧！”

他们俩不禁害怕了起来，慌忙往梯口跑去。这时，一个浪头“轰”地一声打了过来，水沫急急地在甲板上流着。

“啊！”

马里奥脚一缩，跌倒了。

“好险呀！”

克莉泰说着，把马里奥扶了起来。

马里奥的额上流出了鲜红的血。克莉泰黄色的上衣胸前被染上了血迹，像一朵红花似的。

“哎呀！血……”

克莉泰从自己的头上取下红头巾，当作绷带给马里奥包在头上。

“疼不疼？”

“不怎么疼！”

眼看又一个大浪头来了！于是他们俩手拉着手，赶紧跑到船舱里去。

深夜，可怕的暴风来了，凶猛极了。

一根桅杆从根部被折断了，船头载着的四头乳牛也被冲走了，两只救生艇也被狂风吹跑了。

女人和孩子们凄厉地哭喊着，十分可怕。

马里奥和克莉泰吓得直打哆嗦，但是仍然手拉着手。

船长的嗓子都喊哑了，仍然指挥水手们奋力抢救。可是，大波浪却仍然无情地撞击着，好像非要把这艘船打沉不可似的。

天亮了，风却越来越大，巨浪从旁边打了过来。

甲板上的东西全被打得粉碎后卷入海里了，海水不断地从梯口灌进船舱。

“水灌进来了！”船舱里的工人，一边喊一边从船底逃了出来。

船底破了，海水把发动机淹熄了。

“抽水机！”船长大吼着。

船员奔到抽水机旁，拼命地往外抽水。

可是，海水不停地往里灌，再拼命抽也没有用，船逐渐下沉了。

乘客都躲到大餐厅里，个个面色如土。

船长也走进来了。这位在海上奋斗了几十年的老船长，此时明白这条船要毁了。

“船长！还有救吗？”

“船长！您得想办法救我们哪！”

你也喊，他也喊，吵得不得了。

老船长悲哀的摆动着两手把吵声压了下去，冷静地说：

“请想开一点儿吧！”

这是告诉大家已经没救了。

顿时呼天喊地，好多妇女昏倒了。

马里奥紧紧地握着克莉泰颤抖的手说：

“冷静点儿！可能还有希望。”

男人们把昏倒的妇女抱起来，跟着船长走上了甲板。

船已经沉下去一大半了。

“放救生艇！”船长命令道。

仅存的一艘救生艇放下去了。可是，上面载不了许多人，只有最先的少数人登上了救生艇。

“船长！快下来吧！”水手们在救生艇上喊。

船长摇摇头。

“我宁愿死在船上。”船长表现出严正的态度。

“那……”

“船上有这么多乘客，做船长的怎么能离开呢？还是多救

一位乘客吧！”

水手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悲哀地望着船长。

“谁下来？”水手问。

“一位妇女吧！”甲板上的男乘客异口同声地喊着。

一位妇女由船长搀扶着走了过来。但救生艇已经离大船一段距离了，她往下一看，竟昏倒在甲板上。

别的妇女也都没有勇气往下跳。

忽然有一位乘客说：

“让一个小孩子下去吧！”

马里奥和莉泰听到这句话，立刻跑了过来，伸着手齐声喊着：“救我吧！”

“小的！快点，小的！”水手们叫着。

克莉泰一听，呆了一下，立刻垂下了两手，直瞪着马里奥。

马里奥也看着她。马里奥忽然看到她黄上衣胸前的血迹，想起她救护自己的情景，神情突然愉快起来。

“小的！快呀！”水手们焦急地喊着。

“你轻，你去吧！”马里奥拍着她的后背，镇静地说。

“你小，应该是你。”克莉泰向后退着说。

“你去吧！你死了，你的父母将多么悲伤呀！我死了没有人会哭的……去吧！”

“不！应该你去。”

“把孩子扔下来好了。”水手们急叫着：

马里奥把克莉泰抱了起来，用力扔了过去。克莉泰叫了一声：“呀！”身体已经被一个水手接住了。

一个大浪把救生艇冲得离大船更远了。

“船长！再见！”水手们摇着浆，向船长告别。

“喂！照顾乘客！”船长挥着手说。

马里奥站在船长身旁，昂着头，像个男子汉，他长长的红发随着强风乱舞，红红的脸蛋儿焕发着光彩。

水已经淹到甲板上了，留在上面的乘客互相拥抱，做永别。水手们为了躲避大船沉没时将卷起的漩涡，拼命地划走了小艇。

“马里奥！我对不起你。”

克莉泰泪流满面，她边喊边把双臂向马里奥张开来。

“再见吧！”马里奥高举两只手回答着。

他的声音非常响亮，绝不像个将死的人的声音。

“再见！”克莉泰的声音被哭声和风声淹没了。

救生艇掠过狂浪，继续向前划去，远见大船的甲板上好像开了万朵银花。

船长握着拳，在栏杆上站着。乘客纷纷跳到海里去了。

马里奥突然跪了下来，合着手，仰望天空。

“马里奥！我对不起你！”克莉泰说着，用手把脸捂了起来，不忍心再看。

一会儿，克莉泰畏畏缩缩地睁开眼睛，大船已经看不见了。

克莉泰呜呜地痛哭起来。没想到，她上衣胸前那块血迹，竟成为为她而死的英雄的遗念。

二十四日 星期六(每月例话)

43 努力求学

安利柯：

你好像不喜欢上学了。这几天，我看你上学的时候，总是无精打采，你可知道，这让你和我母亲多么失望啊！

开始，我还以为是你不舒服呢！医生检查很正常，我想，你是对学习厌倦了。

其实，如果不让你上学，整日让你闲着玩，恐怕不到一星期，你就会无聊极了。天天上学固然很累，天天闲着没事做更难受。当你感觉时间一点点失去时，生活还会有什么意思吗？

你如果在课堂上非常专心听讲，下课走出教室来，一定很愉快，否则，只是数着手表上的秒针、分针转动，一心等着下课，你的一定感到枯燥无趣。

如果说：“天气太热，不适合读书。”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

你看那些刻苦的少年，白天在工厂里做工，大汗淋漓，晚上甚至连洗澡的工夫都没有，就赶着上夜校。他们的精神多么可敬啊！他们难道不热吗？

上班的人，也常常抽空看书，不断充实自己。安利柯，你得勤奋求学呀！

你如果不想去，不妨想想下面的话。

现在，意大利有三百多万学生，都正在兴高采烈地往学校走呢！

同时，全世界无数的学生，也在往学校走啊！

有的学生在乡村中幽静的小路上蹦蹦跳跳地走着，有的在都市里繁华的马路边躲躲闪闪地走着。

有沿着湖边边走边唱歌的；也有结队，在烈日暴晒下一边走一边挥着汗的；还有坐着小船，正在的运河中摆渡；或者骑着骏马，正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驰的。

北国人过去都坐着雪橇上学，现在他们也许和那些南国人一样，正走在林荫道上，与枝头鸟儿比赛歌喉。

在寂静的深林中，羊肠小路上，炭窑工人的孩子，早晨起来帮父亲做完事才去上学，他们的脸上还带着炭黑呢！

樵夫的孩子走过那横跨在峡谷激流上摇摆的吊桥，正赶往村里的小学。

这些学生们尽管所走的路不同，所穿的衣服不一样，他们却都是上学的。

你心中有什么感想？

假使全世界的孩子都不上学，人类岂不是要退回原始时代？

知识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凭借着知识，才创造了今天灿烂的文化。

你应该努力求知，将来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

安利柯！努力吧！

记住勤奋学习是学生的本分。

父亲

二十九日 星期四

44 乡野远足

清晨，小鸟的歌声把我唤醒。我踢开被子，一骨碌就跳下了床。

“今天是旅行的日子！”

我拿起母亲为我准备的野餐，便匆匆忙忙地赶往约定的地点。

大家正在等我，戴洛西、卡伦、那格、格露西、潘克希、安东尼、柯雷蒂、施泰基、古路非，全都到齐了。

还有劈柴店老板，像总指挥似的，站在中央。

安东尼的病完全好了。

格露西也因为父亲最近在一家大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特别欢喜。

大家蹦蹦跳跳的，像一群快乐的小鸟儿似的。

“注意！准备出发。齐步走！”

劈柴店老板喊着口令。他从前当过兵，口令喊得很准，声音清脆嘹亮。

大家的背包都是鼓鼓的，里面装的全是些吃的东西。

我们坐“公共马车”到了市郊终点，然后步行。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路渐渐伸入了山谷，大家都争先奔去。

山路一坡又一坡，一弯又一弯。虽然大家直淌汗，心情却异常愉快，四周山色，青翠欲滴！

“喂！当心野玫瑰的刺！”

劈柴店老板在后面慢慢地走着，高声地喊叫。

潘克希居然吹起口哨来了。这我还是第一次听他吹口哨呢！

他真是太高兴了。

“喂！你们的東西都交给我好了，我来帮你们背着。我天天扛劈柴，练出来了。”

柯雷蒂说完，硬把别人的东西背在身上了。他虽然一脖子汗，却走得很快。

戴洛西在路上常停下来，把各种花草和昆虫的名称告诉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真教人佩服！

卡伦一手牵着那格，一手拉着安东尼慢慢地走着。

我们登上了山顶。

同学们跳来跳去，好开心！

前面可以望见广阔的原野和盖着皑皑白雪的阿尔卑斯山。

花草散发出一股牛奶的气味。

或许因为我们闹得太凶了，肚子叫了起来。

劈柴店老板把大家集合起来之后，就把自己带来的果酱，分给我们每人一大堆。

大家狼吞虎咽地吃着，好像永远不会饱似的。

劈柴店老板从腰间拿出一瓶葡萄酒来，一边慢慢地喝着，一边眯着眼睛看我们。过了一会儿，他飘飘然地说：

“学生不能喝酒，酒对我这个卖劈柴的商人却是必要的。哈哈……”

你们如果渴了，到那边去喝泉水吧！泉水是神造的酒啊！”

我们喝了泉水回来，劈柴店老板竟捏着他儿子的鼻子，然后说：

“各位小朋友！你们以后要好好对待这家伙，他也是个爽直的汉子啊！哈哈……”

大家一看都笑了。

劈柴店老板又喝了一大口酒，接着说：

“虽然现在大家都是好朋友，可是再过十年，恐怕就不同了。安利柯和戴洛西不是做学者就是当官。其余的几位，不是到公司就是到工厂里了。那时，就不会再想起这家伙了。”

他说完，若有所思地看着儿子。

“哪儿的话！”

戴洛西认真地说：

“朋友永远是朋友，无论将来怎样，也不会忘记！无论相隔多远，还是互相惦念，你们说对吧？”

“对！”大家异口同声地附和着。

劈柴店老板一下站了起来。

“难得！再好不过了。说起来，同学的关系是最真的，不论贫富，都亲如手足。万岁！”

劈柴店老板说着，把空酒瓶子向空中一扬。

我们也齐声高呼万岁！回声不绝。

于是，大家彼此手拉着手围绕着劈柴店老板。

“我们要携手前进！”我心中喊着。

卡伦用力地握着我的右手，这是友情的表示。

于是，我也用左手用力地握着戴洛西的手，戴洛西也同样地握着格露西的手。大家一个接一个，用力地握着手。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满足。

45 学年考试

清早一起来，我心里慌慌地。

今天举行学年考试。学年考试和平常考试不一样，这是由市政府出题，试题密封并由市政府送到学校来，在考试前连校长也不能拆开来看。

这次考试如果不及格会被留级。

我必须通过这一关，才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

父亲对我讲了许多有关考试时应注意的事，最后拍拍我的肩膀说：

“去吧！凭自己的本事好好答！”

大街上，学生和家长们都是边走边谈有关考试的事情。

有些做父亲的，在途中叫儿子反复地背算术公式，有的提醒孩子们对史地问题要特别注意。

有些做母亲的，亲自送她们的孩子走进教室后，帮他们看看黑水瓶里有没有墨水，检查检查笔尖是不是好用。走出去，仍不太放心，在教室门口徘徊着，并又叮咛：

“好好答！要沉着！”

父母们对子女是多么关心啊！

监考我们的是五年级的老师。

今天上午考算术。

老师拆开密封袋，抽出试题来的时候，全场连呼吸都停了。老师把试题抄在黑板上，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划过的声音，使我们的乱极了。

我控制着慌乱的心情，把试题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就从容

易的先做起。

考了不到一小时，就有许多人叹起气来了。

太难了，有的同学甚至急得要哭了。

“别慌，慢慢想！时间还早哪！”老师在考场里巡视着，小声地鼓励着大家。

第一个交卷的是戴洛西。

施泰基两手托着头，苦想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之后忽然提起笔来，不到五分钟就答完了。

可是，他一点儿也没有现出得意的样子，一声不响地走出考场。

接着，卡伦也交卷了。他临出去的时候，向我递了个眼色，微笑着，好像在说：

“安利柯！慢慢答。别急！”

我不甘落后，也交了卷。走出教室，父亲正在走廊上等我呢！

父亲从我手里拿过演算的草稿，看了看，说：

“很好！”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铁匠站在我们的身旁，也正在看他儿子的演算稿，他看不懂。向我父亲说：

“请您替我看看他答得怎样？”

父亲仔细地看了一遍，说：

“很好，全答对了。”

铁匠高兴得不得了，满脸笑意。

“真是我的好儿子！”铁匠拍着他儿子的头说。因为他的声音太大了，大家都惊奇地看着他。

“我应该向您祝贺！”父亲说着，把手伸了出去。

铁匠热烈地握着我父亲的手。

回家时，父亲叫我看他的手。

原来，他的手上沾着炭黑呢！这说明铁匠非常关心儿子的学习，不惜在放下工作，特地赶来看他。

“潘克希有这么好的父亲真是幸福！”我的父亲说。

四日 星期二

46 我的老师

今天举行最后一项测验——口试。

我们四人一组，分别被唤到礼堂去应试。

一张长桌子上铺着绿色的布，校长和四位老师并排坐着。

裴宝尼老师也在。

我们的老师是多么爱护我们，现在我完全懂了。

口试是由校长“主考”的。我们如果答得不好，老师就坐卧不安，不是欠欠身，就是伸伸腰，再不然就弄着铅笔。

如果答得很好，老师就笑容满面，或故意轻咳一声，摘下眼镜来擦个不停。

一听到校长对我们说：“你们几个答得都很好。回去吧！”老师就更加欣欣然了。

我回到教室，卡伦在埋头画画呢！

考试完毕，大家都十分轻松愉快。只有我的心情很沉重。

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不久就要离开邱林，我也不得不离开这所学校，离开这些朋友。我真不愿意把这件事告诉卡伦，可是他早晚是会知道的。

“卡伦！我们要分离啦！”

“嘎！”卡伦猛然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我。

我鼓足了勇气把原因告诉了他。

“那么，下学年我们就不能在一起读书了？”他难过地问。

“嗯！”

卡伦一声也不响了，又低着头，拿着笔画画。其实说他作画，倒不如说他乱涂。

过了一会儿，他仍然低着头，伤心地说：

“你还会记得我们这些朋友吗？”

“当然，尤其是你，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卡伦注视着我有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无言地把左手伸了出来。

我双手握住他的手，紧紧地贴在胸前。

不久，卡伦也被叫到礼堂去了。

我们这样一组一组地被叫了去。只叫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

裴宝尼老师兴匆匆地走到教室来，说：

“大家都及格了。后面的人，你们也好好地回答。”

说完便走了。

这时，老师装作跌倒，向前猛一扑，踉踉跄跄地抱住了走廊的柱子，叫了一声：“哎哟！”然后竟笑了起来。

那样子太滑稽了，大家看了也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可是，我望着他的背影，突然一阵难过。

一向没有笑容的老师，今天居然能装出那种滑稽的样子来，可见他多高兴了！

这一学年，老师辛辛苦苦地教导我们，他所希望的，也不过就是今天这一瞬的喜悦而已。

老师身体不舒服，仍然来学校上课，对于班上那些顽皮的学生，总是耐心地感化他们。

老师对我们，真是太好了。可是，他并不希望我们报答。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有好的成绩，他就满意了。

将来，每当我想起老师，老师今天的滑稽样子，就会出现在我眼前。

希望有一天，也能像我父亲那样幸运，有机会去拜望这位

恩师。那时，我将重谈往事，并在老师的白发上亲吻。
愿老师健康！

七日 星期五

47 离别

今天公布考试成绩。

午后一点钟，同学们又聚在原来上课的教室里，家长们也放下工作，到学校里来。

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卡伦的父亲、戴洛西的母亲，还有铁匠、石匠、格露西的爸爸、那格的妈妈……每个同学的家长都到了。

老师拿起成绩单宣读：

“戴洛西，及格、一百分，获得一等奖！”

——喝采声、鼓掌声混成一片。

戴洛西披散着光亮的金发，腼腆地站了起来。他先向母亲那边看了一眼，他母亲忙举起手来和他打招呼。

卡伦、古路非、潘克希、安东尼、柯雷蒂的成绩也都很棒。

“那格，及格、九十分。”

那格站了起来，苍白的脸涨得通红。

他母亲一边眯着眼笑，一边用手帕擦着眼角的泪。

“施泰基，及格、九十一分。”

施泰基不慌不忙地紧跟着站了起来，脸上没有一点儿喜色。

我也及格了，站起来回头看，爸爸和妈妈都在抿着嘴笑呢！

报告完了。老师把成绩单卷起，揣在口袋里，慢慢地把眼镜摘下来，然后对我们说：

“大家有这样好的成绩，足见平时都很用功。不过，一半还得归功于你们的父母，你们不要忘了这一点，成绩单以后再寄给你们。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大家在这里相聚了。过去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生活了一年，今天就要分离了，我很悲伤！

你们以后可能忘记我，可是，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我们也不会忘记老师的！”

“永远不会忘的！”

我们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谢谢你们！我太高兴了。这一年中，我无意发过几次脾气，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老师说的是哪里话啊！”

同学们、家长们都齐声叫嚷着说：

“老师一向对我们很和气……”戴洛西代表大家说。

“下一年度，我要教别的班了，我们会常见面的。你们总是会在我的心里的。再见了！”

大家都站起来，有的去握老师的手，有的拽着老师的衣角，不愿放开。

后来，大家齐声叫道：

“再见！老师！谢谢！老师！”

老师站在中间，眼睛湿湿的。

我在校门口和朋友们道别。

小石匠为我，还扮了最后一次的鬼脸呢！

那格抱着卡伦，难舍难分。大家见了那种情形，都很感动。于是大家又纷纷围到卡伦的身旁说：

“再见！卡伦！下学年见！”

大家这样说，有的拍他的肩膀，有的握他的手，都争着向这位侠义的少年表示惜别。

后来，我也走到卡伦的前面，把脸贴在他的胸前，不自禁地哭了。

卡伦抚摸着我的头说再见。

“再见！卡伦！”

“安利柯！要常来信哟！”

“一定！”

说完，我便跑到父母那儿去了。

“和你的朋友告别了吗？”爸爸问我。

“嗯！”

“如果你从前得罪过谁，趁今天快去道歉吧！”

“没有。”我坦白地说。

“那么，走吧！”父亲说着，回头向校门口看了一眼。校门口石柱上还聚着许多同学，他们都在向我挥着最后一次手呢！啊！告别了！

“再见！”妈妈说着。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挥手。

他们全都在泪眼中模糊了。

十日 星期一